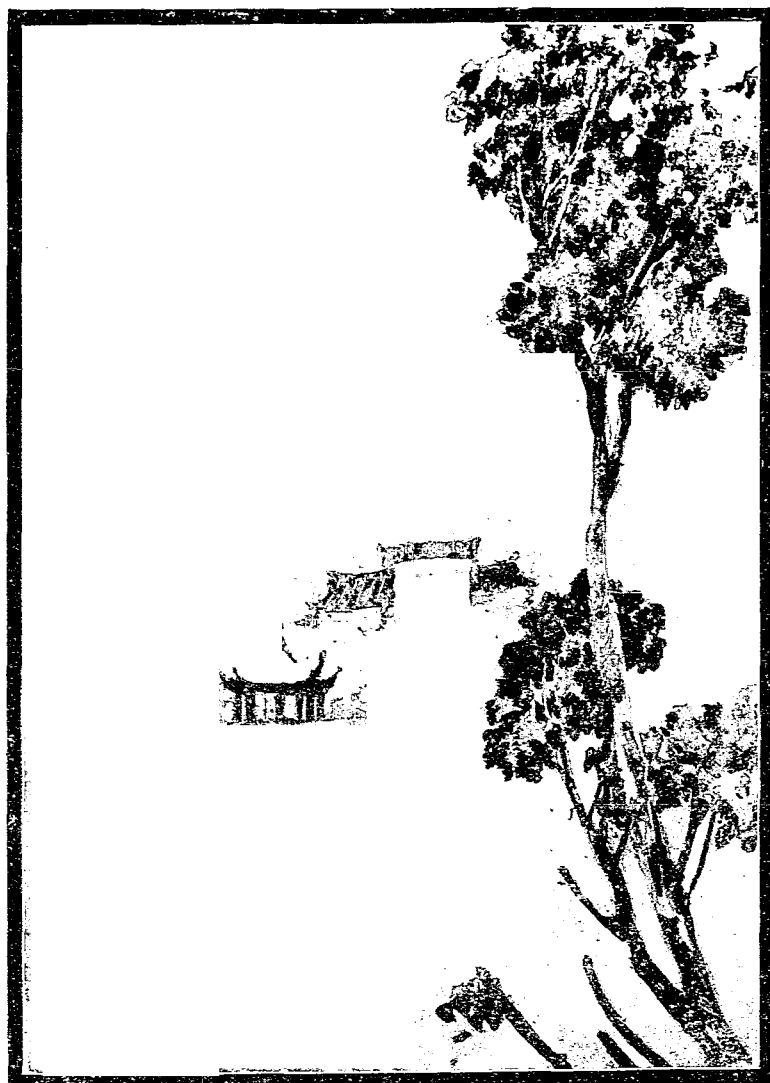


留東外史 第六集



【

破涕錄

定價三角

鄧狂言先生歷史專家名滿江表熟於掌

是書原爲李警衆先生所編收羅宏博亦故寢饋紅樓有年得曹氏刪稿於藏書家莊亦諧古之齊諧志今之笑林廣記等書顧殘闕不全而其人其事歷歷分明始恍感不足方其精覈復請沈肝若先生校讎然於今人新發未逮十一用是蒐綜史書末後又增輯續錄一卷言皆有物語無不妙用雅馴之筆墨盡詼諧之能事洋洋乎成爲鉅觀

紅樓夢釋真

全書四冊
定價二元

心飲血一字一泪原書間有紕漏之處尤

紅樓夢一書名被字內婦孺能詳而作者爲作者萬不得已之苦衷下淚最多處均之本意情事之真相聚訟紛歧迄無定論經繩幽燭隱抉剔無遺且恍然於對照之坊間雖有闡發之書或有志未逮或牽強事暗射之人幾如老杜之詩無一字無來附會舉不足以成信史原書爲清人初手歷絕後空前始非過譽凡愛讀紅樓者不筆經曹氏刪改五次此見於原書者鄂儒可不人手一編用以印證也

留東外史第六集目錄

- 第九十一章 不肖生偷閑續史 周之冕對友號喪
- 第九十二章 舞獅子柳夢菇遮羞 戳牛皮譚理蒿多事
- 第九十三章 陳學究做東受啞氣 秦小姐吃醋揮纖拳
- 第九十四章 運機謀白丁報怨 打官司西崽放刁
- 第九十五章 秦小姐愛狗結因緣 蕭先生打牛辦交涉
- 第九十六章 角柔術氣壞蕭先生 拾墜歡巧說秦小姐
- 第九十七章 吳寄齋蠻鄉打獵 章筱榮獸行開場
- 第九十八章 浪子揮金買蕩婦 花娘隨意揀妍頭
- 第九十九章 奪妍頭惡少行劫 抄小貨幫兇坐牢
- 第一百章 小少爺吃醋挨手鎗 同鄉會決議驅敗類
- 第一百零一章 沈銘鑑陰謀制惡少 章筱榮避地走長崎
- 第一百零二章 糾人打降天尊起勁 爲友屈膝孝子講和

目錄

一



3 2169 5731 0

目 錄

第一百零二章

述軼事可泣可歌

訪奇人難兄難弟

第一百零四章

明剪邊半夜搗醋罐

活招牌連日迎冤桶



二

留東外史第六集

不肖生著
跋子批點

第九十一章 不肖生偷閑續史 周之冕對友號喪

第五集書正寫到黃文漢和圓子決裂之後。黃文漢同下女尋找了半月。沒有消息。便留了一百塊錢。並這半月的日記。在持田家。即匆匆的乘博愛丸返國。應居覺生之聘。往山東濰縣去了。書就是那們中止。留東外史一集至五集本來是以黃文漢為線索。黃既回國亦不得中止。料想看留東外史的諸公。看到那裏。沒有個了斷。心中必也有些沈悶。並且對於圓子沒有下落。必然覺得有些遺憾。但是諸公心目中祇一個圓子沒下落。在著者心目中更有無窮的恨事。越事

不會寫完。若就是那們中止。不接續下去。不更遺憾不堪嗎。好在著者今日閑着無事。正好重理筆硯。一件一件的寫了出來。給諸公破悶。於今日且說周撰自和鄭紹敏因分肥不勻。加以雙方吃醋。改散貸家之後。第二集三幾集書中都不會提他的事。雖在第六十章裏面從鄭紹敏口中略略的道了他一點兒踪跡。但不是他的正傳。此刻却要借他開場。話說周撰雖明知道松子與鄭紹敏生了關係。散夥之後。却不肯與松子拆開。大當其開在深川區覓了個貸間。仍和松子居住。在周撰並不是愛戀松子。不捨得拆離。祇因為他們在要好的時候。周撰做給松子的衣服及零星裝飾品不少。就這般容易的拆離。覺得太便宜了。松子祇得裝糊塗。再和松子鬼混。寫出松子那

第九十一章 不肖生偷閑續史 周之冕對友號喪

第九十一章 不肯生偷閑綴史 周之冕對友號喪

二

知道周撰的存心見周撰說公費沒有領下來手中窘迫便拿首飾去當了充家用不到二三個月光景當的當賣的賣已將首飾弄了個乾淨又借了歸國沒有旅費哄着松子將衣服也當了周撰拿了錢真個跑回湖南去了騙得松子一個人住在深川區的貸間內死等閉眼忘八得周撰跑回湖南不知怎的運動回到日本居然進了連隊這連隊不像學校不能任意在外面歇宿便瞞了松子不與他見面松子雖明知道周撰已來日本進了連隊祇是不敢去會寫了幾次信去也不得回信祇氣得終日在那些平日和周撰往來的朋友家探聽酒和見的時候即扭着不放丟周撰的臉此一段開場白是道透頭事爲周撰騙娶陳壽女士一回作引子且說康少將那日在春日館請酒和楊小暴徒爭着拉下女的那個柳夢蕊他原來也是一個三等的亡命客在他原籍做了一任縣知事狠撈了幾個月心錢和大衆亡命到日本來奇聞笑話也不知鬧過了多少他的年齡在四十左右生得六尺來身體肥胖得和一座黑塔相似滿面絡腮鬍子濃眉巨眼遠望去却狠像有些威儀所以人家都替他取個綽號叫做天尊細寫形狀不是爲了天尊二字故注脚實是爲下回舞獅子添色彩也他自己却非常得意也時時自命爲天尊和他來往最親密的除周撰之外與他同亡命的幾個同鄉都和他十分要好有一個住在仲養藥町的周之冕第四集書中吳大鑾要去刺蔣四立託名是替姓周的傳話便是這位先生他和陳學究是好友所以才能夠在陳學究口中探出吳大鑾行刺的消息去報告日本警察更是柳夢蕊的八拜至交柳夢蕊到日本來練習了兩三個月日本話普通應用的話都說到了口了即在神田北神保町竹之湯澡堂子隔壁尋了個貸間住下這貸間的房主人就祇母女兩個母親五十來歲女兒二十歲名叫貞子生得奇醜不堪却終日塗脂抹粉打扮得在遠處望了活是個美人樣子醜人多柳夢蕊在尋房子的時候見了這貞子已是非

實證及搬了進去。禁不得貞子百般的殷勤招待，更顧不得天尊身分，便和貞子結起歡喜緣來。以禮遇禮當然心相印何況招待

這日柳夢菇正在房中和貞子閑話，周之冕走了來，一進門，見了柳夢菇，即伏身跪了下來，磕了個頭，舉從教起時，嚇得柳夢菇和貞子連忙立起身來，怔怔的望了周之冕，不知是何緣故，祇見周之冕磕了頭，站起來，淚眼婆娑的哽咽着說道：我於今真成了天下的第一個罪人了。九不是由衷之言說着，更嗚嗚的哭了起來，柳夢菇忙

抽出個蒲團來，給周之冕坐。一邊帶着安慰的聲音說道：老弟，有甚麼事，祇管從容說出了好大家設法，何必是這般悲傷。周之冕雙手捧着臉，仍是哭個不了。柳夢菇不知他哭的是為甚麼，不好從那裏勸慰，祇得立在旁邊

望着他哭。看他哭到何時周之冕哭了一臉的眼淚，才慢慢的收了悲聲，寫得放下手來，歎道：我不料我母親去世得這般快，我去年臨行的時候，他老人家還健朗得狠，送我到大門口前月，我兄弟來信說他老人家氣滿的舊病復發了，我就日夜擔憂，想回去親侍湯藥，可又是緝拿得緊的時候，又恐遭了羅網，那曉得他老人家就是這般去

世了。我想起一場養育之恩，怎能教我不傷感。說完，又捧了臉哭起來。不曉他所說的語誰也柳夢菇這才知道是他母親死了，也連忙露出悲容，寫得歎氣說道：既是老伯母終了，為人子者不能親侍湯藥，自是可傷感的，祇是也不宜哀傷過度。老弟且坐下，來慢慢的商議，說着自己就蒲團上坐了，周之冕那裏肯坐，蒲團就在簾子

上，胡亂坐下。貞子在旁邊呆呆的望了一會，也不便尋問，原由，自下樓去了。周之冕一邊哭着，一邊從懷中掏出一

封他兄弟報喪的信來，給柳夢菇看。柳夢菇看了，仍遞還周之冕，說道：令弟所見不錯，現正在追捕緊急的時候，

奔喪是不行的。正要朋友周之冕連連搖頭道：我輩讀書所學，何事母死，豈可不奔喪。我決計就在今日坐火。

第九十一章 不肯生偷閑續史 周之冕對友號喪

四

車往長崎預算七日可以趕到家。這些朋友地方我都不去辭行了。老兄見着他們的時候請代我說聲罷。周到。我此刻還得回去略略的清檢幾件隨身的行李。不能在這裏久耽擱了。說着起身要走。刻華柳夢菇忙留住不放。說道：「這事情不可魯莽回去。白送了性命。你不是個不識大體的人。你若因奔喪送了性命。老伯母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這盡孝也有個經權的界限。正是親朋友柳夢菇正說着。那任在湖南同鄉會教書的陳學究來了。來得更巧。勸他原來和周之冕也狠有交情。周之冕見他進來即爬起身一個頭磕了下去。又止不住哀哀的哭泣。陳學究驚問柳夢菇。柳夢菇將原由說了。並說周之冕抵死也要奔喪。我正在這裏勸他。陳學究聽了連連道：「不得使不得這一回去不待到家祇怕就送了命。那才真是不孝呢。快把這念頭收起。正是親朋友周之冕見柳夢菇和陳學究都是這般勸說。祇得收了淚。垂頭坐着。刻寫得陳學究道：「老伯母既仙逝了。你我的交情不薄。應得在東京揀個地方開一個追悼會也盡我們一點意思。柳夢菇忙贊成道：「我心中正也如此打算。地方就是大松俱樂部好。近來留學生無論甚麼會都是借那裏做會場。前日曾大猷兄弟替他父親開追悼會也是在那裏。刻又稱道陳學究道：「那日的追悼會老柳你去了嗎？」柳夢菇道：「我不會。祇和人合夥送了一首輓聯。陳學究笑道：「說起那日的輓聯真有許多笑話。第一是何海場的那一首最妙。他就在哀啓中錄了四句話下來寫做輓聯。說着即念道：

先嚴樹林公四月九日 黨人俱樂部午後三時

柳夢菇也笑道：「這輓聯真是新奇。周之冕道：「曾大猷的父親本來沒有甚麼事蹟。可以在輓聯上出色。曾大猷兄弟又是兩個那們樸卑污賤的人。何海場素來是譏人不起的。那有好話去說他。特意是這般罵他們兄弟的。」

陳學究點頭道：「那是自然。祇是何必將他懸掛起來自己丟臉。周之冕道：「他們兄弟能認識幾個字。知道是罵他的倒好了。也不得將他懸掛起來了。他們兄弟既不認識字。又見下欺。是何海鳴拜執幾個字。怎肯不掛出來。埋沒這點有勢力的交情呢。」他管大類兄弟備出於身在熱孝中之人之口可致說得柳夢菇陳學究都笑了。周之冕道：「既承二位的情。替先母開追悼會。自是感激萬分。祇是開會之前。也得發一逼哀啓。我此刻五內如焚。何能提筆。沒法祇得請子與（陳學究名叫子與）的大筆。陳學究道：「這是我應得效力的事。不過我久疏筆硯。你昆玉又都是文豪。恐怕弄出來見笑。柳夢菇道：「這不是客氣的事。老陳你便替他作一篇罷。你不要辜負他。剛才還對你叩了個頭。」太刻周之冕道：「天尊你真是生成的一把油嘴。我不是向你也叩了個頭嗎。照你這樣說。也應得替我做一點事才好。柳夢菇笑道：「我自然得替你做事。我就去大松俱樂部租定會場。且商議個日子。今日十一月十二（此是民國四年）周之冕道：「哀啓連作帶印刷總得幾日工夫。訂本月二十日罷。陳學究點頭道：「好。許先生定了本月十五回上海去。」願筆帶轉許先生我還得去送行。追悼會的日子不能不訂遠點。當下三人商議妥了。陳學究向柳夢菇道：「我待來約你合夥替許先生餞行。過着老周。幾乎將話頭打斷了。你明日有工夫沒有。柳夢菇道：「我怎麼沒工夫。聽憑何時都可以。陳學究道：「你那政法學校的課沒去了嗎。柳夢菇道：「有時高興也去聽聽。這幾日因那翻譯和一個下女在紅葉館結了婚。」又順筆帶正在度蜜月的時候。沒工夫來上課。請了一個代替的是個浙江人。說話難懂得狠。我便懶得去聽。陳學究道：「我也聽得說。那翻譯和一個下女要好得狠。却不知道真個結起婚來。這事情也就希奇得狠。那翻譯我見過數次。年齡不過二十多歲。容貌又生得很漂亮。更是個世家子弟。怎的會愛上一個下女。」

真結起婚來。柳夢菇笑道：「若是個生得好的下女，或是年輕的，倒還罷了。偏偏那下女又是四十開外的年紀，容貌更是醜不可狀。凡是知道他們這樁事的人，無一個不稱奇道怪。最好笑是那翻譯的朋友，見他要和那下女結婚，都覺詫異，跑去問他，你說那翻譯怎麼說？他說：『我和他結婚，我心中還覺得辱沒了他似的。』」確有此種奇事我得意之後，歡喜得如獲至寶，幸得他的年紀比我大了十幾歲，不然我簡直配不上。老陳你看，這不是駭人聽聞的事嗎？周之冕見柳陳二人談這些話，他自覺是個罪人，不忍心多聽，便告辭起身。陳學究也跟着起身道：「我們同走，我還得去大塚邀許先生說着。」向柳夢菇道：「你去維新點菜，定明日午後四點鐘，你順便到青年會去約林鬍子。柳夢菇點頭答應。一邊起身，送周陳二人下樓。周陳作別去了。柳夢菇也就向袁神保叮的維新料理店走。剛走過三箭町，祇見劈面來了個人，搖頭晃腦，非常得意的樣子。又穿褲一棹柳夢菇一看，不是別人，也是同鄉的一個小亡命客，姓譚，名理，蕩在北伐第一軍，陳軍長跟前當過三等副官的。久和柳夢菇認識。柳夢菇見他這高興的樣子，迎上去問道：「老譚到那去？爲何這等高興？」譚理看見是柳夢菇，忙脫帽點頭笑答道：「我正想到你家去，却不料在這裏遇着了你。我剛才走錦町經過，看見一個中國留學生樣子的，人抓着一個西崽似的後生在，那裏拳打腳踢，口中不住的罵道：『我多久就要打死你這雜種！一晌遇你不着，今日看你逃到那裏去。』那後生也口中罵道：『我不認識你，你這東西怎麼無緣無故的打我？你敢和我到警察署去算，你是好的。』」奇談一邊罵着，一邊也扭着那留學生似的人，祇管用腦袋去撞着熱鬧的人圍了一大堆。站崗的警察見了，連忙走攏來解勸。那留學生似的人鬆了手，向警察用英國話申說：「我不懂得他說了些甚麼。那警察也似乎不大懂得英語。回

頭問那後生。那後生也是個中國人。日本話却說得狠好。對那警察說道：這人不空的跑來打我。請你將他拿到警察署去。說着。用手指着那留學生似的人。警察看是中國人和中國人鬧了。便有些惱得管便道：我也不管你們甚麼事。祇不許在街上扭打擾亂治安。說着。驅散衆人。逼着教他二人分途走開。那留學生似的人。那裏肯依呢。回身後扭着那後生說道：你這東西分明是個賊。屢次在我家裏偷衣服。你身上這一包包凸出來的。是甚麼。說時。用手去搜。那後生將身子往旁邊一扭。臉上登時變了色。口中支吾道：這是我剛買來的。那留學生似的人。怎肯放鬆。一伸手。就在那後生的懷裏掏出一個粉紅的小手巾包來。居然有錢有證了到底是好還是盜呢那包拿在手。中像狠十分沉重。那後生見了。連忙來奪。那留學生似的人。一手將包舉得高高的一手招那警察。又說了幾句英語。那警察搶到後生跟前。施出那平日捉賊的手段。拉着後生。要走。那後生說道：你不要拉我自。到你署裏去。接着用中國話向那留學生似的人道：好好。一同到警察署去。和你弄個清楚。倒爽快。必恐怕來那留學生似的人。已將小手巾包打開。我湊近身去看。原來是一對金手釧。一根金銀鍊。還有些零星金首飾。大約有十多兩重的金子。他看了看。即胡亂包了。口中罵道：你於今賊明證實了。看你還賴到那裏去。這種東西不重辦。還了得。說着。也不待那警察開口。即跟着同到警察署裏去了。我看了。覺得狠希奇。至今看警的人也覺得希奇隨着。大衆到神田警察署。想打聽打聽。是怎麼一回事。那警察裏見看的人太多了。一陣驅趕。那些看熱鬧的人都四散的跑。我也不敢逗遛。難了警察署。我想。這事奇離得狠。只看着那後生揣着的一包首飾。一定是一樁好情的事。也太過於多心便柳夢姑笑道：怪道。你那高興的樣子。原來是看了這種新聞。你看那留學生似的人。有多大年紀了。是怎生一個模樣。說的是

那省的口音。譚理菴道。口音是普通話。却聽不出那省的來。年紀大約不到三十歲。生得狠苗條的身子。穿着一身極漂亮的西服。一望去就知道是個狠愛潔淨的樣子。他臉上有一個銅錢大的疤印。頸上還像生過幾個瘡子。英語說得非常圓熟。到底是誰令人納悶那後生雖穿着當西崽的衣服。容顏却甚是俊秀。年紀至多不過三十二三歲。唇紅齒白的。很討人愛。連你都愛上了又怎麼得別人去愛上他呢柳夢菴道。可惜。警察署不許人去看不待說是一件極有趣味的好情案。祇是那後生。真個與那留學生似的。家裏人有了苟且的事。弄到警察署去。也不能將那後生。怎生處置。倒是那留學生似的人。自己丟臉。你去我家。就是想將這事告訴我嗎。譚理菴搖頭道。不是。我聽得雷小鬼說。你那房主人有個女兒。還生得不錯。被你弄上了。我有些不信。你平日在人跟前裝正經。怎的會有這種事。因見雷小鬼說得。那們確鑿。我倒要來問問你。若真有這事。你應該請我喝杯喜酒。在此柳夢菴笑道。你信雷小鬼的。那有這等事。我那房主人有個女兒。是不錯。祇是我平日和他笑話。都不會說過。那有這般容易便說弄上了。手雷小鬼素來是那們捕風捉影的。譚理菴道。你不必再裝正經。雷小鬼說的不像捕風捉影的話。你不用賴我。祇要到你家裏。留神看看你二人的情形。就知道了。吃定了柳夢菴點頭道。使得。祇是我現在有事。要去維新料理店。你且和我同走一趟。回頭再到我家去。譚理菴道。去維新做甚麼。柳夢菴道。陳子與和我合夥。明日午後四點鐘。替許先生餞行。我此刻去點菜。點了菜。還得去青年會約林鬍子。譚理菴道。你不提及我倒忘了。許先生回國。我也得替他餞行才好。就夥做你們一塊兒罷。柳夢菴道。我們餞行。不過盡一點兒意思罷了。你來一份。也使得。二人說着。同走到維新料理店。正在賬房裏和掌櫃的點好菜。說了明日的時刻。忽聽得樓上有人打着哈哈。在那裏說話。

幸合得快。柳夢茹聽了聽說道：老譚你聽這打哈哈的聲音，不是林鬍子嗎？譚理鬻點頭道：不錯，準是他。等我上樓去看看。說着，向樓上跑去。剛到樓口，望了一望，對柳夢茹招手道：正是林鬍子在這裏。柳夢茹忙跟着上樓笑說道：我說旁人沒有這們大的嗓子，一定是林鬍子了。這林鬍子，名伯軒，也是個湖南人。聽說他從前在四川當過管帶。民國元年仍在四川當了一次民軍的團長，很能打仗。他為人很像爽直，生得虎頭燕頤，眉長入鬚，鬚長過腹，腰圓背厚，氣質聲宏。雖不曾讀過詩書，每次登壇演說，起來却甚喜引經據典。此次亡命到日本，因朋友紹介，住在神田的中國青年會內。近來他時常自恨不會讀書，便拜了周之冕的門，朝夕不輟的認真念書寫字。古人說得好，有志，此事竟成。他雖則是五十多歲的人了，祇有半年多的工夫，書雖讀得不多，字却被他狠寫得有個樣子了。若和曹三爺寫的虎字比較起來，林鬍子就出色得多了。那時湖南的國民黨，在東京設了個支部。有礙接原來的支部長，就是曾大癩的兄弟，綽號癩頭龜的。因他辦了年多，錢就花了個不計數。黨務却是廢弛不堪。同鄉的黨人看了，過意不去，將他攆了。生拉活扯的把許先生推了出來。許先生接手辦不到一年，黨務雖然發達，自己的腰包却掏出來，貼了個精光。是款申了許先生幾次苦辭，也不會辭掉。愛許先生的都願意他辭愛國民黨的，却留住他。不放。兩句狠妙許先生當然要貼得一塌糊塗了。於今許先生因為上海有事，要回國去了。這林鬍子倒想接手來當一屆支部長。祇是林鬍子想當支部長，並不是和癩頭龜一樣想借着黨券撈錢。他因為雖是個湖南人，十多年都是在四川幹事，對於湖南並沒有甚麼資格。民國以來，省界分得十分清楚，在外省很難得立足。此是民國一大弊病，有點作爲的人在本地多，被去家親戚也團了，做不成事，在外省又被擠排頭，怎的不難。林鬍子想將來在湖南佔點勢力，不能不趁這機會在日本多拉攏幾個同鄉。他今日正

在維新料理店內。請了他同鄉的幾個大偉人。陳軍長曾參謀。以及吳大鑿口中說出來和曾參謀同亡命的。鄒東瀛曾廣度。一般人都在座。林鬍子正吃得興高采烈。見柳譚二人進來。忙起身讓坐。柳夢菇笑道。我在下面聽了笑聲。就知道是你。我們正要到你家裏去。幸而有你。這個大哈哈。免得我們白跑。說着。和滿座的人都點頭打招呼。他們都是認識的。並且都是上司班輩。柳夢菇一想。不好當着他們。專請林鬍子。祇得將林鬍子拉到旁邊。把錢行的話說了。並請林鬍子代邀鄒東瀛。原來這鄒東瀛是一個國會議員。在湖南經手過一次國民捐。他在前清的時候。不過是個學校裏的校監。黃克強倡議辦國民捐。他便條陳了些籌餉的辦法。黃克強便委他充籌餉局的局長。黃金入。菜。那議員頭銜。便輕輕的到手了。他這次也是因亡命跑到日本來。也想做個國民黨的首領。時常用溫言暖語去牢籠這些窮苦黨人。在孫中山跟前。更是牛皮馬屁。連吹帶拍。到十二成。孫中山狠對他。假以詞色。柳夢菇因他是孫中山的紅人。所以託林鬍子單獨代請他一個人。甚矣請客之難也。其個有違許多計策。林鬍子當時答應了。柳夢菇即和譚理蒿拜別大眾。出了維新料理店。譚理蒿邊走邊笑着向柳夢菇道。陳軍長近來納了寵。你知道嗎。柳夢菇道。彷彿聽人說過。祇不知容貌何如。是從那裏討來的。譚理蒿笑道。容貌醜。還在其次。據陳軍長自己說。身上髒得狠。你想陳軍長是何等髒的人。連他都嫌。那位姨太太的髒。就可想了。又據人本來是人家。的丫頭。討了來。不到幾日。還出了個狠大的笑話。你不大和他往來。大約不會聽得說過。不知譚理蒿說出那姨太太甚麼笑話來。且候下章再寫。

評

本書前五集收束雖甚匆遽，但行文至是，覺千錐萬壑，前阻懸崖，不見去處，故續集開端，至爲不易。蓋路轉峯迴之文境，可以憑空結構而成，而振綱而萬目皆張，事實固無此湊巧也。此章領繫續五集全文，處處須回顧上文，又處處須開展後路，枯窘中討生活，極慘澹經營之致矣。

前集以周撰開場，續集仍以周撰點逗者，本書之所以作發源於周撰故也。

第九十二章 舞獅子柳夢菇遮羞 戳牛皮譚理蒿多事

話說柳夢菇聽得譚理蒿說陳軍長討姨太太鬧出笑話來了，笑嘻嘻的催着譚理蒿說：「這種新聞是人人要聽的，譚理蒿道：『姨太太進門的第三日，陳軍長夜間和他睡了一會，說姨太太身上有一種極不好的氣味，奇聞真是便睡不着。已到了一兩點的時候，陳軍長翻來覆去的總覺難過，祇得爬了起來，在床上坐了一會，心想就是這般坐着，如何能坐到天亮。不如此且上樓去看看書等天明了，再設法將這姨太太退了。』陳軍長心中是這般想，便也不問那姨太太難受不難受，一個人跑上樓去看書。新鮮原來他那樓上，雖是作爲書室，一切重要的物品，都是放在那裏，面室內，狠陳設得精緻。陳軍長那夜一個人上樓之後，將電燈扭燃，自己就書案旁邊的螺旋椅上坐下，一手拿了一枝雪茄烟，一手擦着洋火，旋吸着烟，旋將兩隻脚向書案底下伸去，他不伸脚，倒罷了他這一伸出去，感覺有一件甚麼軟東西，在底下礙脚似的，嚇得連忙縮脚，正要低頭向書案底下去望，心中明知有怪，却是有些害怕，又不敢望，又不敢起身，正在猶疑的時候，那書案作怪，忽然動了起來，新鮮這一動，祇嚇得陳軍長身不由己的舉手向書案上一巴掌，口中放連珠箭似的喊強強強盜，陳軍長口中喊着書案底下果鑽出一個鬼神惡

煞一般的強盜來，手中拿着一枝手槍，正正的向陳軍長的面孔，踏着的。陳軍長立起身，向樓門口逃去。誰知嚇慌了的人，兩腿都是軟的，那強盜見陳軍長向樓口跑，祇道是堵住樓口要拿他，也忙朝着樓口搶來。陳軍長的腿早就軟了，見強盜猛朝自己撲來，哎呀一聲沒叫，已骨滾滾滾西瓜一般的滾向樓下去了。因至此令人笑矣，武人之膽量如是矣。

幸喜是滾在簾子上面，祇將頭皮碰破些兒，不會跌斷手足。他正跌在簾子上發昏的時候，猛覺得有人在他身上，晒了兩脚，晒得腰兒生痛，便哎呀呀的狂叫。閉目細思是何情狀，與欲不笑不可得也。一時將姨太太及下女等人都驚起來，不知出了甚麼岔事。見陳軍長在簾子上打滾，大家扶了起來，救了半晌，才得清醒。教下女等帮着拿賊，大家跑出來看，那邊有個賊的影子呢，祇見大門開着，靜悄悄的沒一些兒聲息。那姨太太見是因爲自己不好，不能使陳軍長安睡，才有這般岔事，心中十分過意不去，口中不敢說，面上現出狠爲難的樣子。以爲這一來，明日是退了，的那知陳軍長却另有種心理，說倒是這姨太太有福氣，若不是他身上有氣味，那夜安然睡着，樓上的貴重物品必被那強盜搬運個乾淨。他從此倒狠痛愛那姨太太起來。這也是近情的轉念，你看是不是一樁笑話。柳夢菇笑道：那賊從大門進來的，囑讓理蓄道不是。第二天才看出來，是從茅坑裏鑽進來的。不怕臭的賊，遇見了怕臭的，所以偷不着東西。柳夢菇笑道：原來臭氣便是福氣，道於今人家的姨太太都是有些臭氣的。你說你說，二人說說笑笑，不覺已歸到家中。

柳夢菇怕貞子露出馬脚來，裝出正經不過的面孔，上樓貞子上來泡茶。柳夢菇正顏厲色的，佯也不保。天聲錯矣，莫姨太太大驚，賊使貞子一雲柔情付之流水。貞子那裏知道，接到柳夢菇跟前，偏着頭望了柳夢菇，問道：你剛才來的那個朋友做甚麼事，跑上來就向你叩頭，一會又痛哭起來，是甚麼道理。柳夢菇心中着急，想不理他，怕他當着譚理

嵩又施出放刁的様子來更不好。祇得有意無意的答道：他死了媽，你不要問。快去泡茶來罷。爐裏的火也熄了。
何苦如 貞子不知就裏，撞了一鼻子的灰，忿忿的提着茶壺下樓去了。譚理嵩哈哈笑道：你還要賴你和他沒
 有關係。他怎得對你是這樣子。旁觀 柳夢菇正色道：確是沒有。他們日本女人是這般討人厭的。我平日都不大
 理他。你不信，今晚在這裏住夜，你看罷。何必如此掩飾 柳夢菇這話無非是極力的掩飾，以為譚理嵩是決不
 會在這裏住夜的那曉得。嵩理譚並不推辭。這就出於天算意料之外 世界上假說道：我有些不信，你留我住夜。我其
 個要在這裏住一。夜看柳夢菇見譚理嵩如此說自己話已出口悔不遑來。祇好連連說好。設假話的人 此時天色
 已晚。柳夢菇叫添一客晚膳。祇見送茶送飯都是房主女人並不見貞子上來。柳夢菇心中雖甚願意，貞子此刻
 不走上來，免得現相給譚理嵩看出破綻。祇是貞子不明白自己的用意，恐怕他誤會塞了他的心。吃了晚飯之
 後，偕着小便，想和貞子說明。然心誠則走下樓去見貞子 撇着嘴坐在房角上，氣忿不塘的樣子。柳夢菇心中一急
 正想走近身悄悄的將話說明，又苦於自己的日本話不大順口，剛胡謔了幾句，還沒有說清。可忽聽得樓梯聲
響 譚理嵩下來了。忙三步作兩步的跑到小便的所在去預備。等譚理嵩上樓，再和貞子去說明。誰知譚理嵩下
 樓來有意監督着似的。柳夢菇不上樓，他也不上樓。只在樓下來回的走。柳夢菇沒法，祇得賭氣上樓。向譚理嵩
 說道：我從來是一個人睡慣了的，和人同睡總睡不着。我這裏鋪蓋有多分做兩處睡罷。譚理嵩笑道：祇要是在
 這一個房間裏沒有甚麼不可。做定了討厭人了誰敢天算 柳夢菇氣道：你這東西真頑皮，不是一個房間難道教
 我往別處另租一間房給你睡不成。還要 不要囉唆了。大家鋪被睡罷。譚理嵩道：此刻還不到八點鐘，就睡得着

嗎。柳夢菇道：你睡不着，你就再多坐一會。我是要睡了。我素來是睡得這般早的。天氣又冷，沒有事，祇管坐着幹甚麼。氣極了只好借譚理蒿笑道：我坐着沒事，你睡着有事。柳夢菇也不答話。自己鋪好了被，將譚理蒿睡的鋪蓋堆做一邊，也懶得給他鋪墊，脫了衣服，鑽入被中，蒙頭睡了。譚理蒿心中好笑，也不便多說。匆匆的鋪好被，也解衣就寢。祇是太早了，那裏睡得着。明知柳夢菇半夜裏必定偷摸去和貞子睡，便故意纏轉了一會慢慢的打起呼來。又使柳夢菇是上床不到一分鐘，即鼾聲震地。真耶看看挨到十二點鐘的時候，譚理蒿正朦朧的要睡着了，忽聽得樓梯上有些兒聲響，忙睜開眼一看，柳夢菇那邊簾子上已是空空的，連被都不見了。連被頭都帶情的真身譚理蒿覺得詫異，心想怎的連被都帶着去睡，且等他上來的時候，我倒得問問他，看是個甚麼道理。有真少見之至。譚理蒿一個人在被中等了差不多一個時辰。也就等祇聽柳夢菇輕輕腳輕手的上樓，譚理蒿忍不住，猛然翻身起來，見柳夢菇正蒙着一鋪棉被，在頭上，纏着腰，進房，譚理蒿大笑問道：天尊，你這是幹甚麼？柳夢菇見譚理蒿醒了，嚇得慌了手，脚。險些兒嚇口中囁嚅了兩句，沒有說清楚，虧他人急智生，登時頂着棉被，故意跳了幾跳，笑道：我特意舞個獅子給你看看。譚理蒿笑得跳起來，拍手柳夢菇知道是已經識破了，料再支吾不過去，祇得將棉被往簾子上一擡，止住。譚理蒿道：不要高聲，下面的人聽了，難為情。說時，面上狠帶些慚愧的樣子，復求着譚理蒿道：這事情，你萬不可向旁人說我的名譽，要緊。譚理蒿笑道：我決不向旁人說。我今夜在那裏睡，我祇說一夜不曾睡着，看柳天尊舞獅子去了。還要挖苦幾句你這話正好，比那扒灰的有個人扒灰，剛到他媳婦的房裏，不料他兒子回了他，嚇得從媳婦房裏跑出來，兒子見了，有些疑心，連問到這房裏來，做甚麼。他也和你剛

才一樣嚼嚼了一會說道。我來抓點穀去喂貓呢。柳夢菇聽了也不覺發笑。借着手打岔說道。周之冕的媽死了。本月二十日在大松俱樂部開追悼會。你去不去。譚理蒿低頭想甚麼似的。不做聲。柳夢菇問了幾句。譚理蒿才抬頭笑道。追悼會自是要去。我作了一首詩送你做個紀念。你聽罷。

湖南殺黨人天尊。幸不死匪跡竹之湯。半夜舞獅子。

你看這首詩。不可以做今夜的紀念嗎。柳夢菇不高興道。你何苦是這樣的刻薄人。我也沒有甚麼事對你不住。你這幾句。底放了出來。明日必是逢人便說。一定要弄得通國皆知我的名譽。固是要緊。就是人家的女兒。還沒有婆家。有你這樣替他一表揚。不是要糟透了嗎。說着。賭氣往蓆子上一倒。閉着眼。祇管搖頭。如狀譚理蒿笑嘻嘻的說道。你真是貳子。日本女人。你還替他着慮。壞了名譽。沒有好婆家。他們若真個一壞了名譽。便難嫁。人也不會打着數。偷漢子了。柳夢菇歎道。雖是這般說。我心中總覺着不忍。入神譚理蒿笑道。你不忍下次不要再舞獅子罷。說得柳夢菇撲哧的笑了。重鑽入被中說道。睡罷。天快要亮了。譚理蒿也就睡下。次日起來。用過早點。譚理蒿道。周之冕的媽死了。我也得去悼唁一回。他還是任在那仲猿樂町的淺谷方嗎。柳夢菇道。還是住在那裏。他不回國。就是十年八載。祇怕也不會離開那地方。譚理蒿笑道。不錯。我久已聽說他那地方和你這裏一樣。房主人也是兩母女。柳夢菇道。你那有不會聽說的事。借此堵腔不過他那女兒。已是有婆家的。譚理蒿道。我雖去過幾次。却不會見着他那女兒。是個何等模樣。我此刻且去看看。午後四點鐘的時候。我到維新去就是了。說完辭了柳夢菇。走向仲猿樂町淺谷方來。走到淺谷方門口。祇聽得樓上有女人的笑聲。譚理蒿心想。周之冕既死

了媽。他的樓上如何有女人浪笑之聲。心中這般一想，便不上前叫門。好惡祇立在那窗子底下，靜聽不一會，那笑聲又作，彷彿聽去那笑的聲音，還狠蒼老。約莫是個五十多歲的女子，說話的聲音太低，聽不清楚，懂得久聽，推開門，叫了聲御免。裏面出來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譚理蒿認得是房主人。照例問了句周先生在家麼。房主人的神色，似乎有些慌張的模樣，故意彎腰看了看靴子，說道：祇怕剛才出去了，靴子不在裏面。譚理蒿笑道：我已聽得他在樓上說話，一定不會出去。房主女人道：那麼，且等我上樓去看看，請你就在這裏等一等。說着，回身進去。順手將裏面的紙門關了。譚理蒿暗想：他們鬼祟祟的，幹些甚麼。真歡喜好一會工夫，房主女人才出來，點頭說請進。譚理蒿脫了靴子進門，祇見一個五十多歲的婆子，低着頭向廚房裏走。譚理蒿見面就認識，是對門人口雇入所（即紹介所上海之薦頭行）名叫都屋的老虔婆。譚理蒿因時常在那紹介所，教這虔婆調淫賣婦，所以認得仔細。這虔婆最是善笑，素來是一開口就仰天打哈哈。剛才聽了那笑聲，更是絲毫不錯。譚理蒿旋想旋走上樓。周之冕見了，就叩頭起來，即捧着面，嗚嗚的哭。譚理蒿道：聽說老伯母仙逝了，我一來悼唁，二來恐怕你哀毀過度，特來安慰你。沒來由倒弄得你傷心起來，快不要惹哭了罷。周之冕真個拭了眼淚，拿蒲團給譚理蒿坐。譚理蒿且不就坐，見房中設了一張香案，壁上懸着一個老婆子的像片，上面還題了些字。走近前，看着問道：這就是老伯母的影嗎？祇見上面是周之冕自己題的孟東野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幾句詩。案上供着香爐，菓品之類。從外表看周之冕也挨近香案，淚眼婆娑的說道：我的不孝之罪，真通於天了。母親養育我一場，莫說親侍湯藥，連面都不能見。我想起去年出亡的時

候。他老人家還親送到大門口，叮嚀囑咐的教我好生保養，留心衰探。我從來出門，他老人家不會是那樣的傷心。落淚過，惟有去年特別的悲慘，倒好像預爲之兆似的。於今追想起來，怎教人不傷感？我因他老人家的體氣素來健朗，不過間常有些兒氣滿的毛病，祇是時發時好，家人都不大注意。誰知竟是這毛病，送了他老人家的命。從官話上看，說時又捺着臉，哭個不了。譚理蒿祇得拿着些不關痛癢的話來勸慰。他眼中雖看了這種孝思不匱的樣子，心中總是疑惑，剛才那度婆的笑聲及房主女人那種驚慌的態度，不想多聽他那種言不由衷的訴說，祇略坐了坐，即與辭出來。周之冕也不留，也不送，儼然是個苦塊昏迷的孝子。譚理蒿出了淺谷方抬頭，見着都屋人口雇入的牌子，陡然計上心來，暗想：我何不去打聽打聽？又多了那度婆，我又是老相識，怕套不出他的真情話來。周之冕這種人，專一做假，有名的牛皮大王，也得識破一回。戳穿他的牛皮才好。心中計算已定，走過伸手推開了大門，恐怕揚聲被周之冕聽見，悄悄的問了聲：有人在麼？祇見那度婆的女兒秋子，綽號叫湯潑梨的，走出來。第三十七章中 玉立人之癖好見是譚理蒿，忙笑嘻嘻的迎接。這湯潑梨與譚理蒿有一宿之緣，因湯潑梨你你有容之量，譚理蒿辛辛苦苦一夜不着邊際，這才另覓新知。湯潑梨誤認譚理蒿，此刻是來重尋舊夢，不覺笑逐顏開的問道：譚先生怎一晌不到這裏來？害得我時常盼望。又不知道你的住處，沒處尋找。祇道你真個硬將我忘了，難得你也還記得我。真是怪口吻譚理蒿笑道：我怎的會將你忘記？祇是我一晌忙得狠，雖則想念你，却恨沒有工夫。你母親不在家中嗎？湯潑梨撒嬌道：你問我母親，一定是想教他給你紹介人，不要緊。我也好和你紹介的。你祇說要多大年紀，肥的瘦的，高的矮的，我一般的給你去叫。我母親不在家，你就和我說了罷。如何譚理蒿聽了好笑，搖頭。

說道：「我有了你，還要紹介甚麼人。我有要緊的話問你母親。今晚準和你睡。湯潑梨用膀膊挨着譚理蒿的肩頭，說道：「我不信。你今晚真肯和我睡。」此字處是從水滸中偷來的筆法譚理蒿道：「真不哄你。你祇說你母親到那兒去了。何時才得回來。」湯潑梨聽說真個和他睡，喜得獅子滾繡球似的。也算是在譚理蒿身上祇管揉擦。如見舞獅子其人譚理蒿問道：「對門周先生你認識麼？」湯潑梨道：「不是住在淺谷方的那東西嗎？」譚理蒿道：「你怎的罵他。」湯潑梨道：「你快不要提他。那東西了。提起來真令人可惡。」譚理蒿驚訝道：「他甚麼事得罪了你。你這樣可惡他。」湯潑梨氣得連連搖頭不肯說。譚理蒿那裏肯依，定逼着他要說。你若不說，我就走了。」湯潑梨沒法，祇得說道：「我和你說了，却不可再告訴別人。他前幾日到我家來，前幾日若眼扭着我媽要給他紹介個女人。年紀至多十八歲，要在學校裏畢過業的。容貌要漂亮的。性格要溫存的。要將來可以帶回中國的。便多花幾個錢，也使得。多花幾個錢若眼我媽當時就將我說出來。他立刻要看害得我連忙妝飾。見面略問了我幾句。他說要到他家去住一兩夜，再定如不合式，一夜算三塊錢，兩夜算五塊錢。大有經驗之條件我當時說沒有這個道理。憑你的眼睛看，能要就定下來。至少也得三月五月。不能要就作罷論。偏是我母親貪圖他這三塊五塊錢，此交涉之所逼着我說是這樣辦。我好我急得沒有法子。又不能不去。誰知一到他家裏，更是嘔氣。他家中放着一個與他有關係的，祇因為已定了人家，不能和他久聚。勸他趁這時候尋一個相當的人，以便將來帶回中國去。姓周的聽了他的，尋了我去。那曉得那爛污淫賣又吃起醋來。當着我挖苦了無窮的話。我因為恐怕弄決裂了，歸家又要受媽的埋怨。祇得忍氣吞聲的。由他形容挖苦。可憐不你看那姓周的，有沒有天良。要我和他睡了一夜。我又絲毫沒有錯處。前處就在大得狠第二日起來，也不說個理由。理由很難得說塞了三塊

錢給我。教我回家。過了一日。將我媽叫去。還說我許多不好的話。要我媽替他另找。我媽也可惡。不替我爭氣。也肯答應他。我實在氣不過。死也不肯教媽替他找。幾天也不去回他的信。他見沒有消息。昨夜着人又來叫。昨夜眼。我不放我媽去。今日一早。他自己來了。今日一早我還是肯放媽去。我媽百般的向我說。我家是做這紹介的生意。有生意上了門。不能往外推。我們認得的是錢。那值得認真和人家賭氣。我媽說着。又跟那姓周的去。在他家商議了一會。剛才媽回來說。已經替他尋了一個。暫是論月算。每月正項十六元。零用每日不得過五角。一切衣服首飾。那姓周的都不管。條件又很利害。雖謂一月兩月之後。雙方都願意繼續。或竟作爲長久夫妻。在中國無外交人才。我們自己情願。不干我們的事。約定了。教我媽今夜將紹介的人送去。我媽就是迎接那女子去了。譚理菴道。他家中女子。既是吃醋。他還是這樣祇管教人紹介。做甚麼。不怕又鬧醋勁嗎。湯潑梨搖頭道。他那個爛污淫賣。並不是認真吃醋。因爲和我多久就有些意見。雖祇在對門居住。平日見面都不打招呼的。譚理菴道。你和他從前有過往來的嗎。怎的和他有了意見。湯潑梨道。說起來。我又氣了。有一個姓焦的留學生。聽說他的哥哥做過都督。不知因甚麼被人殺了。兄弟在這裏留學。時常到我家來。和我有了許多次的關係。是一個怕大的去年不知在那個活動影戲館裏。姓焦的和這爛污淫賣。吊膀子吊上了。幾個月不上我家來。我就有點疑心。姓焦的一定和別人要好去了。後來姓焦的居然搬到他家樓上住起來。我相隔這們。那有不遇着的。那日我正在門口拉着那姓焦的說話。不提防那爛污淫賣跑出來。一把將姓焦的拉着。便往門裏拖。口中還不乾不淨的罵人家和他爭。漢子直把我氣得發昏。對罵了一會。果然是欺人買賣。如殺父母之仇。從此見面便不打招呼了。幸得皇天有眼睛。那姓焦的他也

霸佔不了。沒有住上一個月。聽說那姓焦的搬走了。這姓周的才搬了進來。譚理蒿笑道：「原來為此真怪不得你受氣。我此刻還有事去。夜間再來和你睡。湯潑裂不樂道：「你去了怎得再來。哄我的罷了。譚理蒿見事情已打聽清楚。那裏是認真要和他睡。當下祇是敷衍了幾句。看錶已是三點多鐘。即走出來。向維新料理店去。心想：周之冕原來是這樣人形獸行的。到此才下這四字的斷語我見他爲人能幹。學問也還去得狠。尊敬他認他是我黨中一員。健將他因爲生活太艱難。同志中又沒有人能接濟他。大家都覺得他艱苦。倒是我們勸他從權。暫投到蔣四立那裏領一名公費。以便遂他求學之志。誰知他是這們一個人。根本上錯誤了。還有甚麼事幹不出來。前月蔣案發生。有許多疑心吳大鑾的舉動。是他報告的。我和柳天尊、陳學究都替他辨護。說他不是那樣喪心病狂的人。他中國書還讀得有些根底。決不至壞到那般田地。照今日的情形看來。人家所說的就毫無疑義了。譚理蒿邊想邊走。不一時。走到維新料理店來。後事如何。下回再說。

陳軍長的臭姨太太。忽然因鬧賊而轉承恩寵。臭姨太太可謂无妄之福。只可憐陳軍長竟做了一個逐臭之夫。

柳夢菇極力掩飾其與房主女兒姘合之事。無非是怕朋友嘲謔。誰知世界上偏有一班多管閒事的人。若譚理蒿者。着意要發其覆。遂至窘狀是露。可笑亦復可憐。此可謂老實人說假話者之大失敗。若周之冕則大不然。以聰明人說假話。并且裝出許多假樣。掩飾之工。百倍柳夢菇矣。偏偏又遇着多管閒事之譚理蒿。

戮穿牛皮洞見底裏。此又可見聰明人說假話也。沒有不失敗之事。語云：小人作僞，心勞日拙。其此之謂乎。世間作僞之人，從無不敗露者。我嘗言古今中外無極端之好人，亦無極端之惡人。則以好人做事，必有關係本身利害者，而惡人使用心機，曾未有能一手掩盡天下耳目者也。故小作僞，則自己小失聲譽，大作僞，則自己大失聲譽。本回所寫柳周二二人，亦一鑑矣。

譚理蒿遇事尋根究底，此種人亦可怕之至。

第九十三章 陳學究做東受啞氣 秦小姐吃醋揮纖拳

話說譚理蒿到了維新料理店，柳夢蕊、陳學究自是先到。林鬍子也來了。正在那裏坐等許先生、鄒東瀛、譚理蒿、素沒涵、養着、林鬍子、一千人、一五一十的將今日所見所聞和盤托出，說了個詳盡。他們聽了，都愕然。半晌，自是世人意。陳學究更是蹙脚歎氣，說是上了當。大變的事，我不向他說，他也打聽不出。這也是我不小心之過。以為都是自家人，他雖則是在審，四立那裏走動，却是我們贊成他，有意教他投進去。一來可以領得一名公費，供他的生活。二則他為人精明強幹，好便中探聽籌安會的底裏。怎知他是如此這般的一個人物。不待說我，和許先生那十多日牢獄之災，也是承他的情。玉成我們的。怪道我出獄的那日，他到我家來看我，說話便不似尋常。當時我祇道他見許先生不會出獄，替許先生愁煩。於今追想起來，他那有這種好心。西洋鏡一旦拆穿便無有一處不假者，數人者終為人覺，有如此哉。大家正議論着，許先生同鄒東瀛來了。酒席上譚理蒿又將這些事，在許先生跟前說了一遍。以為許先生也是因周之冕的報告，受了那般牢獄之苦，必也有一番詆毀的議論。誰知他聽了，却毫不在意的說道：此是許先生之不可及處。

要大鑿安全到了上海。管他是誰報告的，都不相干。言下有小人枉自爲小人之意而含羞不認我並希望譚君以後不必將這等事再告旁人。這關係在人禽之界。譚君未曾目見湯潑梨心有積怨說出來的話未見得實在陳學究聽了心中有些不服道。湯潑梨雖是心有積怨，祇是他並不知道。老譚是有意探聽周之冕的新喪，更不知道。決無平空捏造這些話來說的道理。惟其關係在人禽之界，更不能不使同黨中人知道，免得再上他的當。道也是大理由我是已經上過他的當了。追悔不及。陳學究說話的時候，不曾留神鄒東瀛的臉色。原來鄒東瀛與周之冕的交情很好。當下聽了陳學究的話，心中十分不悅。臉上便也露出那不高興的神情來。祇礙着今日的酒席，是陳學究的東，不好認真替周之冕辯護。祇冷笑了聲說道：「誰是不欺屋漏的君子？大家都在這裏亡命犯不着同室操戈。給旁人笑話。」這話也有理由我們且喝酒罷。不必儘管議論人家曖昧的事。也是正經話議論別人曖昧的事本來是不必的許先生連忙接着舉杯向大衆道：「我與諸位相聚無多，怎不乘時痛飲一會。」柳夢菇譚理蒿也都舉杯相勸。將這話頭打斷。林鬍子找着柳夢菇五魁四喜的猜起拳來。陳學究因鄒東瀛庇護周之冕，說誰是不欺屋漏的君子，疑心他知道自己甚麼陰私之事，有意來挖苦。當下一肚皮的不高興，也是礙着自己的東家，勉強按捺住性。爲後文大鬧喝一陣悶酒不歎而散。鄒東瀛出了維新料理店，柳夢菇問向那裏去。鄒東瀛道：「我要去看胡八胖子。」聽說他近來看上了他對門住的一個江西人家的一個下女，費盡無窮之力，挖了出來，花二十塊錢一個月，包了作臨時姨太太。不知道底生得怎樣。又是道去看看他。順便還要鬧他的酒場。柳夢菇笑道：「有這種好事嗎？我倒不會聽說。我也同去賞賞。」他住在甚麼地方。此去不遠麼？鄒東瀛道：「他住在錦町。此去沒多遠。他和曾廣度黃老三三人共住一個

貨家會廣度的姨太太。前月也從上海來了。祇黃老三是單身一個。柳夢蕙道。會廣度的姨太太我見過多次。是上海一個最豎脚的長三。名字叫鳳梧樓。不知會廣度怎的賞識了他。鄒東瀛一邊走着一邊笑答道。不是最豎脚的。你說如何肯嫁給會廣度。會廣度是有名的印度小白臉。手中又是空空的。他討鳳梧樓的四百塊錢。身價還是胡八胖子和陳軍長大家湊送他的。柳夢蕙笑道。怪道他的姨太太。那們和胡八胖子要好。挖苦原來有這一段歷史。鄒東瀛也笑道。你不知道嗎。那姨太太去年生一個小孩子。也有說像胡八胖子的。也有說像黃老三的。也有說像劉廣石的。據我看還是像胡八胖子的確切點。更挖苦二人說笑着走。不覺已到了錦町胡八胖子的門首。柳夢蕙搶向前叫門。祇見裏面紙門開處。走出一個妖精一般的下女來。望着鄒柳二人。笑容滿面的叫請進。柳夢蕙看這下女的年紀。不過十五六歲。從頂至踵都是穿着得新簇簇的。活畫一個新上市的新貨色心想這一身新物事。必是胡八胖子孝敬的。鄒東瀛曾在日本留過學。狠說得來日本話。笑着便叫胡太太道。我是特來討喜酒吃的。胡老八在家嗎。正說着胡八胖子會廣度都迎了出來。鄒東瀛道。胡老八你倒曉得快樂。怎的連喜酒也不給我喝一杯。胡八胖子讓鄒柳二人進了房。笑道。我這個夠不上吃喜酒。我這家裏倒有一個。應得開他的喜酒吃。祇是今日還早。又牽扯鄒東瀛忙問是誰。胡八胖子問下女道。黃先生還沒有回來嗎。下女搖搖頭不做聲。胡八胖子道。黃老三見老會的姨太太也來了。我又弄了個人。他說一個人孤孤單單的難過。每日在人口紹介所。想覓一個相當的人。一晌不會覓安。他昨夜回來說被他發見了一個甚麼婚姻媒介所。真是奇巧的場合。今日用過早點。便打扮得齊齊整整的去了。不知怎的此刻還不曾回家。他的喜酒想必是有得吃的。柳夢蕙道。這東京真

是無奇不有。婚姻媒介，居然設起專所來了。曾廣度道：這也是日本的滑頭。做投機事業，特設了這個所在。專爲中國留學生拉皮條。他那廣告，上是說得異常冠冕。說是貴家小姐、王孫公子，他都有能力紹介。世界上那有這等事。不請也鄒東瀛問道：你在甚麼地方見了那種廣告？曾廣度道：我何嘗看見。黃老三昨夜回來，是這般說。正說時，祇見下女笑囁囁的一邊向外面跑，一邊說道：聽腳步聲音，好像是黃先生回了。大家聽說，都舉眼向門外望去。果是黃老三與高采烈的走了進來。向鄒柳二人點頭。柳夢燕不等得就坐，急忙問去媒介所怎樣。黃老三笑道：你怎知道我去媒介所？這種所在，倒希奇得狠，却有研究的價值。我說給你們聽了。有工夫不妨也去見識見識。我昨日在神保町經過，無意中見那轉角的地方，高高的掛了一塊招牌，那招牌中間寫着「婚姻媒介所」五個斗大的字。兩旁寫着兩行小字，是無論閩閩名媛、王侯子弟，都能媒介。我見了，就狠詫異。怎的有這們個所在？又在神田方面，全不會聽人說過。一時動了我好奇之念，便走進去探問。不湊巧，已過了午後六點鐘，不辦事了。今早八點多鐘，我就到那裏。那樓上樓下的房子，都陳設得非常精美。錢來做這事藥的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穿着極時髦的洋服，招待我到樓上。客氣了幾句，問我的來意。我說是想覓一個相當的女子作妾。他問了，問我的歷史、生活，拿出一大盒的小照來說道：這裏面都是各人最近的小照。年齡自十五歲至二十歲的，說着散開來，放在桌上。大約有百幾十張，其中女學生裝的居大半。西洋裝的貴家小姐裝的，都有紙角上都編着號碼，竟有六百多號。我隨便翻看了一會，太多了，也看不大清。雖沒有甚麼絕色驚人的，醜陋不堪的却也不少。就是搜羅得如此之多，已翻是了不得何。那男子說道：做所媒介婚姻，最注重的是雙方的身分及生活程度。先生不要見怪，先生是中國人，

又是學生。貴家小姐是不容易作合的。這百多張小照。裝束雖不一樣。生活程度。却都是同等的。與先生的身分生活。俱能相稱。還有比這些高一等的。與低一等的。如果要。看。都可拿出來。我心想。還有嗎。怪道有六百多號。他說着。真個又捧出兩個小篋子來。篋內都是裝得滿滿的。他指給我。看。所謂高等的照片。略大一點。低一等的。比最初拿出來的。略小些。裝束模樣。都差不多。他又拿出三本寸多厚的簿來。裏面都按着號次。將那些女子的姓名籍貫職業。寫載得明白。手續完備之。至到處是日本。入拉皮條部。如此的精緻。他說從他那媒介所介紹結婚的。已有二十多人。他這所設在本鄉區的一星期前。才移到神田來。他並絕對的擔保。是由他紹介的。決不會賣過。我問他紹介的手續。他說在那一等裏面。選定了那張。依那小照的尺寸。也去照一張像片。交給他。他便知會那女子。將我的歷史。身分生活。都告訴了。復將小照給那女子。看。得了同意。才紹介雙方會面。會面之後。或是正式結婚。或是暫訂幾個月。都可由雙方提出。意見。他紹介的手續。便算完結了。雙方都得送他的紹介費。紹介費定了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三等。你們看他這種營業。不是開所未聞的。希奇營業嗎。也算不得怎樣希奇。不過不是日本人。鄒柳諸人都聽出了神。至此才問道。他那些小照。是從那裏來的。咧。難道真個有那許多。嫁不出去的女子。巴巴的。照了像片。請他紹介嗎。嫁不出去。倒是未必的事。不過是想早點。嫁人。又免得走黃。淫和偷摸的閑條門路。黃老三道。我也曾是這般。問過他。他說專設這媒介所。在他內務省。存了案。在警察署。領了證書。在新聞上。登了許久的告白。可謂官吏特許的皮條商。才招徠這些女子。決不是哄騙人的。他那所裏。還設了電話。電話在東京。是狠不。易。容。設的。非得有幾千塊錢。不能新設一個。電話。因為電話的號數太多。電話局。輕容易不肯新裝。所以東京。凡是有電話的商店。信用都好。柳夢菇道。你是不待說。一定託他給你紹介一個。

黃老三點頭道。我今日還在工藤寫真館照了個像。明日取了送去。大約一星期之內有着落。鄭東源笑道。且看你介紹的怎樣。如果不錯。我也要去託他紹介一個。不過日本是個有名的寶淫國。要說絕對不會賣過淫的。恐怕尋遍了日本也尋不出一個來。那來的六百多個。他這話說不哄騙人。祇怕是哄騙他自己罷了。他們正在說笑。祇見胡八胖子的下女。從門口引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妖豔女子進來。低頭向房中行了一禮。下女笑嘻嘻的說道。這是我的朋友。特來探望我的。說着引到廚房裏去了。胡八胖子會廣度諸人都不在意。惟柳夢菇一見吃了一驚。說道。這女子不是周擺從前包了幾個月的松子嗎。又話題黃老三點頭道不錯。我也像是見過的。祇一時記不起來。且等我去問問看。說着起身向廚房裏走。柳夢菇也跟了去。仔細一看。絲毫不錯。正是松子。黃老三問道。你還是在周先生那裏嗎。松子道。周先生早就回國去了。近來聽他的朋友說。他已經來了。並進了連隊。我還不信。到處打聽。都是這般說。我寫了幾封信去。也沒有回信。不知到底是怎樣。我找他並不為別事。祇因為從前和他同住的時候。他將我的首飾都換掉了。作家用他動身回國。說沒有路費。又將我的衣服完全當了一文不賸的都拿了去。哄着我說。不久就從中國多帶錢來。加倍的還我。我於今找着了。他也不望他加倍的還我。祇要他把衣服贖出來。照樣買那些首飾給我。他若想和我脫離。也聽憑他。我是不勉強他的。因松子如此實際所以周擺的事實上了留東外史了。柳夢菇道。他來東京兩個多月了。和一個姓陳的女學生十分要好。那姓陳的女學生。因為連隊的軍紀。狠嚴不便。多出來。他便搬在四谷區住了。為圖容易見面。你若想見他。祇在那屋前屋後去等。包你遇得着。松子忙問陳女士住的地名。柳夢菇道。地名我却不知道。你在連隊的左近去等便了。柳夢菇正和松子說話。祇見黃老三

踏在胡八胖子的下女旁。小聲小氣的不知說些甚麼。柳夢菇見了這種情形。暗想胡八胖子容貌既生得醜陋。又不大會說日本話。下女必不會歡喜他。黃老三在日本多年。久在嫖字裏面用工的。胡八胖子的靴腰。祇怕要被割了去。他心中是這般想着。便輕輕的在黃老三肩上拍了下道。你不要欺負朋友。黃老三立起身。望柳夢菇笑了笑。道。不要瞎說。我問你。你剛才說和周撰要好那姓陳的女學生是誰。柳夢菇道。鼎鼎大名的陳蒿。你不知道麼。他同着他本家姐姐在一塊住。他的姐姐本來和丈夫狠要好的。因聽了陳蒿時常有鄙薄男子的議論。便也看丈夫不來。不大肯和他丈夫同睡。黃老三哈哈笑道。就是他。我怎的不知道。我並且還聽他發過鄙薄男子的議論。他說。今夠得上稱為男子的。祇有一個。就是袁世凱。女子除他自己而外。簡直沒有人。他平常的眼界。既這們高。不知怎的。倒看上了周撰。陳蒿不過是狂而無識的女子而已。飄起來還更容易。胡八胖子悄悄的從背後伸出頭來。說道。因為看上了周撰。才見得陳女士的眼界真高。咧。柳黃二人正在說話。猛不防的倒嚇了一跳。黃老三更是心驚面皮都嚇紅了。何至此。口中說道。鬼鬼祟祟的。嚇人家。幹甚麼。胡八胖子笑道。誰是鬼鬼祟祟的。你不鬼鬼祟祟的。怎怕我嚇。妙絕天下誰能。即此字易欺。黃老三心中慚愧。跑出來搭訕着。向鄭東瀛說道。上野美術館的平泉書屋書畫展覽會。你去看過嗎。鄭東瀛道。我還不會聽人說過。平泉書屋不是李平書嗎。他如何在這裏開甚麼書畫展覽會。黃老三道。就是李平書。因為袁世凱要拿他。也是亡命來到這裏。將他家藏的書畫都帶了來。他這個展覽會。雖對人說是因為被袁世凱抄了家。沒有錢用。想將書畫變賣。來充用度。其實是想在日本。眩耀眩耀。也不盡然大約。兩個意思都有。你是個歡喜研究書畫的人。不妨去那裏看看。我雖不大懂得。分不出真偽。祇是五光十色的。耀睛奪目。也覺得好看。鄭東瀛道。

我明日來邀你同去好麼。黃老三道：我明日有事，你邀天尊同去罷。胡八胖子跑出來向鄒東瀛笑道：你真不達時務。他剛才說了，明日去取小照，那有工夫陪你去。大家復說笑了一會。鄒東瀛同柳夢菇辭了出來。柳夢菇記大的是想起昨來別了鄒東瀛，自回竹之湯去了。鄒東瀛坐電車歸到大塚，他和一個四川人姓熊舞獅子的事來了，名義的同住。這熊義於四省獨立的時候，在南京當了幾十天的軍需長兼執法，長輕輕的捲了幾萬沒有來歷的款子。此元二年革命黨人之所以多也一歎亡命來日本，素與鄒東瀛相識，合夥在大塚租了一所僻靜房子安分度日。不大和這些亡命客通往來。他年紀在三十左右，生得面似愁潘，腰如病沈，可是一層作怪，他容貌雖是俊秀非常，舉動也溫文爾雅，祇胸中全無點墨。便是在堂子裏面一張吐舌的條子，也得情人代筆。所謂繪花梳頭是也世無才鬼，豈免花枝生江之語。他自己不

是推說手痛，便騎着說懶得起來。人但見他堂堂一表，也沒人疑他連自己的姓名都不會寫的。他和鄒東瀛住在大塚，雖不大和人往來，却喜在外面粘花惹草。捲了那們多沒來歷的錢，自然要尋這樣尋出路。他有個同鄉的，姓秦名東陽，父親秦珍於民國元年在本籍做了一任財政司長，因託籍在國民黨。此時在國內不能安生，帶着全家都逃亡到日本來。秦珍今年六十八歲了，原配的妻室早已去世，在堂子裏討了兩位姨太太。兒子秦東陽曾在英國亞伯定大學畢業。在外交部當過幾年差。女兒秦三小姐，也能知書識字。今年二十歲，還不會字。一家數口同到日本。熊義引他同在大塚居住。這秦三小姐本來生得嬌麗，又最善裝飾。在國內的時候，常是勾引得一般輕狂蕩子起鬧。秦珍年老方衰，禁他不得兩位姨太太，更是志同道合，不得小姐如此好。大家打渾水捉魚。一班老志熊義一見三小姐的面，即思慕得了不得，特意引到自己附近的地方居住，以便下手。秦珍那裏知道，自己又不曾到過日本。

秦東陽雖來過幾次，都是到英國去的時候，打日本經過，不會久住，也說不來日本話。一切都聽憑熊義替他擺佈。熊義趁着這等機會，小心翼翼的在秦三小姐跟前獻殷勤，浪女蕩夫自然一拍就合。兩人都是清天白日，借着買東西，同去旅館裏，苟合雙方情熱，非止一次。秦東陽雖然知道，但他是受了西洋文化的人，最是主張這種自由戀愛。並且熊義有的是錢，在秦東陽跟前故意的揮霍，有時三百五百的送給秦東陽，使用秦東陽生性鄙吝，得了這些好處，更不好意思不竭力去成全他們的神聖戀愛。原來如此怪道西洋文的目的就是金錢因此他們二人儼然夫婦，祇瞞着秦珍一人。一日熊義在三越吳服店買了一打西洋絲巾，想送給三小姐。剛走到秦家門首，祇見秦珍的二姨太太倚着門欄站着，見熊義手中提着紙盒，知道又是買了甚麼來孝敬小姐的。二姨太太也有心愛上了熊義，便立在門中間，不讓熊義進去。用那水銀一般俊眼，望着熊義，笑道：「你手上提了甚麼給我看看？」熊義原是慣家，見了這神情，如何不知道也落得快活，便笑答道：「特意買了幾條手巾送你的。」二姨太太鼻孔裏哼了聲道：「不希罕，你會買手巾送我，這背時的人。」請問要怎樣行時熊義道：「真是買了送你的，你拿去罷。」說着將手巾盒遞給二姨太太。二姨太太接在手中，解開來看了看，道：「真是送我的嗎？我就不客氣領你的情罷。」說時望着熊義笑。熊義也笑了，笑推門進去。二姨太太忽然將熊義的衣服扯了，道：「這手巾我不要，你還是拿去孝敬小姐罷。」我沒得這福分消受。熊義回頭問道：「你這話怎麼講？嫌手巾不好麼？且將就點收了。」下次再買好的送你。」二姨太太搖頭道：「不是，不是，說時舉着大拇，指道：『這人見了，又要去鬻子，跟前嚼舌頭，羊肉沒討得吃，倒惹了一身的臊。』」又想吃甚麼你拿去罷，不要弄得小姐也怪了。你熊義見他定不肯要，心想送了他萬一，被三小姐知道，實是不妥，便也不勉強，仍接在手中，道：「等到

有機緣的時候再圖報効罷。一是是謝躬發誓熊義別了二姨太來到三小姐的房裏。祇見三小姐將頭伏在桌子上。好像在那裏打盹。熊義輕輕走到跟前。放下手巾。用手從後面去掩他的眼睛。才伸到臉上不提防。三小姐猛抬頭。翻身來劈胸就是一拳。打個正着。打得熊義倒退了幾步。嚇慌了手脚。不知怎麼才好。三小姐氣忿忿的立起身。舉着粉團一般拳頭。趕着熊義要打。向武精神熊義此時不知就裏。又不敢跑。又不敢躲。祇哀求道。我有甚麼錯處。小姐祇管說便要打幾下。也是容易的事。這樣氣忿忿的不氣壞了身體。三小姐打了一下。聽得這般說。冷笑了聲道。不愛欺的賤骨頭。你知道怕氣壞了我身體。也不是這樣了。這樣不可以說說着復回身坐在椅子上。吁氣熊義還是摸不着頭腦。祇道是不該從後面去嚇了他。小心說道。我特從三越吳服店買了打絲巾送你。因見你在這裏打盹。想逗着你開心。何必氣得這樣做甚麼。熊義一邊說。一邊將手巾拿了出來。放在三小姐面前。正待說這絲巾如何好。三小姐已伸手將絲巾奪過來。順手拿了把剪刀。吱咯吱咯剪做幾十百塊。揉成一團。往窗外一擲。道你不去送人家。拿到我這裏來做甚麼。更掩面哭起來。又另是一種吃法熊義才知道方才和二姨太說的話。不知怎的被他聽見了。祇急得千陪不是。萬陪不是。賭咒發誓的不知說了多少話。才勸住了啼哭。三小姐道。我若早知道你是這樣。見一個愛一個。沒有長性的人。我也不和你。是這般迷戀了。你去愛別人罷。我也不希罕你。這一竅不通的男子。一竅就是了說完。躺在一張番布榻上。將身朝裏面。睡了。任熊義立在旁邊。低聲下氣的陪盡了小心。祇是不睡不睬。急得熊義在簾子上。雙膝下跪足跪了點多鐘。三小姐的氣漸漸的平了。才轉身過來問道。你以後見了那淫婦。還是等機緣再圖報効。還是怎樣。熊義跪着答道。這不過說了哄着他玩的。三十多歲的醜

鬼了。誰真個愛理他呢。三小姐嘆道。你們這種男子。誰不是圖哄着女人玩的。我也懶得問你。以後我若遇着你和那淫婦。祇要說了一句話。須不要怪我做得太厲害。還不起來。祇管這般假猩猩的。跪着做甚麼。熊義如得了恩赦一般。爬了起來。腳蹠麻了。站不住。便接近。坐在番布榻上。盡力的溫存。三小姐雖則不氣了。祇是心中總覺有些不快。從此對熊義便不大親熱。有時一個人出外。也不來邀熊義。去找過三。有時熊義來約他。他還推病不去。日子長了。熊義就未免疑心起來。便注意要偵探三小姐的行動。不知探出個甚麼情形。下章再寫。

評

許先生聽得譚理高諸般言語。居然不動聲色。並且替周之冕辯白。此等處最足見人學養。婚姻媒介所。在日本居然成爲一種營業。此可見日本人做生意的本領。實在高妙。並且心思也深細極了。怪不得中國人和他商戰不來。

戀愛自由。當然是西洋文化中的一個節目。因爲自由戀愛而講西洋文化。所講的文化也就可知。至於借文化爲名。擲金錢是實。秦東陽一流的人。遍天下皆是在今日原算不得甚麼。不過秦東陽從妹子身上。得着熊義孝敬的錢。未免家族觀念太深。又不如新文化先生們。專犧牲別人的姊妹。自己可以得許多的孝敬。乖巧得多。此西洋文化字樣上。所以要加上一個新字。

第九十四章 運機謀白丁報怨 打官司西慮放刁

却說三小姐自從和熊義口角之後。便一人時常出外。熊義知道他是個不能安分的女子。一個人出外。必又是

相與了人想起來實在氣惱。一日悄悄的釘在三小姐後面看他到那裏去幹甚麼。選跟到巢鴨走到一所很大的洋房子的生垣旁。用小樹編成籬垣日語名生垣邊立住了脚。用眼在生垣裏面探望了一會。復轉到後門口輕輕推了。下後門不見動靜。抬頭看了看天色。又低頭看了看手上的錶。回身往街上緩緩的走走不多遠。在一家牛乳店門首停了脚。又回頭望着那所洋房子。露出狠失意的神色。自然是那話兒只難爲釘在後面窺探的人怎樣下得去走進牛乳店去了。熊義心想他進牛乳店必有一會兒耽擱。何不趁這時候去看那洋房子門口掛了甚麼姓名的牌子。三步作兩步的跑到那大門口。祇見門楣上橫釘着一塊長方形的銅牌子。上面寫着幾個英國字。熊義不識英文。不知是幾個甚麼字。心中詫異。難道他相與了西洋人麼。他又不懂得英語。這就奇了。外面既掛着英文牌子。一定是西洋人。日本人從不見有掛英國字的。熊義正立在那大門首猜疑。猛聽得裏面皮鞋聲響。忙閃在旁邊。看出來的。是甚麼樣的人。靴聲漸漸漸。大門開了。乃是一個五十多歲。魁梧奇偉的西洋人。走了出來。熊義留神看那西洋人。滿面絡腮鬍子。兩眼碧綠。凹進去有寸多深。鼻梁高聳。架着一副茶色眼鏡。一雙毛手。左邊提一個小皮包。右邊拿着手杖。雄糾糾的大踏步往牛乳店那條街上走。熊義料定。必是這醜東西。真正要氣但如何配得上三小姐。真是賤淫婦。中國多少漂亮的男子不嫌。偏要嫌一個。這們的西洋人。真是不可思議。心想得氣不過。不由得兩隻脚便跟了。那西洋人走。眼睜睜的望着他頭不也回的。選走過了牛乳店。也不見三小姐出來。這又奇怪。如何就是這般走了。自己便不敢走近牛乳店。恐怕被三小姐看見了。仍擇了個好遮身的所在。躲了偷看。不到一刻。忽見生垣裏面探出一個少年男子的頭來。熊義正待仔細定睛。那個頭已收了進去。祇彷彿覺得不像西洋人。再看牛乳店。

三小姐已蓮步輕移的走向洋房子這邊來。剛近生垣，便聽得咳了聲嗽。放快了脚步，向後門口走。那後門忽然啞的一聲開了。方才探出頭來的那少年，喜孜孜的從後門跳出來，也不顧有人看見，一把扯了三小姐的手，即往嘴上去親。三小姐向兩邊望了望，用手推那少年，那少年乘勢拉了手，拖進後門去了。完了熊義跳了出來，跑近生垣，口中不住的罵，豈有此理。趕到後門口去，望已不見一些兒踪影。說不出的心中氣惱。見那少年的容貌，並身上穿的白衣服，分明是一個中國人。在這裏當西崽的可憐的三小姐，你生長名門，知書識字，如何這般下賤，辨起這種世界上最無廉恥，最無人格的西崽來了。莫說辱沒了你的家世，辱沒了你的身體，連你的哥哥都被你辱沒了。所以氣得他哥你哥哥是一個千真萬真的文學博士，平日最喜和西洋人往來，你如果鬧出笑話來，教你哥哥怎麼見人。熊義一個人呆呆的立在那後門口發呆，好一會。羅址聽得裏面有笑聲，忙走得遠遠的立着，看祇見三小姐和那西崽手挽手的並肩笑語，而面上都現出極得意的神色。好像曉得熊義在旁邊窺探，故意做給他看的。二人只顧調情，只可憐熊義遠遠地看着那種親熱的情形，實在眼中冒火。誰叫你去二人正在起膩，彷彿聽得那房子裏面有叫喚的聲音，那西崽連忙攙過三小姐的臉，結結實實的親了幾下。更加撒手撇開了一盞，轉身向裏面跑。三小姐還像有話沒說完似的，在那裏咳嗽，向裏面招手，也不見西崽出來。復等了一會，大約是沒有出來的希望了，才懶洋洋的回頭向歸路一步一步的走。熊義心中十分想跑出去，撞破了他，便撞破了他又知道三小姐的脾氣不好，撞破了他，惱羞成怒，以後對於自己更沒有希望。極力按捺住性子，不由你不按捺住性子轉小路抄到巢鴨停車場。正在等電車，三小姐也來了一眼，看見熊義似乎有些慚愧，走近身問熊義從那裏來。熊義臨時胡謔着說道：我有

個朋友在國內同事的。也是因亡命客連帶的關係。到日本來。就住在鸞鳴。許久不見了。特來看看他。可笑。他那人平日最喜和人講身分。他本來也是個有身分的人。一到日本。不知怎的。連他自己的本來面目都忘記了。居然和下女妍讖起來。我原想在他家久坐的。因見他和那下女勾搭的情形。實在看不上眼。帶得久坐就回來了。你看好生的一個有人格的人。怎的一到了淫慾上面。便自己的身分都忘了。這一段話說得好三小姐聽了。知道是有意諷刺自己。倒神色自若的。笑答道。你不讀書。不知道。雉鳴。求其壯獸之雄者。爲壯雉。是禽類。禽尚且與獸交。人與人交。這講甚麼人格。不是一般父精母血生出來的皮肉身體嗎。我看倒是你那妍下女的朋友。還實得實落的享受了。那下女。一心不亂的戀愛呢。針鋒相對熊義見他反是這般說。知道自己沒讀書。說他不過。祇得望着三小姐笑了。笑說道。你說得不錯。幸我不會讀書。不然。祇怕也要幹出那禽獸的事來。更說得好三小姐紅了臉。低頭不做聲。須臾電車來了。彼此無言。上了電車。歸到大塚。各自回家。過了一夜。熊義越想越氣。氣了一夜。還要氣死人。飯後秦東陽來了。熊義忍耐不住。將昨日所見。添枝帶葉。說給秦東陽聽了。秦東陽也氣得半晌開口不得。熊義道。這事情。你若想顧全體面。不能不設法斷絕。他們的來往。日本新聞記者。最是眼明手快。這類事。被他們知道了。你家又頂着有錢的聲名。說不定要來敲你一個大槓子。那時不給不得了。給了更嘔氣。不是這般一說。秦東陽最是鄙吝。聽說有新聞記者。將來要敲竹槓。又怕出錢。又怕丟面子。祇急得搔耳扒腮。反來求熊義要替他。想個妥當的辦法。幸虧秦東陽有那毛病。要不是熊義只管就他的妹子不成。才他一定還得稟明鬍子。三小姐對於鬍子。還像有三分懼。仗以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了。秦東陽搖頭道。不中用於今。新

子也管不了他。他倒時常氣得鬍子說話不出。他怪鬍子沒替他尋得人家。這可謂之女人太多難做了。熊義道：「既是鬍子管他不得，就祇好你自己出頭。一面用好言勸他，顧全名譽，你須擔任替他，趕快擇婿結婚。一面教兩個姨太太羅絆着他，不許他和西崽見面。我就大家幫着留心。若遇見他和西崽在一塊的時候，我就送信給你，將那東西毒打一頓，硬賴他是賊偷了你的物件，便拖他到警察署去，必得是這們大鬧一回。三小姐才得收心。你想想我這主意對不對？」主意很對，非是想要秦東陽打西崽一頓，與你出氣。秦東陽道：「勸他是不行的，他決不會承認有這些事。姨太太也羅絆他不住，祇好趕緊替他擇婿，是正經。但一時從那裏去覓相當的人，此地又不比國內，他的性格，你難道不知差不多的人，他若肯嫁，也不等到今日了。倒是你幫着留神，有機會將那忘八崽子痛打一頓，却再理會。」熊義班成了二人商議停當了。秦東陽自歸家，等候熊義的報告。好毒打西崽。熊義終日在門口探望，三小姐出外，必由熊家門首經過。無論去那裏，熊義總在後面釘着。三小姐也有些知道，祇是仗着自己聰明，父親鍾愛，那曉得熊義和秦東陽商議了，有心下手自己的情人。因此，明知熊義釘在後面，他也不怕。這日也是合當有事。熊義正同秦東陽到神田看一個朋友，從朋友家出來，想由神保町坐電車歸家。打裏神保町經過，熊義眼快。若不是眼快，也不中用的。早看見了一家小西洋料理店臨街的樓上，坐着一男一女在裏面吃喝，即指給秦東陽看道：「朝看外面坐的那東西，便是那忘八羔子。你看這個的背影，不是三小姐是誰呢？秦東陽看了，氣得就要進去，恨不得將那西崽一把抓出來，拳足交加的一頓打死。熊義忙拖住了小聲說道：「不用忙，說着將秦東陽拉到一個小巷子裏面。個有這許多計算，怎的心思轉得這麼快？這道樣的不讓這人也就可怕得狠。說道：「他們兩人做一塊打起來，人家看了一男一女，必定知道是一樁奸情。」

事說開了，不好聽。不如設法將小姐調開，再去打那東西。真好秦東陽道：「如何調得他開呢？」熊義道：「不難。等他們出來的時候，我自想法子將小姐調開走了。你才出頭去打。」這豈但調開了小姐，且自己也抽開了身了。秦東陽點頭答應，舉眼去看那樓上。見三小姐已立起身，一個下女站在旁邊，好像是吃完了會賬。不一會，男的也起身，轉眼都不見了。大約是下樓來了。果然是男的在後，女的在前，都被酒醉得面紅耳赤的出來。祇見那男子拿着一個手巾包解開洋服，胸前的鈕扣往裏衣口袋裏塞。秦東陽瞥眼見那手巾包是一條湖色的綉綢，認得是三小姐常用的汗巾。不由得心中又是一氣，催着熊義趕急去調開小姐。熊義飛跑轉到三小姐面前，做出驚慌失措的樣子，向三小姐說道：「小姐你怎的還在這裏，害得我那裏不找到了。鬚子中了風，已昏過去幾次，痛哭流涕的要見小姐的面。哥哥在家裏伏侍，不能出來，託我四處尋小姐，快回去罷，不要耽擱了。」這一段鬼話，真說得像。說完，不由分說，一把拉了三小姐就走。三小姐雖則聰明，一時也想不到是假的，聽說父親中了風，心中也未免有些難過，糊裏糊塗的被熊義拉着，走過了一條街，才定了定神，摔開熊義的手，道：「拉得我的手生痛，回去就是。何必是這般野蠻做甚麼？」還有更野蠻的手段來對付小姐的呢。說着，立住了脚，回頭望了幾望，已轉了彎，不見那西崽了。我閱至此不禁發書一歎，世之戀奸情，熱者不復顧及父母生死，類如此矣。祇得垂頭喪氣的跟着熊義走。秦東陽見熊義已拉着妹子走了，跳出來如猛虎擒羊的一手抓住了西崽，兩點一般的拳頭，祇向他沒頭沒腦的打去。西崽不會提防，如在夢中的被打了十幾下，才掉轉身來，扭住秦東陽，問甚麼事打我。秦東陽也不做聲，祇顧打。西崽被打急了，便也回打起來。街上看熱鬧的人圍了一大堆。第九十一章書中的譚理蒿也正在這時候，擠在人叢中看。當時扭打的情形，已在譚理蒿口中述了。於今且說秦東陽將西崽扭到警察

署因秦東陽不會日本話，警察署特找了個能說英語的巡長。來問秦東陽的事由。秦東陽指着西憲說道：「這東西我也不認識。他時常在我住的房子左右探頭探腦的和賊一樣。有時見我家中沒人，便挨進來偷東西。我家中失了幾次衣物。總抓他不着。今日又來我家偷了這樣一大包金首飾。恰好在裏神保町遇着了。他因此將他拿了來。請貴局長盡法懲辦。說着將一包金器遞給巡長看。巡長問了秦東陽住的地名番號。並姓名歷史。都在歸檔簿上寫了。教秦東陽坐在一旁。回頭也用英語來問西憲。西憲說了幾句英語。忽改口說：「日本話道：我姓鮑名阿根。多年在英國人湯姆遜家裏當差。從來不與這人認識。今日我主人差我來神田買食物。並不知他爲甚麼事將我在街上絕無理由的扭打。至於這一包金器。原是我妻子的。竟說是他的我妻子的小名叫次珠。你去看那包金器的手巾角上。還繡了他的名字。怎說是偷得他的。這他字指秦東陽我不特不曾到過他家裏。並不知道他姓甚麼。住在那裏。巡長將包金器的手巾角看了。點頭向秦東陽道：「他說這金器是他妻子的。手巾角上還有他妻子的名字。你有甚麼憑據說是你的。秦東陽氣得不好如何說。一時又找不出是自己的憑據。來見巡長是這般問。祇急得兩臉通紅。虧得人急智生。忽想起來那些首飾。都是去年到日本來的時候。新從上海斐天寶打的家中還有發票。心中這般一想。登時膽壯起來。向巡長說道：「這金器是我的憑據。狼充足。你且問他這金器是那家銀樓買的。每樣多少重。有沒有那銀樓的發票。手巾上的字不能作憑據的。巡長問道：「你有銀樓裏的發票麼。秦東陽道：「我自然有的。你且去問他。看他知不知道。巡長真用這話去問鮑阿根。鮑阿根不慌不忙答道：「這金器是我妻子自己在上海買的。發票也在我妻子手上。是那一家銀樓。我却不曾向我妻子去問好在我妻子。」

現在日本你不信。我可寫封信去接他來一問便知道了。巡長喜道：你妻子既在這裏更好了。你快說你妻子住在甚麼地方。我這裏派人去傳來。鮑阿根道：借紙筆給我寫封信去。教他帶發票來。巡長帶鮑阿根到一張寫字檯跟前。抽出張紙來。教鮑阿根寫。鮑阿根從身邊摸了一會。摸出一封皺做一團的信來。鋪在寫字檯上。看了會照着上面寫的地名。在紙上寫了。正待將原由寫出。教三小姐不要避嫌。立刻帶發票來。承認一句。教自己的顏面免得丟人。可憐鮑阿根是個當西崽的人。能讀了多少書。寫得來多少字。拿着筆。將三小姐寫信給他。信封上註的地名。照樣寫了。低頭思索。心中的意思。這些字如何寫法。又是一個沒有讀甚麼書的。不過巡長見紙上寫的地名。和剛才秦東陽說的一絲不錯。不覺詫異。問道：你妻子也是住在這地方也姓秦嗎。鮑阿根點頭道：我妻子不姓秦。姓甚麼。巡長道：你寫我去問問他看。說着走到秦東陽跟前問道：這姓鮑的說他妻子也姓秦。所寫的地名。就是你家裏。這事情怎麼講。你家中有些甚麼人。秦東陽紅了臉說道：他那有甚麼妻子。在我家中住着。他這東西簡直是平白的侮辱人。我家中有父親。有兩個姨母。一個妹子。還不會許人。這個無賴子。屢次乘我出外。即來我家中調戲我妹子。並盜竊我的物件。於今他還敢平白栽謬說我妹子是他的妻子。你但想想我仕宦人家的小姐。如何肯招這們一個當西崽的做女婿。他這東西做賊偷盜人家的金首飾。竟敢公然侮辱人家。不重重的懲辦他。還了得嗎。秦東陽說得氣衝牛斗。鮑阿根已將信寫好。交給巡長。巡長接在手中。看了人問道：你這妻子已經結了婚的沒有。鮑阿根道：不會結婚。已是同睡了一個多月了。巡長道：何時在甚麼地方結婚的。有證人沒有。有婚約沒有。這上面寫的地名。還是你自己家裏。還是寄居在別人家裏。你快說出來。我方能着人去傳他。

阿根被這一問，問得不好回答了。半晌說道：結婚的地方在淺草富士屋旅館內，婚約就是這指環，還有一條手巾，便是包金器的，上面有他的名字。證婚人沒有，於今寄居在我岳父家內。巡長道：你岳父家有幾個甚麼人。鮑阿根道：岳父之外，有兩個姨岳母，一個舅子。巡長道：你都見過，沒有回說。不會見過。我並不會去過岳家。巡長指着秦東陽道：你知道他是甚麼人。鮑阿根搖頭道：不認識。巡長笑道：你既會和你妻子結了婚，同睡了個多月，如何岳家一次都不曾去。岳家的人都不認識。證婚人也沒有。你這人倒狠滑稽。看你的身分，也不像是好人家的女婿。他說你平白栽誣，祇怕是實。你姑且將你和你妻子結婚的時日，並情形說出來。鮑阿根道：結婚的情形，要我說不難。不過你要我說，無非是不相信我。以為秦家小姐不是我的妻子。你也不用問，我也不用說。你祇傳那小姐本人來，看他承不承認是我的妻子。他本人不承認，你儘管治我盜竊並侮辱的罪。若是本人承認了，自由結婚，在法律上，並沒違犯甚麼。巡長聽了，已明白是一件好情案。據口供看來，若還不明白是奸情案，那就不用當巡長了。那小姐戀好情熱，必然背了父兄，幫着情人說話。這種事，若是在日本的紳士人家，出了警察及法官，必幫着紳士家。隨便加好夫一個罪名，不容置辯的收監起來。任你有多大的理由，祇須幾句恐嚇，便教你沒得話說。於今是中國人出了這種事，他如何肯替紳士方面顧體面。不得盡情審問出來，好大家開心。若能禁止新聞家登載，就算是留了無窮的情面了。當下巡長聽了鮑阿根的話，也不和秦東陽商議，竟將這封信派了一個能幹巡警，駕着自轉車風馳電掣的向大塚秦家來。却說熊義騙秦三小姐上了電車，心想一歸到家中，見他父親不會中風，必有一番發作。他是被秦三小姐收服了的人，發作起來，是不怕委屈死人的，害怕不過不敢同回秦家去，走到自家門首，借故

撇了。三小姐歸自己家去了。秦三小姐進門。見家中靜悄悄的。沒一些兒聲息。走到父親房裏。兩個姨太太陪着他父親好好的在那裏說笑。才知道受了熊義的騙。氣得不開口。跑回自己房內。恨了兩聲。將身子斜倚在番布榻上。慢慢的回想與鮑阿根幽會時的滋味。正在如糖如蜜的甜頭上。祇見二姨太太神色驚慌的跑了進來。三小姐因那日搶熊義手巾的事。心恨二姨太太一晌不和。二姨太太說話。此刻見他這般神色進來。更是不快。正待問甚麼事。如此大驚小怪。二姨太太已蹀脚說道。不好了。不知甚麼人在警察署告了小姐。此刻派了警察來要傳小姐到案。三小姐狂聽說也嚇得芳心亂跳。這幾分鐘的時間三小姐又氣又燥又恨。又嚇正是一寸加心。怎容得許多整糊哩。急飲了飲神叱道。放屁。我又不犯法。誰人在警察署告我。誰敢來傳我。二姨太太道。老太爺對我這般說。教我來和小姐說。小姐不信。到客廳裏去看看就知道了。三小姐也不免有些吃驚。問道。哥哥到那去了。不在家嗎。二姨太太道。少爺早起就出去。不曾回家。小姐快到客廳裏去罷。老太爺在那裏陪着警察。祇急得發抖。戰戰兢兢的連對我說話都說不清楚了。三小姐本想起身到客廳裏去。一看二姨太太的臉色。狠含看得意的神氣。便坐着不動。放下臉說道。我看老頭子真老糊塗了。就是警察來傳你女兒。難道真個教你女兒去。到案你女兒又不曾在外面殺人放火。必得親身到案。甚麼大不得了的事。若哥哥在家。到警察署去問問。看是誰告的甚麼事。既哥哥不在家。就爹爹自己坐乘馬車去。無論如何也輪不到我去。警察署出乖露醜。你是這樣去對爹爹說。二姨太太不服。還想說話。秦珍已扶着拐杖。大姨太太攙住臂膊。老淚盈腮的進房。即發出顛巍巍的聲音。叫着三小姐的名字。次珠道。你害得我苦。你如何是這樣胡鬧。使我做不起人。那警察說的話。我也不懂。你祇自己去看。這封信說着。將鮑阿根的信遞給秦次珠。秦次珠接了。

一看又急又氣。登時仰天，往簾子上便倒。昏厥過去。所受的激刺太深了，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

三小姐和熊義決裂之後，便去相與了二個西崽。此之謂飢不擇食。

熊義窺探三小姐的行動，乃是自討煩惱。世界上豈有肯和我偷上之人，而不能別與他人偷上者哉。

熊義德魯秦東陽打她阿根，確是有計算人。總此事前後以觀，還是以熊義爲第一壞蛋。秦珍昏憤糊塗，不足置議。二姨太行爲，乃是娘子嫁人後之常態。至秦東陽與次珠一個財迷，一個色迷，都不足責。故擾亂秦氏家庭者，熊義一人而已。

西洋人之勢力，在日本人眼光中，又加一倍。怪不得一班人都想巴結個西洋優先權的奴才資格。

第九十五章 秦小姐愛狗結因緣 蕭先生打牛辦交涉

却說秦三小姐看了鮑阿根的信，又聽得說是他哥哥做原告，不由得一陣傷心昏厥過去。秦珍連連蹣跚，一面撇了拐杖，彎腰來抱。一面哭哭啼啼的，教兩個姨太太，快些搬盥湯來灌救。大家鬧了好一會，將秦次珠救醒過來。他知道鮑阿根進了警察署，也不暇顧及廉恥，哭向秦珍道：「爹爹不要着急，我去警察署說明白，就是了。千錯萬錯，是我的不是，不能連累別人。」到也秦珍急道：「我的兒，你如何可以去到警察署？你可憐我，是個快死的人了，不要再給氣我受。」平日不管教臨時如此悲苦，也是枉然。我自到警察署去說時，向二姨太道：「你看下女請熊先生，怎的還不來，要他陪我同去。」二姨太去了好一會，回房說道：「下女說熊先生說家裏來了客，等客去了，就過來。」秦珍氣罵道：「甚麼。」

客這般緊要。下女糊塗蛋你自己去教他快來。接着歎了聲氣道：「平常沒事的時候，終日守在這裏，連飯都不肯回家去吃，也不見有甚麼客。我家一有事，便這般裝腔做勢起來，並非裝腔做勢，只因你女兒待他忽冷忽熱，所以他也就忽熱忽冷起來。秦次珠本坐在旁邊，嚶嚶的哭泣，聽得他父親如此說，想起熊義，勸他同家的情形來，更是傷心，哭向秦珍道：「爹爹不要去叫那沒良心的奴才，就是他和哥哥作弄我，才是這樣，我也顧不得丟人了。還是我自己去警察署，真是天下第一惡頭女子。秦珍恨道：「都是你們這些孽障，害得我連日本都不能安居。」還是住到中國去，免得在留東外史上發表你的家庭新史。你聽那警察在客廳裏叫喚起來了，話不會說完，祇見下女跑來向秦珍道：「警察先生在那裏發話，說躲了不見面是不行的。秦珍聽得也不願女兒仍扶了拐杖，教大姨太攙着到客廳裏去了。二姨太已將熊義拉了來，秦珍不知這事就是他，熊義玉成的這對熊義，說是飛來的禍事，熊義向警察問他們在警察署的情形，警察詳細說了一遍，熊義笑對秦珍道：「那奴才的膽真不小，居然敢寫信來，不重辦他還有法律嗎？」祇怕日本沒有我陪老伯就去硬指定他是賊，那金首飾的發票也帶了去，看他有甚法子辨白。秦珍點頭道：「請你同去。」我對警察自有話說。請你有何當下喚了乘馬車，同熊義坐着警察自騎着自轉車，在馬車後跟着往神田警察署。此時秦東陽坐在警察署，又怨恨，又懊悔，惟恐妹子真個來承認是鮑阿根的妻子，自己面子上不來。這金銀的憑證，看鮑阿根時，反神安氣靜的坐在那裏，和那巡長說長道短。秦東陽不懂日本話，又聽不出他們說些甚麼，祇覺得那巡長不住的對自己露出一種那揶揄的神色。日本

中國人自秦東陽正在如熱鍋上螞蟻一般的時候，猛然見熊義扶着父親進來，不見妹子在後面，祇覺心中安帖了許多，忙起身接了巡長也迎上來，見秦珍老態龍鍾的樣子，忙端了張椅子，納秦珍坐了。秦東陽對巡長紹介

了說道。這是我父親。如那奴才。是我家的女婿。當然應該認識。說完又向秦珍用中國話述了遍。秦珍搖頭道。我的女兒。還不會成人。那來的女婿。這無賴子。訛詐人。他在我家偷的金器。發票我也帶來了。幸話有發票做證據。要不然簡直是秦英陽說訛詐。

阿祖請你看罷。即將發票交給巡長。熊義翻譯了這些話。巡長接了發票。點了點頭道。我知道了。這時的巡長。見了發票。對鮑阿根。便不似從前那種。嘻皮笑臉了。不拍得罪。四洋人。媽立時放下。面孔。厲聲問道。秦家的憑據。是來了。你的怎樣。秦家小姐。並不會成人。你祇圖抵賴。任意誣騙人。你道奴才。日本人。罵奴才。便。是狠重的語氣。實在可惡。鮑阿根。也不回答。巡長。

大搖大擺的走到秦珍面前。深深作了個揖道。小婿。祇不曾拜見過你老人家。令媛。實在是和。小婿訂了婚約。已經成親。個多月了。你老人家不信。這裏還有令媛親筆。寫給小婿的信。即將那信拿出。在秦珍眼前。照了幾照。嘻嘻的伸出手。笑道。這指環。不也是約婚時。令媛對換給小婿的嗎。剛才那巡長。向小婿問結婚的情形。並時。日。小婿。心。想。說。給他聽。失了。你老人家的體面。壞了。令媛的名譽。因此。忍了。又忍。不肯說。以為。令媛。接了。小婿的信。必。

然。來。替。小婿。承認。那。包。金。器。令媛。今日。才。送。給。小婿。小婿。祇。圖。沒。事。巴。巴。的。將。原。因。說。給。人。家。聽。了。沒。得。笑。話。你。老。人。家。若。能。代。令媛。承認。一。句。大。家。沒。事。也。不。丟。人。豈。不。好。嗎。此一段話。即是和巡長。說。短。時。所。預。備。者。不。然。吾。恐。日。本。警。察。未。必。聽。任。鮑。阿。根。如。此。自。由。亂。說。秦珍。氣。

得。兩。眼。發。直。一。疊。連。聲。的。罵。胡。說。狗。屁。熊。義。秦。東。陽。都。跳。起。來。舉。拳。要。打。兩。旁。的。巡。警。和。巡。長。圍。攔。來。勸。解。鮑。阿。根。冷。笑。道。給。臉。不。要。臉。教。我。也。沒。法。接。着。向。巡。長。道。我。將。事。情。原。委。說。給。你。聽。任。憑。你。拿。法。律。來。判。斷。那。日。是。陰。

歷的三月初三日。我主人。因在中國多年。染了中國的習慣。說那日是踏青節。帶着夫人公子。去上野公園踏青。我也同去。照顧公子。並哈巴狗。正在公園中間逛。無意。遇着。秦三小姐。那小姐。我並不認識。他見了我。手中牽的。

兩條哈巴狗非常歡喜。先歡喜狗後歡喜人此時恰好我主人主母都不在跟前。秦三小姐便問這狗可是我的。我說你問了做甚麼。他說可能賣給他一條。我說是我主人的。這小公子極是喜歡他。不能賣給你。他問我住在那裏。能借給我玩玩也好。先借物玩玩他說着便向我手中來接皮帶。我怕他牽去了不還我。不肯放手。他在我背上捏了一下。笑道。我又不牽着。走這般小氣。他牽着哈巴狗。蹲在草地上。一面逗着小公子笑。一面問我的姓名。住在那裏。我告訴了他。他說狼喜那哈巴狗小公子他也很愛看。我家裏不能常來玩。要我說祇要我主人不在家時來我家玩。不要緊。他問我主人何時不在家。我說我主人是現在建築中央停車場的工程師。每日十點鐘到工程處去。午後三點多鐘才得回來。我因說話的時候太久了。怕主人責備。接過皮帶。抱着小公子就走了。第二日十點多鐘的時候。我在花園裏灌花。忽聽得生垣外面有人呼我的名字。我從後門跑出來看。不料正是那小姐。我心裏雖覺得奇怪。有何奇怪來玩祇好引他到我房中來坐。我說你坐坐。我去牽哈巴狗。抱小公子來給你玩。他連連對我搖手。拉我同坐了。笑說道。你祇道我真愛那哈巴狗嗎。你才是個哈巴狗呢。說着嘻嘻的。笑我十四歲上。伺候我這主人十五歲到日本來。今年二十歲了。除我主母而外。並不會和別的女人多說過一句話。忽然見他對我這般親熱。我不由得也狠愛他。那日就同他到淺草富士屋旅館內。睡了一會。後來愈加親熱。他知道我沒有妻室。說定要嫁我。和我交換了指環。我的膽也漸漸的大了。他來的時候。就在我房中同睡。他今日送我一包金首飾。說他家有人知道了。正在設法妨礙他。着急以後不能每日歡聚。要我且收了這些金器。他慢慢的再將貴重物件偷盜出來。好和我同逃回中國去。我待不肯。又見他哭得可憐。祇得收了金器。前幾

日、因、爲、天、雨、差、不、多、有、一、星、期、不、會、會、面、他、還、寫、了、封、信、給、我、上、面、寫、了、他、的、住、址、約、定、了、時、刻、教、我、到、他、家、去、
 他、在、門、外、等、我、價、現、在、這、裏、我、所、說、的、都、是、實、在、情、形、沒、有、絲、毫、捏、造、這一段女偷男的故、亦、倒、也、新、鮮、之、至、巡、長、聽、了、鮑、阿、根、的、話、
 用、那、嚴、酷、的、面、目、鼻、孔、裏、哼、了、聲、道、幸、而、事、情、敗、露、得、早、再、遲、幾、日、你、這、拐、逃、的、罪、案、就、成、立、了、秦、珍、父、子、都、不、
 懂、日、本、話、鮑、阿、根、述、的、那、篇、話、一、句、也、不、知、道、熊、發、聽、得、明、白、知、道、日、本、警、察、決、不、肯、認、真、追、究、逼、迫、狠、了、恐、怕、
 還、要、說、出、不、成、聽、的、話、來、並、且、日、本、小、鬼、最、怕、西、洋、人、鮑、阿、根、又、在、湯、姆、遜、那、裏、當、差、更、是、不、敢、得、罪、他、的、打、狗、的、跟、小、鬼、那、裏、攪、得、起、便、和、秦、東、陽、商、議、道、依、我、聽、鮑、阿、根、向、巡、長、說、的、情、形、我、們、難、得、佔、上、風、上、風、未、必、不、能、佔、只、是、隨、得、與、穩、不、堪、罷、了、祇、要、金、器、
 既、經、證、明、不、是、他、的、了、任、憑、警、察、去、辦、罷、秦、東、陽、在、警、察、署、坐、了、三、四、點、鐘、眼、睜、眼、睜、看、着、鮑、阿、根、說、話、的、情、形、並、
 警、察、揶、揄、的、詞、色、早、已、如、坐、針、氈、此、時、聽、了、熊、發、的、話、即、點、頭、道、總、得、想、個、收、科、的、法、子、才、好、不、要、太、虎、頭、蛇、尾、
 了、更、惹、人、笑、話、熊、發、道、你、是、事、主、有、些、話、不、便、和、巡、長、說、且、等、我、去、說、說、看、是、怎、樣、說、着、拉、了、巡、長、向、裏、面、房、間、
 商、量、去、了、好、一、會、巡、長、跟、着、熊、發、出、來、將、金、器、和、發、票、交、還、秦、珍、道、這、金、器、已、經、證、明、確、是、你、家、的、你、等、可、先、拿、
 着、回、去、鮑、阿、根、我、自、會、處、置、他、秦、珍、接、了、道、謝、起、身、秦、東、陽、扶、着、同、熊、發、坐、馬、車、回、大、塚、一、場、是、非、總、算、了、結、熊、發、的、機、謀、鬼、算、沒、有、白、做、秦、
 東、陽、悄、悄、問、熊、發、怎、生、和、巡、長、商、量、的、熊、發、搖、頭、吐、舌、道、險、些、兒、被、那、奴、才、佔、了、上、風、去、巡、長、橫、豎、不、關、痛、癢、說、
 鮑、阿、根、自、是、可、惡、祇、是、他、有、約、婚、的、證、據、又、在、西、洋、人、那、裏、當、差、不、能、隨、便、加、以、奸、拐、的、罪、名、若、要、認、真、辦、他、須、
 得、向、法、院、裏、起、訴、還、得、那、小、姐、親、自、到、庭、不、承、認、那、些、證、據、才、行、況、且、男、女、的、年、齡、相、等、鮑、阿、根、又、祇、到、過、秦、家、
 一、次、尙、是、那、小、姐、親、筆、寫、信、招、來、的、誘、好、的、罪、都、怕、不、能、成、立、我、聽、了、祇、得、說、於、今、並、不、求、如、何、辦、他、但、是、我、等

的體面不能不顧。金器不能不收回。還對他說了許多感激圖報的話。才答應還我們的金器。讓我們出了署門之後。方放鮑阿根回去。這事千怪萬怪。祇怪得次珠太糊塗。秦東陽恨道。還有甚麼說得。完全是鬍子鬍養壞了。到了此刻。還咬着說他的女兒不會成人。你看人家聽了。好笑不好笑。二人說話的聲音小。馬車行走的聲音又混住了。秦珍年老耳聾。全不聽得。須臾到了大塚。秦東陽邀熊義同歸家。熊義推說有客。先下車回去。秦東陽到家後。將一切情形告知秦珍。秦珍才知道自己女兒已經成了人深悔。在上海的時候。不該帶着女兒在堂子裏吃酒。倒局膽子也弄大了。臉皮也弄厚了。才敢幹出這等事來。這種家數本來太特別了想喊來教訓一頓。又平常嬌養得女兒性子不好。動不動就碰頭碰腦。痛哭起來。自己又年老。懶得淘氣。恨了一會。還是不說他的乾淨。祇吩咐秦東陽留心擇婿。趕緊嫁出門完事。暫且放下。再說熊義本是怕見秦次珠的面。故意推說有客。歸到家裏。湊巧真有個朋友來訪他。這朋友姓蕭名熙壽。保定府人。曾在南京和熊義同事。年齡三十多歲。生成一副鋼筋鐵骨。雖是自小讀書。却終日喜使拳弄棒。等閑三五十人。近他不得。民國元年。在南京留守府充當一名二等副官。與黃克強的鏢師蔣煥棠最是投契。蔣煥棠極恭維他的拳棒了得。他見了日本打相撲的練柔術的他幾次想飛入。參加戰團之意見四顯顯自己的能為。祇是不懂得日本話。沒法去打。他今日走三崎座經過。東京的戲院見外面豎了幾塊廣告牌。子寫着六國大競技五個大字。旁邊註明英國奧國德國美國力士團共十二人。來日本與柔術家大競技。假三崎座的舞臺。打一星期。蕭熙壽看了。納悶。怎的沒有個中國人在內。可惜蔣煥棠不會來。此說不得。我一個人也得去和他們較量較量。其好有舍我其誰之慨打勝了替中華民國爭點面子。就打輸了。又不是政府派送來的。祇丟

了我一個人的臉。幸好中國人能辦人個他罷存着。但是我懂不懂日本話。此事須得去和熊義商量。要他替我去辦交涉。主意已定。即乘電車到大塚。來至熊義家中。恰好熊義由警察署回來了。蕭熙壽將來意說了。熊義笑問道。你自料確有把握麼。蕭熙壽道。我並不會見着他們的本領。怎能說確有把握。不過他們柔術的手法。雖和蒙古傳來的擲較。差不多。但改良的地方不少。十分陰毒。傷人的手。好像沒有。我就敵不過他們。大約還可保得不至受傷。這是千種熊義道。你打算就在今晚去嗎。蕭熙壽道。他那廣告下面填的日子。是十一月十四日。連今日才打了兩天。我們今晚去。如打輸了。也還有工夫去找人復打。不要爭這口氣熊義道。武術裏面的事。我一些也不懂得。雖說得來幾句日本話。一點規矩不曉。這交涉恐怕辦不好。蕭熙壽道。有何辦不好。祇將我要和他們較量的意思說出。他們若是故意設這把戲。騙看客錢的。必沒有真貨。本領不肯與我較量。若肯與我較量。我們是別國的人。不懂他們的規矩。沒要緊。我一定要去。你知道我在此地沒多朋友。你不替我辦交涉。便去不成。熊義被說得無法。也有心想去見識見識。便答應同去。蕭熙壽就在熊家吃了晚飯。此時正在十一月。天氣寒冷。蕭熙壽穿一件銀灰色素緞面的灰鼠皮袍。青緞八團花的羊皮馬褂。熊義覺得這種裝束礙眼。教他換身洋服去。免得打輸了的時候。惹人注意。日本人輕薄。又素體中國人不起見了。這種服色。更要在後面指笑。蕭熙壽道。我正要注意穿洋服。他們不知道我是中國人。就打贏了。也沒趣味。不用換罷。並且你的洋服太小。與我的身體不合。我們就去罷。熊義祇得同他乘電車到三崎町的三崎座來。祇見那門首擁着一大堆的人。在那裏買門票。熊義往懷中摸出錢包來。想擠進人叢中去買票。蕭熙壽拉住他道。我們是來和他較量的。買甚麼門票。熊義道。沒有門

票不能進去。他們那知道我們是來較量的。不如先進去。看他們打一會你自己斟酌。可以上臺。我再辦交涉。你說。是麼。蕭照壽祇得應是。蕭照壽自照義買了票。二人進場。即有招待的人過來。看了門票的等級。引到頭等座位坐了。臺上還沒開幕。樓上樓下的看客。已經擠得滿滿的。外面還絡繹不絕的進來。祇聽得如雷一般的掌聲。催促開幕。不多一會。臺上出來了一個五十多歲的人。向看客行了鞠躬禮。登時樓上樓下上萬的人。寂靜無聲。蕭照壽抬頭看那人。穿着大禮服。軀幹雄偉。精神充足。頂下一部漆也似黑的鬚鬚。飄然過腹。放開那又響又亮的聲音說道。五國的力士團。慕我柔術家的名。不憚遠涉重洋。前來研究。尙武是我國的靈魂。柔術是尙武的神髓。這時候正是我柔術家逞精神。千載一時的機會。鄙人特召集江戶日本古稱江戶健兒。一則酬答力士團遠來的盛意。一則顯我柔術家的身手。今日是開幕的第二日。諸君注意。替江戶兒日本稱尙武之士及有氣骨之男子。爲江戶兒。有讚美之意。吶喊助威。說完。笑逐顏開的。復轉一躬。轉身步入內臺去了。樓上樓下的掌聲。復拍得雷一般響。蕭照壽問熊義聽說的甚麼。熊義釋給他聽。臺上已開了幕。東邊比排立着兩個西洋人。西邊立着兩個日本人。臺中豎一塊黑板。用粉筆寫着比武的二人名字。西洋人赤膊着。祇繫了一條短褲。兩手帶着皮手套。拳師用的日本人穿着柔術家的制服。兩個評判的。都是禮服。手上托着一個錶。看了看時刻。各牽着本國力士的手。一步一步走到臺中間。力士與力士握了握手。評判的與評判的。也握了握手。兩個評判的。同聲喊了句好。力士應聲各退了兩步。評判的復看了看手上的錶。口中數着。一二三。這三字才出口。那西洋力士。即向日本力士猛撲過來。日本力士躲閃不及。握拳對西洋力士迎擊上去。西洋力士將身軀一偏。來拳冷伸到脇下。祇用力一夾。日本力士的手。便抽不出來。西洋力士

身軀偏左。日本力士也跟着向左邊倒。偏右也照着向右邊倒。如此打法真正是笑得一塌糊塗日本力士急得面孔通紅。也是滿座的看客圍起來吼着笑。蕭熊二人看那西洋評判的笑容滿面。日本評判的狠現出不安的神情。想喊停止。比較。看看錶。時間未到。非本人聲明服輸。西洋力士決不肯放鬆的。蕭熙壽着意向熊義說道。那西洋人氣力雖大。可惜太不靈便。是這般夾了敵人的手。祇怕免不了。終要上當。當然話不話沒說完。忽聽得滿座都狂叫起來。看臺上時。日本力士的手。早抽了出來。已將西洋力士按倒在地。兩脚朝天。在那裏一伸一縮。登時兩個評判的互換了顏色。那叫好拍掌的聲。震得人兩耳都麻了。蕭熙壽歎道。這種笨蛋。如何幾千里巴巴的來比武。不要把人都氣死了。你就去替我辦交涉。能像這般蠻牛也似的能耐。大約三五個人。還可以對付得下。看學了柔術家的底數了熊義答應着。回頭找了個招待員。向他說了要飛入的意思。請他去裏面問。看許可不許可。招待員問共有幾人要飛入。都是中國人麼。熊義道。祇有一個。指着蕭熙壽給他看。招待員望着笑了笑。欣然跑向裏面去了。不一會跑回來。笑着向熊義道。已稟明了院長。甚是歡迎。請二位進去談話。熊義點頭。同蕭熙壽跟着招待員走入內臺。祇見裏面亂糟糟的。擠了一房的赤膊大漢。招待員引到一間小房內。開幕時演說的那鬍子。近火爐坐着。兩旁立着兩個穿柔術制服的漢子。在那裏說話。見招待員引着二人進房。忙起身迎接。招待員指着鬍子向蕭熊二人道。這是小杉院長。小杉不待二人行禮。走過來握手。狠表示親熱的樣子說道。得二位來飛入。我們力士團更增光了。二人各拿出名片來。熊義謙遜說道。我這朋友。平日醉心貴國的武士道。久有意瞻仰。難得今日這般盛會。一則專誠拜謁院長。一則見識見識。飛入的話。却是不敢。小杉請蕭熊二人坐了。陪坐着說道。兄弟也會在貴國北五省游

第九十五章 秦小姐愛狗結因緣 蕭先生打牛辦交涉

五十六

歷多年。傾致的地方不少。貴國的武技。兄弟是佩服極了。不過今日的會。雖也是一般的角技。是和貴國比武比較起來。却是有許多不同。貴國比武。不限時間。祇論勝負。不限手法。祇求克敵。我們這種角技。但由雙方同意。限定了時刻。或十分鐘。或二十分鐘。在規定的時間以內。無論敗到甚麼田地。祇要自己已承認服輸。評判的不能評判他輸了。以滿足規定的時間爲止。看最後之勝利屬誰。便算誰勝利了。手法也有一定的限制。受傷致命的地方。不許打。傷人致命的手。不許用。即在敗退的時候。用一毒手。可以轉敗爲勝。評判的不但不能承認他勝利。接受傷的輕重。還要責罰他。因此我們這種角技。沒有倣倖佔勝利的。中國拳術家比武。每有藉不留意。以能取於不能者。有此種限制。方顯出真實本領。更沒有 關殿傷生的。中國拳術家。以比武發生者。無在不有。識者所以鄙之。而拳術之所以不發達也。 蕭先生如肯賜教。也得依敵會的規定。熊義將小杉的話。一一譯給蕭熙壽聽。不知蕭熙壽聽了。如何回答。下章再說。

評

諺有之曰。男偷女。隔重山。女偷男。隔布欄。秦三小姐自己找上鮑阿根。當然算不了甚麼事。

鮑阿根吃官司。仗着西崽的官銜。日本警察。未免存點勢利之見。將他放了。這也是日本的法律。無夫姦。不爲罪的好處。又且秦三小姐不能出來對質。原告方面。要想辦被告一個偷竊的罪。也是不行。我想秦氏父子。一定氣憤不過。只有熊義一定得意。因爲鮑阿根到底挨了秦東陽一頓肥打。

日本柔術。原不及中國拳術之萬一。然而一則拳術式微。一則柔術盛行。皆由拳術不易提倡。柔術可以普及之故。作者痛心此事。故對於中日人柔術拳術之較量。不憚再三詳寫。前集一寫郭子蘭。再寫黃文選。今

則三寫蕭照壽案。

第九十六章 角柔術氣壞蕭先生 拾墜歡巧說秦小姐

却說蕭照壽聽了熊義繙譯的一段話，便問：「手法是怎生個限制？」小杉向旁邊兩個穿柔術制服的商議了一會，答道：「貴國的拳術手法太毒，比試起來，限制不能不從嚴。第一，不能用腿，不能用頭，鋒不能用拳，不能用肘，不能用鐵扇掌。」一名鐵扇不准擊頭，不准擊腰，不准擊腹，不准擊下陰。蕭先生能受這般限制，方敢領教。熊義照樣說了，蕭照壽笑道：「何不教我，我睡不着，不動，讓他們來打，豈不更省事嗎？」解頭熊義道：「他是不願意你飛入，故意是這般限制，使你聽了，知難而退的。」蕭照壽想了想，笑道：「他們的柔術，完全是打抱，俗謂之打抱雜架。小孩子們抱者，力也。好，我就和他打抱，見四十六章雜架，也不怕他。你說，我願受他的限制，便了。」熊義說了，小杉問幾人拔。連敵幾人之意熊義不解，小杉解說出來，熊義向蕭照壽道：「他問你能打幾個人，我看好漢難敵三把手，他們人多，車輪戰法，總有力竭的時候，不要上他們的當。」蕭照壽道：「你問問他，定要連打幾人才行嗎？我也有個限制，不論三人、四人都可，祇是時刻不能限制，以跌地沒有反抗力為輸。若依不得，我就罷了。」熊義對小杉說：「小杉躊躇了一會，復叫幾個柔術家進房商議，都露出為難的意思。小杉變了色，不知說了幾句甚麼，才回頭來向熊義說：『就依蕭先生的不限時刻，祇是手法及受擊地位的限制，須得注意，不要犯了。』」蕭照壽連說理會得。小杉引蕭照壽到臺口，向看客紹介。看客都鼓掌歡迎。蕭照壽雖則練武多年，平日在國內也和人比試過多次，但不曾正式上舞臺，比着給大眾觀看。今日是第一次經過，聽了那樓上樓下拍掌歡呼之聲，心中禁不住跟着「上一下」的祇跳，渾身都像不得勁似的，由不得

臉也紅了。非過柔人不能道此是得失之心太重的原故小杉紹介之後。復引回房裏來。心中着急道。我又不是不會和人比試過。我自己找着來的。若沒有把握。儘可不必為甚麼上臺就。那們不能自主起來。倘在對敵的時候。是這樣。還得一看桌上放着一瓶涼水。即起身拿起來。倒了一茶杯喝了。心神才安定了。小杉挑選了三個柔術家。都過來握手。說指教的時候。手下留點情。蕭照壽也不懂得。胡亂謙虛了幾句。外面已將來賓中國人蕭照壽飛入三人拔的牌子。懸掛出去了。大家睜着眼。等着中國人的身手。小杉拿出一套柔術的制服。給蕭照壽更換。蕭照壽不肯。祇將馬褂皮袍卸下。露出貼身青湖縐小棉緊身。青湖縐紮脚棉褲。覺得脚上漆皮鞋不合式。脫下來。向日本人借了雙穿木屐的開叉襪子套上。在地下踏了兩步。很是合脚。緊了緊腰帶。兩袖高高挽起。小杉親自同熊義當評判者一行六人。來至臺上。讓蕭蕭二人在東邊立着。小杉在自己三人中。指出一個。牽了手。走至臺心。熊義也牽了蕭照壽的手。照開幕時的樣子。互握了手。小杉呼着「一二三」。蕭照壽初次上臺。心中有些不定。恐怕失利。聽得「三字出口。向後倒退了兩步。立了個門戶。等他打進來。日本鬼乖覺也立一個架式。睜眼望着。祇不進攻。蕭照壽變了個撥草尋蛇的式子。左手向日本人臉上一晃。日本人急舉手招架。蕭照壽的手已收回來。看日本人的架式已動了。乘勢踏進步。劈胸就是一掌。日本人讓得快。祇在胸前擦了一下。蕭照壽見他讓過。正待追進。日本人將頭一低。彷彿中國拳術中黑狗鎖檔的架式。真快。一剎眼。已搶到跟前。蕭照壽怕他近身。右腳退了半步。右手用獨劈華山式的擊掌。朝日本人頸上截擊下去。日本人頸上着了這一下。禁不住身子向前一撲。雙手着地。那一個打成了狗吃屎的模樣口裏一疊連聲的喊犯規。看客裏面也有許多跟着高聲喊犯規。規的一陣喊聲。嚇得蕭照壽不敢下手了。白

本人立起身說。是這們犯規不能比了。小杉向熊義道。頭部是限制了不能打的。怎的動手便擊人頭部。熊義辨道。他實是擊在頸上。並非頭部。頸上是不曾限制的。小杉道。那是頸上。大家看見的。分明擊在頸上。祇是不會傷着那裏也就罷了。放賴換一個再比試罷。熊義對蕭照壽道。我親眼見着的是擊在頸上。他們人多偏要咬定是犯了規。依我的意思不必再比試了。彼來我寡。橫豈佔不了勝利的。蕭照壽道。且換一個試試看。此刻說不比了。他們定要笑我無能。熊義點頭道。你小心一點就是小鬼是最無信義的。放賴說着仍退回評判席。小杉又在立着的二人中。指了一個蕭照壽。看這個的身軀。雖比剛才那個壯實些。却不及那個靈活。在握手的時候。就好像打怕了的人似的。一雙眼睛和耗子眼一般。圓鼓鼓的望着。評判的三字還沒喊出。已掙開手。往旁邊一躲。蕭照壽恐是誘敵。仍退了一步。心想此番索性和他扭打一會。看他如何。借口日本人見蕭照壽立着不進攻。祇得步步防備着。舉手向蕭照壽打來。蕭照壽等到切近。猛不防一把抱住日本人的腰。用勁往地下按。日本人也纏着蕭照壽。兩個對擠對按。蕭照壽一下鈎住了日本人的腳。將身子一偏。日本人已立不住。往地下倒。祇是雙手緊緊的箍着蕭照壽不放。蕭照壽也同倒了下去。日本人在下。蕭照壽在上。在地下揉擦了好一會。日本人翻不上來。第二個打成忽然高聲喊捏了我的下陰。他這聲才喊了出去。底下看客中。仍是許多人跟着喊。不准捏下陰。不准捏下陰。蕭照壽雖不知喊些甚麼。但估料着又是借口犯規了。小杉同熊義走近身來。察看日本人躺在地下。還祇管說捏傷了。下陰。小杉即叫停止比試。蕭照壽跳了起來。日本人也爬起來。故意彎腰曲背的。雙手撐了。下陰。苦着臉。哼聲不止。又被他捏了。蕭照壽對熊義說道。我兩手並沒近他下部。熊義即將此話對小杉聲明。小杉故

意看了看日本人的傷痕說道。捏是捏了。幸喜不重。貴國的拳術本來多是傷人的手。蕭先生又有意犯規。我們兩國的感情素好。此是小事。不用說了。請進去坐罷。蕭先生連敵二人。祇怕也有些乏了。請去休息休息。

此等地方若是

黃文漢必有方法對付。令人想念黃文漢不置。

熊義是巴不得不比了。蕭熙壽悶悶不樂的。跑到裏面也不開口穿好了衣。催着熊義走。小衫挽留不住。送出內臺。拿了幾張入場券。送給熊義道。明晚仍請貴友來賜教。若尚有能人願意來的。更是歡迎。

那不定要賴熊義收了入場券。隨口答應了。二人出了三崎座。蕭熙壽道。小鬼實在可惡。我若早知如此。也不來了。不幾千百回。熊義道。我終不服氣。我不會練得擒拿手。不會點穴。若在此地找着了。個會點穴的人。不過他們用這種鬼域技術。我終不服氣。我不會練得擒拿手。不會點穴。若在此地找着了。個會點穴的人。不知不覺的送他們幾個殘疾。才出了我這口氣。

不是氣憤之言。熊義道。快不要這們說罷。日本小鬼總不是好惹的。你沒聽得霍元甲大力士。死在小鬼手裏的事嗎。蕭熙壽吃驚道。霍大力士怎麼是死在小鬼手裏。我祇聽人說。霍大力士是人。家謀死的是誰。因甚事謀死的。却不知道。你且說小鬼怎麼生將他謀死的。熊義歎道。

如此人物被外國人謀死。絕不聞有人出來質問一說起來。話長得狠。在路上也說不完。並且我還不知道十分詳細。他有個最相契的朋友。現在此地。要真是可欺。

我明日給你紹介了。敬他慢慢將霍大力士的事情說給你聽。蕭熙壽喜道。霍大力士最相契的朋友。不待說工夫。心是很好。結識了他。或者還可替我出這口氣。姓甚。麼。叫甚麼。名字。熊義道。他是直隸人。姓蔡名煥文。我和他原沒甚交情。到日本之後。才從朋友處。見過幾次。因聽他述過霍元甲的事。他住在早稻田的中國青年分會。蕭熙壽道。祇要知道住處。便沒交情。也可去訪他。好武藝的人。多是聞名拜訪。三言兩語說得投機。即成生死至交。

的況且都在外國。又是同鄉。我明日到你家來。同去會他。說完。二人分途歸家。次日蕭熙壽來至熊家。熊義已出

的況且都在外國。又是同鄉。我明日到你家來。同去會他。說完。二人分途歸家。次日蕭熙壽來至熊家。熊義已出

的況且都在外國。又是同鄉。我明日到你家來。同去會他。說完。二人分途歸家。次日蕭熙壽來至熊家。熊義已出

的況且都在外國。又是同鄉。我明日到你家來。同去會他。說完。二人分途歸家。次日蕭熙壽來至熊家。熊義已出

的況且都在外國。又是同鄉。我明日到你家來。同去會他。說完。二人分途歸家。次日蕭熙壽來至熊家。熊義已出

的況且都在外國。又是同鄉。我明日到你家來。同去會他。說完。二人分途歸家。次日蕭熙壽來至熊家。熊義已出

的況且都在外國。又是同鄉。我明日到你家來。同去會他。說完。二人分途歸家。次日蕭熙壽來至熊家。熊義已出

外問下女知道去處麼。下女又不懂得，祇得留張名片，用鉛筆寫了些責他失約的話，交給下女去了。此時熊義被秦東陽拉去，正和秦珍商議秦次珠的婚事。緊接上文秦次珠從昨日警察來過之後，一個人躺在床上，蒙頭蓋被痛哭不止，晚飯也不吃，直哭了一夜，兩眼腫得和酒杯樣大。又羞又氣，又恨又急秦珍親到床前，叫他起來吃飯，他祇哭泣，似不會聽見。秦珍教兩個姨太太來勸，倒被秦次珠罵得狗血淋頭。又嬌又悍，又酸又辣，對二姨太太又有些隨口溜的秦珍沒法，命秦東陽請了熊義來，在秦珍的意思。雖知道熊義家中尚有妻室，祇是過門上十年了，不會生育。熊義久想再娶一房，自己女兒又會和他有染。此刻那去擇乘龍快婿，不如索性由自己，主婚將女兒嫁了他。料想二人沒有不情願的。一林錦被羅錦錦，沒奈何的這這法同兒子商量了一會，秦東陽也祇得說好。熊義來至秦珍房裏，秦珍用話套了會，熊義的口氣似乎願意，即教熊義去勸秦次珠起來，不要急出了毛病。究竟是交，母之心熊義領命，逕到秦次珠床邊坐下，見他面朝裏，拳做一團，睡著。熊義輕輕喚了兩聲，也不答應。熊義知他是醒着的，即說道：事情已到這樣急也無益。鮑阿根在警察署當着大眾，宣佈了你許多不中聽的事，還說要拿你親筆信用珂羅版照了，並你的歷史陰私之事，寫在上面，趁留學生開會的時候，發給這些人看，把你的名譽破壞得將來不能嫁人。他又說早已知道你是個極爛污的女子，不過哄着你睡睡開心，豈肯娶這種女子作妻室。並且說他是當西崽的人，那能供給這種浮薄女子的生活。你看鮑阿根既存心如此，你何苦再為他急得這樣。好利害的話，頭不由不，對得秦次珠心上去你是聰明人，不是太不值得嗎。秦次珠知道鮑阿根是熊義出主意作弄的心中，恨熊義入骨。熊義進房的時候，裝睡著，祇是不理。此刻聽得這般說，忍不住翻轉身來說道：你不用拿這些話來騙我。我相信他決不會如此說。熊義搶着說道：你說我騙你。

也罷。你和他二人的事。你是不會向我說過。他若不說。我必不知道。我且將他說的。你二人前後的事跡。照樣說出來。你便再不能說是我騙你了。接着將鮑阿根昨日對巡長述的那段話。又添了許多枝葉。說出來。天竺的證據。不怕秦次珠不氣得。秦次珠眼睛都直了。一會兒。眼淚和種子一般。枕頭透濕了半截。忽然將臥被一揭。坐了起來。罵道。我真鬼迷了心。過了這種沒天良的東西。你死了。那世轉劫出來。還得當西崽。熊義道不必氣得再罵了。世界上那有好人去當西崽。你自己年輕沒經驗。上了當。幸發覺得早。不然還有吃虧的事在後面呢。丟開了罷。也不要放在心上了。鬍子見你不吃飯。他氣得也不肯吃。秦次珠道。誰教他不吃的。六七十歲的人了。還終日迷着兩個狐狸精。那有工夫把心思想到女兒身上的事。妙極妙極。我以為秦次珠不聽說這句話。只是做書的怎樣會想得寫得出來。熊義即將秦珍套問口氣的話說了。秦次珠笑道。他若早知道是這樣。那有這般氣受。我問你昨日那包金器。拿回了沒有。熊義起身道。拿回了。你起來。我們同到鬍子那裏去坐坐。使他好放心。秦次珠道。我此刻不知怎的。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見鬍子的面。那二妖精。我更是不願保他。接着嘆了聲道。想起來。我又恨。若不是二妖精。纏着你。這不成才的。不要臉。被我撞着了。我又怎得一個人與那奴才相遇。我知道你昨日與二妖精。是心滿意足的了。熊義故作不知的問道。你說的是那來的話。我真不懂得。秦次珠伸手在熊義臉上羞了羞道。你這樣子。祇哄得老糊塗了的。秦鬍子。哄得我。麼爲甚。麼下女。叫你有客不能來。二妖精來。就沒有客了。並且去了那們久。二妖精回來。那種得意神情。我兩眼又不瞎了。熊義也伸手在秦次珠臉上羞了一下道。鬍子聽了。休得如此。瞎說。清天白日。又不是禽獸。難道有甚麼事不成。秦次珠冷笑道。清天白日。便是禽獸。我看你早就成了禽獸了。都是禽獸。用不着難聽的。在我跟前。何必也這樣撇清。眼

義尙待辨白。秦次珠連連搖道：罷了罷了。越說越令人生氣。要到鬪字房裏去。就走罷。說着穿好了衣。蓬頭散髮的下床。同熊義來到秦珍房裏。秦珍祇輕輕訓責了兩句。倒安慰了一長篇的話。此之謂不痴不能談記星者家豈不作阿翁裏恐怕蕭熙壽來。向秦珍說了。告辭歸家。見下女拿出蕭熙壽的名片來。看了看。也沒得話說。以為下午必然再來。就坐在家中。候至晚間。尚不見來。鄒東瀛回了。說李平書在上野美術館。開書畫展覽會。從漢魏六朝以及於今。名人的書畫。共有三千多軸。日本許多王族貴族在那裏看了。羨慕得了不得。新聞紙上也極力恭維他收藏宏富。要邀熊義明日同去。寬寬眼界。熊義笑道：我於書畫。素無研究。白看了。也不知道好壞。並且我今日因有事。失了朋友的約。明日必然再來。實沒工夫陪你去。接着將昨夜三崎座比試的話。說給鄒東瀛聽。鄒東瀛喜道：這倒好。要子。可惜我沒去看。我生性歡喜武事。小時候也曾請師傅在家裏。操練過半年。後來因為愛嫖。將身體弄虧了。吃不了苦。便懶怠下來。一天不如一天的。到於今。是一手也沒有了。不過看人家練工夫。深淺也還看得出。在此地有一個好手。輕易不肯和人談工夫。看去就和閨女一樣。誰也看不出他有那們本領。我和他相交得久。知道他的歷史。去問他才肯略略的說些。若在旁人。便罵他幾句。打他幾下。也逼不出他半句話。工夫的話來。功深筆到才有此忍耐。力可不是容易的事。他是鳳凰廳人。姓吳。名字叫寄靈。帶着兄弟吳乘方。在這裏求學。他今年四十歲了。還是童子身。在他說是嫌女人醜。不肯娶妻。知道他歷史的。說他練的是童子功。一破身便壞了。功夫熊義道：練工夫又不_{知道}是甚麼醜事。何必這樣諱莫如深。做甚麼。你那裏鄒東瀛道：有工夫的人。不談工夫的。很多。但他這深諱不言。却另有個緣故。他兄弟曾對我說過。他那鳳凰廳的人。性強悍得狠。吳寄靈當二十歲的時候。跟着鄉裏的教師。練

了幾場拳。不知因甚麼事和教師有了點意見。他忽然覺得鄉裏教師一句書沒讀。心裏不通。練的工夫。必然是錯的。也毋庸再去拜師工夫。祇要苦練沒有不成功的。說然他從此一心專練。也沒和人比試過。如此練了三四。年。風風廳多山。山中的野獸極多。因此山下住的。都是獵戶。吳寄靈也有時上山打獵。但他的性子孤僻。不大和那些獵戶說得來。平素獵戶上山。用甚麼器械。他又不曾看見。他就祇帶着一把二尺來長的單刀。那裏獵得着。鳥獸呢。單刀獵取一日他在山下閑走。劈面遇着一個獵戶。背着一桿鳥鎗。肩着一枝丈多長酒杯粗細柏木桿的。點鋼尖矛。鄉間謂之竹葉矛吳寄靈問道。打獵去。還是獵了回來呢。獵戶道。我在家中坐着。剛聽得這山裏有野雞叫。才出來。吳寄靈問他的姓名。他說叫何老大。吳寄靈道。我同你上山去看看。使得麼。何老大道。有何使不得。祇是你沒帶兵器。倘若遇了野獸。受傷須不要怪我。吳寄靈道。我鎗矛都沒有。祇有把單刀。我家就在這裏。請你等等。我去拿來。說着。跑回家拿了單刀。復到那山下。祇見又來了個獵戶。同何老大立着說話。也是背着鎗。肩着矛。裝束都一樣。吳寄靈問何老大。知道是他兄弟何老二。三人同上山。尋覓野獸。打了兩隻野雞。不見有野獸了。正待下山。歸家。何老二忽然擋着對面山上喊道。不好了。你們快看。那個金錢豹多大。呵呀呀。那畜牲看見我們了。朝這山上跑來了。奇罕吳寄靈何老大隨手指的山頭望去。祇見離不了十多丈遠。一隻水牛般大的金錢豹。拖着一條四五尺長。鐵棍似的尾巴。朝這山上。如箭離弦的梭了來。一剎眼。就祇差了五六丈。嚇煞人也何老大嚇慌了。來不及舉步。左手抱鎗。右手抱矛。放倒身軀。往山下就滾。嚇跑了風風廳都是高山峻嶺。上下都難。他們獵戶。都練就了這種滾下山的本領。倉卒遇了猛獸。便仗一滾脫險。當時何老大滾了下去。何老二也待要滾。吳寄靈真急了他。

那會、越過這種工夫。又阻止他們不聽。祇急得一手將何老二抱的矛奪了下來。丟了刀。雙手持矛。看豹子時。僅離身丈來遠。見吳寄靈挺矛立着。身上的花斑毛都豎起來。鼓起銅鈴也似的眼。前爪在地下爬了兩下。一聲身躍了丈多高。朝吳寄靈撲來。吳寄靈也不避讓。挺矛朝豹子的白毛肚皮便刺。恰刺一個中。迎着豹子向前一竄的勢。矛陷入腹中尺來深。豹子因用力過猛。竄過吳寄靈的頭。從背後落下來。才也跟着往背後一。反吳寄靈緊握着矛。翻身見豹子前脚跪了一隻在地下。後脚撐起矛桿太軟。逼彎了。幸不曾斷。幸是柏木性柔。若是剛性的木桿。早斷了。吳寄靈恐逼斷了矛桿。想抽出來。再刺。祇抽出五六寸。豹子禁不住痛苦。狂吼了一聲。復一躍七八尺高。矛脫出來。鮮血隨着如泉湧。灑了一地。說時遲。那時快。那豹子一躍之後。四脚剛剛着地。護着痛。正要再向吳寄靈撲。誰知吳寄靈緊了一緊手中的矛。認定豹子的腰肋刺去。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續寫。

評

日本柔術。乃是從損踐解數中節取而成。清初損踐盛行。(清語謂之拉布庫)頗有健者。同光以降。浸式微矣。其身手雖不及拳術之神奇。而工夫深者。亦可以無敵。

吾國拳術。最重殺手。不用則已。用即非致人於死不可。蓋習拳之原意。本以防不測。盜賊之來。出於不意。苟非一手了却之。即自身有生命之危險故也。少年恃勇而好鬪。往往釀成鉅案。於是老宿始斬而不傳。今之號稱拳術者。多係花架。整套演來。頗為可觀。但可觀而不可用。用亦不足以殺人。苟能普及。亦尙在日本柔術之上。因身手靈活。倍蓰之也。蕭熙壽與日本人角技。被種種之限制。日本人猶以詭詐求脫。可見柔術之

第九十七章 吳寄齋蠻鄉打獵 章筱榮獸行開場

六十

不中用。爲吾國拳術之不可不講求也。

熊養勸秦次珠。得方在述鮑阿根口供以爲之證佐。不由秦次珠不信。可見其人計畫之完密。與口齒之伶俐矣。此其作惡之才。當與王甫察相伯仲。

第九十七章 吳寄齋蠻鄉打獵 章筱榮獸行開場

話說吳寄齋緊了緊手中矛。趕上前。那豹子剛落地。便朝他肋下猛刺過去。這一下給刺穿了。矛尖透入土中。幾寸深。豹子睡在地下。吼着喘氣。那聲音山谷都應了。四脚亂動了一會。吳寄齋死挺着矛。那敢放鬆半點呢。那豹子足足喘了半點鐘久。聲息才漸漸的微了。四脚也不動了。這一段打豹子的文章確是實情和估計着不能再活。這一段打豹子的文章確是實情和估計着不能再活。鬆了鬆勁。吐了口氣。向山下喊。何老大。喊了幾聲。聽得下面答應。何老大何老二都爬了上來。見豹子已經死了。歡喜得甚麼似的。何老二過來接矛。說道。你鬆手去歇歇。我替你挺着。吳寄齋實有些力乏。卽鬆了手。何老大在地下拾起那刀。笑嘻嘻的走到豹子跟前。一手抓了頭皮。一手持刀。將頭割了下來。鳳凰廳獵戶的習慣。打獵時。遇着猛獸。誰先下手。打的誰。獨得那頭。皮肉均分。多少仍是一樣。但是得頭的人。大家都得去道賀。送酒食給他。非常的光彩。此亦強悍之也。何老大割下那頭來。將刀還給吳寄齋。雙手捧了頭。對吳寄齋道。請你同我兄弟。抬這身軀下山。吳寄齋那時年輕。獨自刺殺了這們大的豹子。心中非常得意。一時也沒留神。卽同何老二。抬了豹子跟着何老大。下。山在路上遇着的人都跟了看。有認得何老大的。趕着道恭喜。問打豹子時的情形。說這水牛般大的東西。不是一把好手。那能制服得他下。何老大便也裝出高興的樣子。指手舞脚的說他如何。一矛刺中了肚

皮再一矛結果了性命。何老大吳寄齋聽了不服，放下豹韁，問道：「怎的是你刺殺的？你們兄弟兩個見豹子來，就滾下山去了。我刺殺了你們才上山，趕現成的割下頭來，好不害羞。硬想奪我的豹子頭去。何老大冷笑道：「這人才不害羞，你不去照照鏡子。可是刺殺豹子的人物，並且你祇帶了把刀。這豹子分明是矛刺死的。你還想爭我的功嗎？諸位大家看那枝矛，不是有許多的血跡，看的人聽了，見吳寄齋身體瘦小，又沒穿獵服，不像能刺豹子的人，便都和着何老大說，有那揄的，有冷嘲熱笑的。令人難受得很有問何老二的，何老二自然說是哥哥殺的。吳寄齋急得將上山及遇豹子刺豹子的情形說給大家聽。那些人祇是不信，沒法，祇得高聲說道：「諸位，必不相信。我有個最容易證明的法子。諸位，剛才說的能刺這般大豹子的人，必是把手何老大又說我不像個刺豹子的人。我於今同何老大打他，既能刺豹子，必能打得我。過請諸位作證，誰打贏了豹子，是誰刺的，打死了，不要償命。只有蘇看的人聽了說這法子公道。風俗諷悍也。何老大原沒領聽了，這話有些膽怯，祇是大家贊成這辦法。吳寄齋又逼着，不由他不依。吳寄齋已由豹韁上取下矛來。（用矛扛抬豹韁，故言從豹韁上取下）揮手教看的人立遠些，矛尖指着何老大道：「來來來，何老大無奈，也挺矛說道：「且慢，我還有話說。吳寄齋祇道他真有話說，將矛頭低了，低說道：「甚麼話？快說。何老大乘吳寄齋說話的時候，挺矛朝前胸猛刺過來。吳寄齋吃了一驚，說時遲，那時快，矛尖離胸祇有半寸遠，讓不及，架不及，趕忙往後一退，鬆手將自己的矛一丟，一起手將矛尖奪住，憤極了，用力一拖，何老大怎禁得吳寄齋猛力，身子往前一栽，恐怕跌地，鬆了矛。吳寄齋手法何等快捷，立刻將矛尖掉轉，何老大脚還不會立住，矛尖已到肋下。你躲躲，看尚沒看清楚，矛尖已洞穿了肋骨，身子往後便倒。矛

跟着透過脊梁插入地下。吳寄齋一手握住矛柄，一手指着大衆說道：諸位請看我剛才刺殺這豹子，正是這種手法。諸位相信了麼？所爭者此一句話也大家吐舌說相信了。吳寄齋抽出矛來，指着何老二道：你來，你來，何老二嚇得發抖。那裏敢動呢？吳寄齋道：我並不和你打，你祇向諸位說明，你哥哥是如何起意謀奪我的豹子頭，便不干你的事。何老二見哥哥被吳寄齋刺死在地，哭向衆人道：豹子實不是我哥哥刺殺的，當豹子來的時候，我哥哥先滾下山，我也待往下滾，他將我手中的矛奪下來，至如何的刺法，我和我哥哥在山下不曾看見，祇聽得豹子喘吼的聲音。這種聲音我等聽熟了，不是受了致命傷，不這般喘着吼。我哥哥即向我說道：豹子一定被姓吳的刺殺了。祇是他又不是獵戶，倒刺殺了豹子。我等反逃避下山面子上須不好看。何老大死於此矣，人誰不要面子奈何？我們細別人之面子以爲自己之面子哉。何不冒這功好在刺豹子的矛是我們的，他祇帶了把刀，他要爭着說是他刺殺的，道理說不過去。當時是我，不該贊成他才弄出這事來，衆人聽了，睡一口罵道：爭奪人家的功勞較量的時候，又想暗箭傷人，這是該死的。絕的評列入頭其強，抑我服其強矣。你自家去收屍安葬罷。豹子頭是吳家的，我們大家送到吳家去，衆人說了之後，教吳寄齋捧了那頭，也不顧何老大的屍首，與何老二哭泣都高高興興的，擁到吳寄齋家裏賀喜。左近十多里路遠近的人聽說這事，絡繹不絕的來吳家慶祝勝利。新人也三代之，並進尚行也。何老二便從此沒人瞧得他來，你看那鳳凰廳的風俗，強悍得厲害麼？熊義聽出了神，至此問道：後來他怎的會到這裏來留學的哩？鄒東瀛道：他就是那年從黎謀五先生讀書漸漸的變化了氣質，覺得少年時候幹的事野蠻得不近人理，深自隱諱，不肯向人道出半字。照此看來人又不可以不讀書。

民國二年，湖南考送留學生，兄弟兩個都考取了，才來這裏留學。此刻住在勝田館。熊義道：若是我那朋友蕭照

善聽了。一定要去拜訪他。鄒東瀛道：拜訪是拜訪，祇是他出來同日本人比武，他必不肯的。當晚二人復開談了一會，各自安歇了。次早熊義還睡着沒起床。蕭熙壽來了，從被中將熊義拉起，問昨天失約的緣故。熊義胡亂掩飾了幾句。蕭熙壽道：我昨日從你這裏出去，因為我的信件，都是由青年會轉，順便去看看有信來了沒有一進青年會的大門，就聽得裏面有人像喊體操的聲音。在那裏一二三四的數，許多人的腳，頓得地板亂響。我想體操的腳聲，沒那們重。推門向裏一看，祇見十多人，成行列隊的，正在練拳。一個教師，兇眉惡眼，一臉的橫肉，年紀有四十多歲了。一邊口裏數着，一邊陪着學生練。看他的手脚，乾淨老辣得狠。我便有心想結識他。見正在那裏教，即找了個會裏的職員，問個詳細，才知道天津的武德會，在此地設了個分會，問會長是誰。那曉得，就是你說的甚麼蔡煥文。那教師姓郝，叫甚名字。那職員也不知道。熊義笑道：你聽了，不更歡喜嗎？去打小鬼，又多一個帮手。蕭熙壽也笑道：我自是歡喜，你快洗了臉，用早點，同去青年分會看蔡煥文，不要遲了。他出了門，會不着，又得耽擱一日。你不知道我那想去復打的心思，切得厲害。熊義洗了臉進房道：我再說個人你聽，你一定又要歡喜得甚麼似的。隨將昨晚鄒東瀛所述吳寄齋刺豹的事，復說了一遍。蕭熙壽真個喜得跳起來，逼着熊義請鄒東瀛過來，求他立刻紹介去會。鄒東瀛道：吳寄齋不妨遲日去會，他橫豎不肯去同日本人比武的。先會了蔡煥文，打過日本鬼，再說。蕭熙壽心想也是不錯，祇得等罷。用過早點，同到早稻田青年分會來。蔡煥文提着書包，正待去上課。熊義上前給蕭熙壽紹介了，述了拜訪之意。蔡煥文忙握手行禮，邀到樓上。蕭熙壽看那房中，一無陳設，幾個漆布蒲團之外，就祇一張小几子，塞在房角上。四壁掛滿了刀劍棍棒，還有一張朱漆酒金花雙線彈弓。

一個鐵鎗彈。盛着一囊彈子。都懸在壁上。蔡煥文將房角上的兒子拖出來。放在當中。四圍安了幾個蒲團。請蕭熙二人坐下。自己到隔壁房裏。托出茶盤烟盒來。蕭熙審看了隔壁的房。又見這房中席子的邊都磨花了。料定這房是他專練把勢的。蔡煥文陪坐着。向蕭熙審客套了幾句。蕭熙審是個直爽人。看他的言談舉動。實是直爽不過。開口即將三爵座比武的事。說了出來。要求蔡煥文。就今晚去復打蔡煥文聽了。也是氣不過。說道。日本小鬼。最是不肯給便宜。中國人佔足下。既是得了這們個結果。真說兄弟去。不能佔勝利。便是霍大力士來。也是佔不了勝利的。好在足下並沒吃虧。依兄弟的愚見。犯不着再去和他們較量了。是深知小鬼蕭熙審道。可惡小鬼太作弄中國人。這口氣不出。我心實不甘。我想足下必會擒拿手。和他們比試的時候。冷不防的。趕要害處點他一下。不送了他的命。也要使他成個殘廢的人。蔡煥文笑着搖頭道。使不得。承足下見愛。不生氣。他和我們並沒深仇。他也是爲要名譽。使狡計兒。無非想足下不和他比於足下的名譽。又無損傷。無端送了人家性命。端人取友。必端蔡煥文。並且仍是不能增加名譽。心術上似乎有虧些。是見道蕭熙審聽了。不覺肅然起敬。道。好話好話。正當極了。我心中因一時受氣。不過逼得走了極端。恨不得將那些小鬼一個個都弄成殘廢才覺開心。一日兩夜。全是這般存心。直到此刻。方明白過來。竟是大錯了。復打真犯不着。破蔡煥文一蕭熙審至此。便想開霍大力士的舉。猛然聽得窗外樓底下。砰然一聲。手鎗響。三人都驚得站起來。接連聽得響了兩聲。青年分會樓上。住了四十多會員。聽了這鎗聲。齊向樓下飛跑。一陣地板聲。就像起了火逃命一般。蕭熙審道。甚麼事。我們何不也出去看看。蕭熙道。我們就此回去罷。蔡君把功課看得重的。不要在這裏就攔了他上課的時間。蔡煥文因在畢業試驗的時候。也實在怕誤了。

功課不能畢業。巴不得二人快走。即提了書包。送二人出了青年會。也不打聽鎗聲因何而起。向蕭熙說了兩句道歉再會的話。匆匆的去了。蕭熙見青年會旁邊一所小房子門口擁着一羣中國人都顛起脚伸着脖子。爭向房裏望。房裏還有人在那裏拍桌打椅的大罵。蕭熙笑道。你聽聲氣也是中國人同去看看。在日本動手鎗這亂子祇怕鬧得不小。熊義道。去看他做甚麼。不要碰着了那手鎗的飛彈受了傷。才沒處伸冤呢。蕭熙噙了聲道。你的命就這們貴重。門口那些人不怕手鎗飛彈就偏偏打着了你說完。也不管熊義來不來。提起脚飛跑到那門口。他力大擠開衆人就門縫朝裏一望。也沒看出甚麼。祇聽得有女人哭泣的聲音。一個男子也帶着哭聲說道。你這樣欺負我。我也不在這裏礙你的眼了。拿路費給我。就回國去。你記着就是。你拿手鎗打我。到_{甚麼事}底是一個男子的聲音。略蒼老一點。說道。你要回國去。你就走。我拿手鎗打你。不錯。你有本領。隨便甚麼時候。你來報仇。便了。女人忽然停了哭聲。說道。你們再要吵。不如拿手鎗索性將我打死。你們不。打我就自己一頭撞死。帶哭聲的男子。鼻孔裏連哼了幾聲。道。你這禍胎死了。倒沒事。你就撞死。我自願償命。有了你。我橫豈是要遭手鎗打死的女人。即放出狠決絕的聲音。說道。好好。我死了。看你有得快活。接連聽得幾個人的脚。擦得簾子亂響。氣喘氣急的好像幾個人打做一團。不一刻。女人放聲大哭。_{絕妙一齣}蕭熙壽狼覺得詫異。問看的人。可知這裏面是誰。因甚事這般大鬧。即有人答道。這屋裏住了叔姪兩個。並不見有家室。他們叔姪的感情很好。平日出外總是二人同去同回。今日爲甚麼動手鎗打起來。却不知道。再聽裏面哭泣的聲音漸漸小了。嘩啦一聲。推開了門。一個十五六歲的男子。穿着青洋服。披了件獺皮領袖的外套。手中拿一頂矮帽。低着頭。淚痕滿面的。匆忙套上皮鞋。

第九十七章 吳寄蠶燈鄉打獵 章筱榮獸行開場

六十六

衆人忙讓開了路。他頭也不抬。逕向鶴卷町那條路上走去了。到底是在登時房裏鴉雀無聲看的人一閃都散了。麼一回打獵時。蕭熙壽看熊義還立在那裏等。跑上前笑道。你不來聽真好笑。話剛才從那屋裏出來的。那少年男子。你看見麼。熊義點頭道。看見了一個好俏皮後生。他那文弱樣子。也會打手鎗麼。蕭熙壽道。打手鎗的怕不是他。他大約是姪子。還有個年老點的是他的叔叔。聽他們吵嘴的口氣。又夾着個女子的哭聲。總離不了是一個醋字。何道說得兩樣。熊義旋走着說道。管他們醋也好。醬油也好。我們回去罷。蕭熙壽約了何時高興。即來邀鄒東瀛去拜訪吳寄蠶。二人分頭歸家去了。且說那打手鎗的是誰。因何這般大鬧。說起來也是留學界一樁絕大的新聞。鬧遍了東瀛三島。當日無人不知。無報不載。險些兇出了幾條人命。這該算。這叔叔兩個姓章。浙江人。叔名章筱榮。今年二十五歲。他父親兄弟兩個。都在英國甚麼洋行裏當買辦。積了二三百萬家產。並沒分析。各人都娶了三房姨太太。全家在上海居住。章筱榮的伯父七十來歲了。兩個兒子都在西洋留學。一個孫子。就是和章筱榮鬧的。叫章器傷。今年十六歲了。叔叔二人在上海的時候。手中有錢。就有一班不成材的青年。引着他們無所不爲。無人管束的。全沒些兒忌憚。有錢的人不教他這樣的放蕩。請問他要錢做甚麼呢。章器傷本來生得柳弱花柔。等閑千金小姐。還趕不上他那般靚。親不知被何人教唆壞了。叔叔兩個竟做出那非匹偶而相從的事來。該死。一日章器傷的父親。從西洋來信。教兒子去日本留學。章筱榮一則丟不開姪兒的情義。一則終年在上海也有些厭煩了。便向他父親說。要同章器傷去日本留學。他們有錢的人。聽說兒子肯去求學。那有不許可的。隨拿出錢來。叔叔兩個。雙雙渡海。便入了留學生的籍。初到日本的時候。在同鄉的家裏。住了幾個月。想在日本研究飲食男女的事。不能不學會日本話。年輕

的人祇須三五個月。普通應用的話便多說得來。章筱榮既將日本話學會。帶着章器雋在本所租了一所半西式房子。用了兩個日本年輕下女。也在明治大學報了名。繳了學費。領了講義。祇不去上課。講義係日本文。更看不懂。便懶得理他。如此章筱榮在上海的時候。長三么二堂子裏。浪蕩慣了的。到日本如何改得了這脾氣。也跑到京橋神樂坂這些地方。嫖了幾晚藝妓。章器雋作怪。居然和女人一樣。也吃起醋來。章筱榮一夜不回。第二日章器雋必和他鬧一次。也一般的撕衣服。打器皿。扭着章筱榮。爪抓口咬。其妙不可言章筱榮祇是低聲下氣的溫存撫慰。但是無論章器雋如何打鬧。章筱榮敷衍是敷衍。脾氣却仍是不改的。到日本不上一年。已鬧過無數次。鬧得章筱榮漸漸不耐煩起來了。有時也將章器雋罵幾句。甚至拿出叔子的架子來。動手打幾下。不知章器雋是不能失的。失了便真想收得回來。真是冤家聚了頭。章筱榮越鬧越橫心。章器雋就越鬧越兇。更事有靈巧他有一個同鄉姓張的。由江西亡命到日本。帶了個姨太太。名叫繡寶。本是在上海長三堂子裏新娶的。嬌豔不過。住在上野館。惹得一般輕薄青年。麤涎欲滴。住不到許多時。姓張的託人在袁世凱面前。運動了特赦。接了朋友打來的電報。須去上海接洽。因帶着家眷累贅。祇道去一趟就要回的。便將繡寶留在上野館。一個人回上海去了。張繡寶在上野館和一個姓李的姘上了。看過留東外史第四集的看官。總還記得有一回李錦雞在上野館鬧醋。險些要打手鎗的事。那二十來歲的女子。即是張繡寶。自李錦雞那夜鬧過之後。聽憑那青年會姓李的。獨自將張繡寶霸佔。沒人敢問。也沒人敢再吊張繡寶的膀子。祇可憐張繡寶的丈夫。一個人回到上海。誰知那電報是假的。剛到幾日。竟被偵探騙出租界。送到鎮守使衙門。連口供都不問。就活生生鎗斃了。這消息傳到上野館來。

張繡寶因相從不久沒有感情不獨不哭反殺千刀殺萬刀的罵他丈夫不該將他帶到日本來討饑子的看樣逢人便訴說姓張的不曾留下一點財產於今甚麼不問死了丟得他無依無靠浙江同鄉有幾個老成的人見張繡寶如此年輕一個人住在上野館又會鬧過亂子但是他有丈夫在別人不便去干涉他此刻他丈夫既是死了他總是浙江人同鄉的不能不顧全面子就在替姓張的開追悼會的時候提出善後的條件來善後無非先要錢留學界各省都有同鄉會同鄉會成立的時候都得積聚些會金各省多寡不等浙江留學生多會金也狠充足在全盛時代多至八千餘元當時出了張繡寶的問題有說從會金裏提出多少交張繡寶作維持費的有說規定一個數目從會金提一半大家再湊集一半的許多人正在議論忽然跳出個人來大聲說道一個月不過幾十元錢也值得這般議論也不必從會金裏提也不要大家湊集由我一個人擔負罷門內落髮跳出一個伙錢袋裝的好笑來了大家都聽了都吃一驚不知說話的是誰且俟下章再寫。

評

湘人有蠻至不知生死者如鳳凰廳居人之習尙可見一斑吾人以爲好勇鬪狠彼固以爲不如此不成爲男子漢大丈夫也會聞鄉僻間有相約死鬪者各以刀互斫不許躲閃亦不許攔格有血流蔽目猶奮刀直斫不已者必兩死而後已謂之硬打風俗强悍可謂至矣苟加以訓練直無敵於天下耳。

昔有人云禽獸至賤猶不男與男交故比及頑童直是禽獸不若至於叔姪之間而有是事則其離禽獸又隔數屢然非家交獸畜之於始不得發生此種奇變也故金錢爲萬惡之源於茲益信。

第九十八章 浪子揮金買蕩婦 花娘隨意揀妍頭

話說大家聽了這般大話，爭着看那人時，正是章筱榮。同鄉會都知他是個有錢的人，但是從沒聽說他做過慷慨疏財的事。他初來東京的時候，同鄉會因見他們叔叔是個大潤人，特意開會歡迎他們，要他多捐助點會金。預備將來或在北京，或在上海，設個浙江圖書館。他聽了，皺了一會眉頭，提起筆來，大出手，寫了十塊錢。這是有錢人的行徑

同鄉會的會長，冷笑了聲道：「我和你比財產，祇算得個寒士。我還捐了一百元，請你在十字上添一撇罷。你這樣的潤人，捐一千塊錢，辦這於全國有益的圖書館，也不算多了。也不覺冤枉了。」此人話也奈何與夠，不上金獸者言之。章筱榮嚇得吐舌。大家恭維的維恭，挖苦的挖苦，才改成五十元。倒是章器雋不待人費口舌，寫了一百元。以後無論開甚麼會，但是傳單上載了備會金的字樣，總不見他到會。這追悼會因有些設備，會金取得很重，他倒來了。張繡寶的生活維持問題，並沒向他商議。他忽然如此慷慨，說出這般大話來。當然別有用意。不由得到會的人，不犯疑。會長見他說得淋漓痛快，忙將手掌拍得亂響。衆人也跟着拍了一陣。會長等掌聲住了，說道：「既是章君肯如此仗義，一人擔負張繡寶的生活，我們的責任就沒有。」同鄉會借此卸責，未免太過於放任。真是難得。不過還有個問題，須得與章君大家研究。章君要知道我等所提議張繡寶君的生活維持問題，是因他年輕，遠在異國，一旦把丈夫死了，沒有依靠，恐怕為生活在此地弄出不應有的事來。一則對死去的張君不住，一則也失了我們浙江同鄉的體面。因此才提議籌點錢給他。若能為張君守節，可維持他下半世的生活。不然也有錢可以回國，隨他自行適人。總以不久住日本，不弄出笑話為目的。上野館是個藏垢納污之所，尤不宜住。章君美意，擔負他的生活，這一點是要請章君注意。

的章筱榮一口承認道。這是我應盡的義務。到會的人都知道張繡寶不是安分的人。又都不肯結怨。逼着他回國。在這裏不維持他生活。一定要鬧到實行賣淫。丟盡浙江人的臉。巴不得章筱榮出頭。頂這爛斗笠。祇要他不再住上野館。這榮目昭彰的地方。雖明知章筱榮不懷好意。誰肯多管閑事。使名譽金錢上都受損失。究竟日後仍除的會長是這地位的關係不能不正式作個問題。故意和章筱榮研究。他既一口承認是應盡的義務。會中尖刻的人便要張繡寶向章筱榮道謝。張繡寶本不知甚麼叫廉恥。真個就席上賺了章筱榮一眼。磕頭下去。大家又拍掌閑笑起來。會長連忙喊散會。從此張繡寶便由浙江同鄉會開會交給章筱榮了。 大書特書以正浙江同鄉會之罪 散會之後。章筱榮同張繡寶到上野館商議遷居。張繡寶水性楊花。見章筱榮年輕。又有的是錢。登時將那愛青年會姓李的情分。緣悉不遺的移注在章筱榮身上。自然是章筱榮因怕章器雋不依。不敢移到家中同住。就在本所離家不遠的地方。另覓了所屋子。帶着張繡寶置辦了些家具。清了上野館的帳。搬到新房子裏來。也雇了兩個下女。出入儼然夫婦。祇夜間不敢整夜的歇宿。如此過了四五個月。章器雋雖疑心章筱榮有外遇。但每晚歸來歇宿。鬧不起勁來。一日章筱榮到張繡寶那裏去。剛到門口。一個郵差送信來了。章筱榮接在手裏一看。封面寫着張繡寶女士。下寫青年會奉卿寄。連忙開了封。抽出來才看了一句來書具悉。張繡寶已在房中聽得門響。料道是章筱榮來了。跑出來迎接。一眼看見章筱榮手中拿着封信。臉上變了顏色。早已猜着是青年會奉卿寫來的一時祇急得芳心亂跳。不暇思索。一伸手便去奪那信。章筱榮怎肯由他奪去。將身一偏。搵得牢牢的伸遠了手。看張繡寶一下沒有奪着。心裏更急。見他伸遠了手。在那裏看。也不顧地下。晒髒了襪子。跳下去。一把將章筱

築抱住，擠在壁上，拚死去搶那信。章筱榮氣力本小，被張繡寶擠在壁上，動彈不得，祇緊握了信，舉得高高的一手去推張繡寶。口中罵道：「無恥賤人！我難道待你錯了？寫信引野鬼上門，你要知道他一門，張繡寶知道章筱榮最不足供大嚼呢。怕路歧，在他腳下捏了兩下。章筱榮的手果然縮了下來。張繡寶雙手捉着那手，用力撥開手指，兩個對撕。將信撕得稀爛。章筱榮喘着氣跳起來，罵張繡寶見已將信撕爛了，便大了膽，也開口罵道：「我又沒賣給你，我又沒嫁給你，你能禁止我和朋友通信？好沒來由，由是足之至一點也不講理。」一邊罵，一邊哭進房，反將桌上陳設的器物，朝蓆子上，擱得一片聲響，損完了。攀倒桌椅，打得乒乒乓乓。章筱榮站在玄關裏，日本式房屋大門內安放氣得手腳冰冷，本想跑回去。從此不理張繡寶。一轉念，又有些捨不得，味心錢也花了，錢際氣也受，了不知如媳婦糊的過去罷。聽他哭啼啼的在房裏打東西，把不住急，忙脫了靴子，走進房，圓睜兩眼，望着張繡寶，見他進房，停了手，往後便倒，腳連伸幾伸，一聲媽沒叫出，咽住了。氣直挺挺的，不動彈了。裝死裝得真像章筱榮看他的臉色時，如白紙一般，沒一些兒血色，怕閉住了氣，不得轉來，跑攏去，轉腰去摸他的手，竟是冰冷的。摸胸口，祇微微的有些動，倒嚇慌了。忙叫兩個下女大家來救，自己用大拇指，掐了張繡寶的人中。下女立在旁邊，望着，知道要怎麼救呢。幸張繡寶被章筱榮掐得人中生痛，忍不住了。哇的一聲，哭了出來。章筱榮才放了心。張繡寶一邊哭，一邊在蓆子上打滾，口中數說：「我直如此命苦，在堂子裏的時候，受盡了磨折，好容易嫁個人，飄洋過海到日本來，不會舒服一天，就分開了一天。一天的望他回來，眼都望穿了，望得一個死信，同鄉的一番好意，要湊錢維持我，你偏要當着人誇海口說擔負維持我的生活，誰知你倒起了不良之心，將我軟禁在這裏，一步也不許我出外。於今是更兇狠了，連和朋友通個信，也想禁絕我的。我又不犯

了罪。你是這樣的對待我。實在受不得。我去見同鄉會的會長。將你和我情形說給他聽。請他評判。評判看可有道理。好不章筱榮見他是這們說也真怕他去將實在情形告訴同鄉會的會長聽。反湊近身用好言去安慰他。張繡寶還做作了許久。才得平安無事。又過了幾時。這日章筱榮託人在上海買了些衣服裁料。與高采烈的一手提了一大包。來送給張繡寶。進房不見了人。下女驚慌失措的說是今早天才明來了一乘汽車。三個男子打門進來。太太還睡在床上。一個身軀矮小的男子。在床跟前和太太說了許久。太太祇是搖頭不起來。那矮子像狼着急的樣子。從懷中掏出一件東西。五寸多長。黑漆漆的。指着太太的胸口。太太嚇得扯被臥蓋了身體。我們不懂話。又見那矮子是來過幾次的。太太對我們說是他的兄弟。教我們不要告訴老爺。因此我們雖見那矮子的情形。是像逼着太太。太太不叫我們備去。我們就在這隔壁房裏望着。那兩個同來的男子。打開了櫃。將兩口衣箱。一個駝一口。送到汽車上。矮男子逼着太太起來。胡亂穿好了衣。提了那放在枕頭邊的小鐵箱子。被矮男子推着出去了。我趕過去問太太。上那裏去。老爺祇怕就要來家了。太太流着眼淚說道。我去去就回。老爺來了。你就說我出外買東西。那矮男子不許太太多說。拖上了汽車。飛一般的去了。去了我們兩人正在這裏着急。章筱榮聽了這話。急得祇管頓脚。看櫃裏的箱子。及稍值錢的衣物。都搬跑了。他曾見過李萃卿。是個極矮小的身體。知道一定是他。手中拿着黑漆漆五寸多長的東西。不是手鎗。是甚麼。必是張繡寶不願意跟他去。他說了許久。說不肯。祇得拿出手鎗來威逼他。可憐他一個弱女子。那有甚麼抵抗力。蕊蓮有心知卷雨楊花無力且隨風。但張繡寶既有招之使來未必不與李萃卿通同一氣。雖知李萃卿無錢。故尚有戀德之意。總之此等女子。決不能守。若一人安分度日。若李萃卿即不將他拐走。亦必另生枝節。若後結果更印。但是駕着汽車。將他弄到甚麼地方去了。一個人胡

猜亂想了一會，忽然想起那日的信來。雖然拖拖扯扯的沒看清楚，彷彿見上面有同歸於盡，不要後悔兩句話。因他哭哭啼啼，急得閉了氣。一時不好詰問他，氣平了之後，他又發誓願，表明心跡，是我大意了，不會注意防範他。李萃、卿這雜種實在可惡，若就是這般由他霸佔，不設法搶了回來，我怎能甘心。純子語此刻何不去青年會打聽，總能探出些跡跡，想罷，交了一塊錢給下女，教他買菜作零用，小心門戶。我每日仍到這裏來一次，將兩包衣服裁料收入櫃中，出來乘電車來至神田青年會，從會員一覽表內尋了個同鄉的會員，姓胡名璧的，抽出張名片來，交給門房去通報。見面之下，却是不會會過的。這胡璧雖是浙江人，十幾歲就在英國留學，居西洋八九年，直至前月才回來。因此章筱榮不會會過。寒暄幾句之後，章筱榮即問他知道李萃卿的下落否。胡璧道：李萃卿是我們會裏的幹事。我昨日在總幹事房裏坐，見他向總幹事請假，說有個親眷在橫濱中國會館，病得厲害，有信來招他去看護，病好得快。三五日便回。若病得在纏，或是死了，祇怕還要運靈柩回籍，耽擱三五個月，也不知道。總幹事說杜威博士就要來日本了，會裏歡迎他，須得人辦事，不能請這們久的假。他點了點頭就走。他走後，總幹事心裏有些不高興，說這人終日在外幹些不道德的事，有一次還在隔壁上野館，因爭風吃醋，要拿手鎗打人。我們青年會是個扶持人類道德的機關，會中有這種人，真是不幸的事。可見得不過問的，人總有人知道的。我聽了總幹事的語，才知道他是個不講道德的人。你要問他的下落，他是到橫濱去了。章筱榮問道：可能知他是一個人去，還是有人伴他同去的呢。胡璧搖頭道：我和他没交情，不是在總幹事房中遇着他，還不知他要去橫濱。誰問他是個人，是有人伴着，說話時的神色，似乎怪章筱榮不應該，是這般問，旋說旋拿了本書在手中，說完了，即低頭看。

書。一透章筱榮是想詳詳細細的打聽了。好去一把將張繡寶奪回來。一透胡璧那裏曉得。好像沒頭沒腦的一盆冷水澆了下來。章筱榮再也坐不住。神智昏亂的起身出來。胡璧祇略抬了抬身。並不遠送。章筱榮走出青年會。站在那石級上打主意。想就到橫濱去。忽記起李華卿有手鎗。在上野館爲爭風險些打死人。這一去遇着了。怎保得他不拿手鎗打我。聽下女說是三個人。則是他又添了兩個帮手。我要找帮手。倒容易。同鄉中有窮得精光的。自費生。多給他們幾十塊錢。不愁不幫我。祇是手鎗這東西。聽說要警察署的住居證明書。並許可狀。方能向獵鎗店裏去買。這許可狀如何問警察署要得着。我們又住在本所這人烟稠密的地方。不能說是防家。獨自站在石級上。想來想去。不搬到鄉村僻靜之處。必買不到手鎗。我此刻何不往早稻田大學背後一帶荒涼地方去尋尋房子看。在那一帶尋了房子。立刻搬去。到警察署借口防家。料沒不肯的。這一段又要教會許多。居留日本的新脚色。想罷。坐了乘人力車。拉到早稻田。開發了車錢。四處留意。看掛有貸家牌子沒有。沿途看了幾處。都不合式。選尋到青年分會旁邊。才尋了一所小小的日本式房子。倒狠精緻。找着房主人。問了問租價。懶得爭論。放了定錢。房主人將貸家牌子去了。章筱榮看錶已是午後兩點鐘。他自午前八點鐘在家。吃了點麪包牛乳出來。本打算在張繡寶家吃午飯的。因出了這亂子。直跑到這時候。才覺得腹中飢餓起來。恐料理店耽擱工夫。就在一家小牛乳店裏。吃了些麪包牛乳充飢。急急忙忙歸到家中。教一個下女在家帮着收拾行李。一個下女去告知房主人。因有緊要事故發生。立刻便要搬家。房金仍是繳足一個月。並不短少。要他派人來看房子。並沒損壞。回頭順便喚兩乘小車來。搬運行李。下女不知就裏。問因甚事。如此急急的搬家。章筱榮急得躡脚道。你管我因甚事。我教你去說。你照

樣去說了便是下女聽了。不敢再問。報喪一般的跑着去了。章器備道。又是甚麼鬼來了。住得好好的房子。這個月。還住不到幾日。白丟了一個月的房錢。勞神費力的搬甚麼。章筱榮道。你快收拾東西罷。不用囉唆了。我難道不曉得白丟房錢。真說一個月。便是一年。也要丟了。我自道理。你不用管。若再在這房裏多住一天。連我的命都沒有了。你小孩子。那裏知道。章器備見章筱榮說得這般。重又見他神色慌亂的樣子。祇道這房子要出甚麼毛病。便不再說。留學生家中。都沒多少器皿的。便是日本人家中無輪實當都沒多少器皿衣服更有假箱不像中國富厚人家衣服穿一年兩年即拿出來買重做新的一會兒拾齊好了。房主人來看過房。屋沒得話說。即時搬向早稻田來。次日到警察署說了為防家要買手鎗。請發給證明書許可狀。警察照例派人調查家裏的情形。見章筱榮家中像是有錢的。答應了。章筱榮拿了許可狀。跑到獵鎗店。買了桿勃郎林手鎗。帶在身上。五十塊錢。一個買了六個。幫手中有兩個是湖南省寶慶人。一個叫譚先箇。一個叫劉應乾。都略懂一點拳脚。受大亡命客連帶關係。跟隨到日本。大亡命客却不肯出錢供養他。便專一幫着那些有錢的偉人。跑腿聽差。是差使。隨事括削幾文。度日最希望的是大偉人。與大偉人鬧意見。見好平空捏出謠言來。不是這個大偉人要與那個大偉人為難。便是那個大偉人想刺殺這個大偉人。於是兩邊大偉人都要請他們來家裏保護。出外跟隨。他們就見神見鬼的。今日說那房角上有幾個形跡可疑的人。在那裏探頭探腦。懷中還像插着狠重的東西。大約離不了手鎗炸彈。我們過去識破了。他才走開了。明日又造一封匿名信。由郵局投來說多少恐嚇的話。大偉人生命何等貴重。重怎敢教他們離開一步。他們的生活。全是這般過度。一個人的錢好好的。問他借問他討。是沒有的。這譚先箇劉應乾二人。一响都靠着幾手拳脚。在陳軍長處少

將門下吃喝。劉蕪舟的戲班子到東京演戲的時候。譚劉二人跟着混了些錢。直到於今。幾個月全沒生意。上門打聽得章筱榮要我幫手。出得起價。人上託人。保上託保。生怕不合式。章筱榮用人之際。豈有不合式的。當下中了。願發了五十元身價。那四個是章筱榮的同鄉。身分和譚劉一樣。雖不會拳脚。身體却還壯實。發過身價。章筱榮將原由演說了。醫師一般的。要他們同心協力。找着張繡寶。務必努力奪回李萃卿。如敢抗拒。便活活的將他打死。有我姓章的負責。不與你等幫忙的相干。完全是惡口六人同聲應了。遵命。譚先闓道。此去既免不了有格鬪的事。我等須隨身帶着應用的兵器。方不至臨時受窘。章筱榮聽了。躊躇道。手鎗我祇得一桿。還費了無窮的手續。在此地如何找得出。隨身應用的兵器呢。譚先闓道。刀槍棍棒用不着。又要便於攜帶。又要不礙眼。我倒想出一種絕妙的兵器來了。章筱榮歡喜。忙問是甚麼。譚先闓道。花三塊錢。到五十錢均一店。日本有十錢二十錢五十錢均一各種店號陳列各色貨物價值相等等或十錢二十錢五十錢去買六根簿記棒。祇有尺來長。中間貫了鉛。拿在手中。和鐵尺一樣。非常稱手。若在致命的地方給他一下。也夠受的了。大家聽了。都得意。章筱榮登時拿出三塊錢來。交給譚先闓。教他立刻去買。譚先闓飛也似的去了。須臾汗流夾背的。抱了六根簿記棒來。一人拿了一根。插在褲腰裏。外面一點也看不出。章筱榮領隊。即時出發。乘火車到得橫濱。在山下町日之出旅館住下。次早章筱榮分派了各人分頭探訪。自己到中國會館。問李萃卿沒人知道。至黃昏時候。六人先後回來。都沒訪出下落。章筱榮急得。心裏如火焚。越是想。到張繡寶和李萃卿同睡時。情景。越是難過。整夜不曾合眼。誰叫你想連訪了三天。絕沒訪出一點踪影。心想胡壁所說。必是李萃卿隨意担出事。由騙着總幹事。好請假的。不如且回東京去。或者他還在東京。即不然。消息也靈通一點。遂領

着六人。復回東京來。此次費了五六百元錢。用了不計數的心血。沒一些兒效果。章筱榮自是氣悶。譚先園等六人也無精打采。祇得都以擔任探訪自矢。一有消息。便來報告。章筱榮沒法。祇索由他們去了。既沒了張繡寶。本所的房屋用不着。即時退了。開發下女。將器用一切。都搬入新家來。章器傷免不得尋根覓蒂。大吵小鬧。幾場。章筱榮。免不得極力溫慰一番。也就沒事。時光易逝。轉瞬過了月餘。一日。忽郵差送了封信來。封套上貼了無數紙條。係轉了數次的一看。還是寫了本所的地名。認得是張繡寶的字。心中喜得祇管砰砰的亂跳。急忙抽出信來看時。又忍不住淚如雨下。不知張繡寶信上寫些甚麼。下文再宣布罷。

評

有錢人家子弟。做正經事。沒有不吝嗇的。其家敦然也。然而走壞路。則用錢如泥沙。此則耐象素封所養成之者。故有錢人家。而不有此等子弟者。即潤人永世皆窮。窮人永世皆窮。（無教育費。則知識不足。無生活費。則根基不穩。）豈但天道講不過去。即人事也不能如此不平。

浙江同鄉會既開會。處置張繡寶。奈何委諸非親非故之章筱榮。以圖卸責。以後種種是非。同鄉會不得辭釀成之責。設當場決議。資送張繡寶回國。豈不乾乾淨淨。

以張繡寶之為人。豈一鬻足以供其大嚼者。李萃卿之外。原不妨加一章筱榮。即章筱榮鞠躬盡瘁之時。亦何不可加一李萃卿。使二難競爽。故以章筱榮一個之惡少。對此蕩婦。已必大有花樣可觀。況已有李萃卿之又一惡少者。而兩雄爭長焉。其鬧出新聞奇事。更可必矣。

第九十九章 奪姘頭惡少行劫 抄小貨幫兇坐牢

却說張繡寶的來信。上面寫着道。自那日絕早。被李華卿統率兩名兇漢。逼迫上車。盛囚犯一般的。由火車運到神戶。在須磨町鄉村地方。一所小房子裏面。禁錮起來。初到時。三人輪流看守。夜間李華卿逼着和他同睡。我抵死不從。幾次拿手鎗要將我打死。我料你必然着急尋找。無一時一刻不想給你個信。奈監守得緊。莫說不能寫。便寫了。也決不由我寄。幸喜昨日雇了個下女來。我給了他一塊錢。要他瞞着他們。替我送到郵筒裏。我這信是在廁屋裏。借着大便。匆忙寫的。至於別後的苦楚。也說不盡。你得了信。務必照封面上載的地名。前來設法救我。此刻兇漢去了一個。是山東的馬賊。章筱榮。看完收入懷中。揩乾了眼淚。仍找了譚先園劉應乾來商議。譚先園道。兇漢既去了一個。連李華卿祇得兩人。我們去。三人足對付得下。不必再找前回去的人了。有包攬生意之心章筱榮喜道。祇要二位真對付得下。我也不圖省錢。接着他們四人的錢。多送給二位。不過地方是知道了。但我們去應如何個救法。方才妥當。劉應乾道。他們來搶張繡寶的時候。是絕早。我們也照樣用拂曉攻擊。在睡裏夢裏的時候。猛不防劈門進去。我同老譚對付李華卿兩個。你自己去奪張繡寶上車。計謀頗為穩當我在神戶住過。須磨町通神戶市。有條大路。可行汽車。我們就今晚乘火車。明日午後七八點鐘可到神戶。在神戶住一夜。後日不待天明。租一乘汽車。三四十分鐘便到了。辦完了事。回神戶吃早飯。章筱榮聽了喜得不住的誇讚。當然人會看惡少脾胃三人就在中央停車場旁邊一家小料理店內。用了晚飯。乘七點四十五分鐘的急行車。風馳電掣的。第二日午後六點鐘。早到神戶。照着劉應乾說的。如法泡製。次早黎明。汽車到了須磨。章筱榮從懷中摸出那信套。用手電照着載的小地名。

及番號對汽車夫說了一會尋着了。在須磨寺的背後一個小山底下路太仄狹。又太崎嶇。汽車不能前進。祇得遠遠的停着。交待汽車夫。將汽車掉了頭。就在此等候。萬不可離開。汽車夫自是點頭答應。三人跳下車。章筱榮抽出手。鎗撥開了停機扭。劉應乾在前。譚先闔在後。悄悄走到那房子門口。見番地一絲不錯。劉應乾便要動手。劈門。譚先闔忙止住了他。小聲說道。不可魯莽。萬一錯了。打到日本人家。不是當要的。我們去喊他的後門。下女必疑是肉店或小菜店。間明了。再打進去。不怕他們跑了。居然有這章筱榮連說有理。三人轉到後門。章筱榮學着日本下等人的口音。喊了兩聲。御早。日人見面隨着輕輕在門上敲了兩下。即聽得裏面日本女人的聲音。答應彷彿脚步響。將近響到後門。忽然樓上一個中國男子口音。用日本話厲聲呼着。且慢。足音登時停了。章筱榮已料定是李萃卿。一把無名火。那裏按捺得住。吼一聲。不劈門進去。更待何時。譚劉二人應聲。祇三拳兩腳。日本式房屋門壁本不堅牢。譚劉又有氣力。早已把那門劈倒在一邊。譚先闔彎身一躍。竄進了廚房。下女嚇得跌倒在地。放聲喊強盜。劉應乾將腰一彎。正待往裏竄。拍的一聲。一顆手鎗彈。猛從房裏樓梯中間斜穿了出來。正打劉應乾頭上。擦過。匪帽上穿一個洞。劉應乾驚得往旁邊一閃。章筱榮因譚先闔已經進房。恐誤傷了。不敢開鎗。一手拉了劉應乾。喊聲殺進去。也不顧手鎗厲害。鼓起勇。衝進廚房。祇見譚先闔舞着箭記棒。正和一個人在房中決鬪。不見李萃卿的影子。劉應乾竄上前。朝那人小腹上。祇一腿。踢個正着。那人雙手捧住小腹。一屁股噴在席子上。高聲告饒。譚先闔舉着箭記棒。正要劈頭就打。劉應乾連忙架住。說不干他事。他不過和我們一樣。祇要他不再為難了。那人揚手道。正是不干我事。他們在樓上。我再不幫他了。二人也不答白。回頭看章筱榮伏身樓梯。

旁邊擎手鎗階着樓上二人抬頭望去，並沒有人影。譚先闓向章筱榮道：「你將手鎗給我，讓我先上樓去。久了不妥說着，一手奪過手鎗，三四步竄到樓口。李華卿也擎着手鎗，躲在那裏。見譚先闓這等兇猛，逼近了身，也實在有些膽怯。凡是拿手鎗打人，除非有深仇大恨，或是臨陣對敵，才不膽怯。才不手軟。李華卿既是有些膽怯，手便不覺得軟了。」百忙中備有閒情寫這些話不敢撥火。又怕譚先闓打他，爬起來想把譚先闓推下樓。那來得及。譚先闓也是怕鬧出人命，雖則章筱榮說了負責的話，自己總脫不了干係。見李華卿擎着手鎗不放，便也停了手。李華卿才爬起，祇一掌過去，不禁打又跌下去。一把搶下手鎗，用腳踏着胸膛，略使勁按了。下即喊饒命。劉應乾章筱榮一擁上來，章筱榮見李華卿騎在地板上，閉目等死的樣子，真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指着罵道：「你也有今日。我不將你打死怎消我胸中惡氣。」確有此聲口不知作者怎樣擬出來說時，從劉應乾手中接了鎗，記棒在李華卿身上才打了兩下。張繡寶忽從房中跑了出來，一把抱住章筱榮，那拿鎗記棒的手，有怯口裏顫聲說道：「不要祇管打他了。快走罷。一會兒警察聞得鎗聲，尋來查究，祇怕都跑不了。」張繡寶一句話，提醒了章筱榮，一手扯住張繡寶，問衣箱首飾盒放在那裏。張繡寶指着房裏，譚劉丟開李華卿，奔入房中，翻箱倒篋。凡是貴重之物，遇着了，就拿向懷中揣。張繡寶拿着那小鐵箱，交給章筱榮。章筱榮接了，教譚劉二人各駝一口衣箱。譚先闓恐防李華卿趁駝衣箱下樓的時候，爬起來暗算，想將他縛住。走出房，一看已不見了。未幾急得連連踉蹌，脚道不好了。我們失於計算，那矮鬼跑了。若是叫了警察來，我等劈門入室，現在我身上又揣着兩桿手鎗，說我等是強盜，縱有一百張口，也辨不乾淨。此時想明白，衣箱不要了罷。我等快走。劉應乾道：「汽車都不能坐。此地的路徑，我很熟悉。從速轉到那邊山下，乘兵也來不及了。」

明電車

由兵庫到石
為兵明線電車

到兵庫再換神戶的電車。或者可以脫身。章筱榮不肯道。怎便怕到這樣。他敢去喊警察。

我難道不敢見警察嗎。現放有繃實在這裏。一口咬定李奉卿拐逃。我是親夫來找着了。他還敢拿手鎗打我。世

界上那有青天白日。劈門入室。這樣大膽的強盜。你們祇替我駝着衣箱。同坐汽車回去。警察來。我自有應付。

現形了譚劉真個一人駝着一口。一同下樓。那漢子同下女。都跑得不知去向了。章筱榮因不捨那兩口衣箱。口裏

雖對譚劉說得那般強硬。至此也真不免有些心慌。不敢停留。四人一口氣跑下山。汽車尚停在那裏等候。一擁

上車。催着快開行了。十來里。幸不見有人追趕。平平安安。直到了火車站。自然有不平安
的事跟着就來才打八點鐘。要到九點十

五分鐘。方有開往橫濱的車。大家又都覺得腹中有些饑餓了。商議將衣箱交給行李車。好去料理館用早點。張

繃資從睡夢中驚起。不會穿好衣服。因見時間還早。便開箱拿了套衣服出來。用手巾包了。想提到料理店更換。

和正在這時候。兩個穿和服的暗行警察。走到章筱榮跟前。行了個禮。問貴姓。搭火車到那去。章筱榮含糊答應。

幾句。借着問劉應乾的話。走開。那兩人又到張繃資面前盤問。張繃資雖也說得來幾句日本話。祇是此刻心虛

膽怯。漲紅了臉。說不出話來。兩人便不再往下問了。好。祇立在旁邊看着。章筱榮將衣箱交明了行李車。收了號

牌。取行李
之憑單四人走出車站。正要去料理館。祇見一乘汽車。飛一般的向火車站駛來。車上坐着八個警察。再一看

李奉卿和那小腹受傷的兇漢。都擠在車當中。早已看見章筱榮等。用手指給警察看。車還不停。齊跳下了

車。向兩邊包圍攔來。章筱榮知道逃不脫。忙吩咐張繃資。死死咬定李奉卿。拐逃不可鬆口。無可奈何
只得如此警察見章筱

榮衣服齊整。指上鑽石戒指。放亮容貌。不見兇狠。不像個強盜的樣子。便將下車時勇氣收了不少。甚矣穿著之不
可以不講究也

大踏步走過來問道：你等是從須磨來的麼？章筱榮點頭道：我等是剛從須磨來。警察指着李萃卿道：他二人來署告你等開鎗行劫，你等不能走，同到署裏去聽候審訊。章筱榮在車站上不便辨白，向譚劉二人道：你二人到署，祇管實說，我決不連累你二人，不想同去。情願李萃卿與那兇漢，那裏肯依。警察見人多，汽車坐不下，祇兩個警察監着上車，餘人都步行回署。汽車將一千人載到警察署，署長因案情重大，登時出來，教他們各寫了年齡籍貫，及住在地點，先提張繡寶一個，到裏面小廳上。署長坐在當中交椅，翹起一嘴鬚鬚，用手慢慢的摸着，令張繡寶就旁邊小椅坐下。問道：李萃卿是你何人？張繡寶搖頭道：我並不認識他。我前夫張某在日，他是朋友，前夫去世後，他屢次調戲我，被我拒絕了。後來我嫁到現在的丈夫，章筱榮家裏，他又時常趁章筱榮出外的時候來我家，想行無禮，不料前月某日，絕早，李萃卿率兩名兇漢，駕一輛汽車，打開門，用手鎗威逼我上車，並搶了兩口衣箱，三人一路監着，由火車到須磨，住下。直至前日，我才偷着寫了封信，寄給我現在的丈夫，章筱榮，求他來救。章筱榮今早，同着兩個朋友，到須磨尋着禁錮我的所在，正待施救，李萃卿拿出手鎗來，向他們擊了兩下。我當時在樓上，聽得樓下有決鬪的聲音，至如何決鬪，我不曾見。須問他們。供得署長點點頭問道：章筱榮開鎗沒有？張繡寶道：我祇聽得李萃卿在樓梯上開鎗，章筱榮開沒開，我却不曉得。署長教提章筱榮來，即有一個警察將章筱榮帶到，在張繡寶對面小椅坐下。署長指着張繡寶問道：他是你甚麼人？章筱榮毫不思索的答道：是我新娶的妻室，被李萃卿拐逃的。署長道：娶過門多久了？章筱榮道：半年。署長問李萃卿如何拐逃的？章筱榮將那日，下女說的情形，述了一遍，接着說不是接了張繡寶的信，至今還沒有下落。署長復問了問決鬪的情形，章

筱榮都據實陳說。署長教拿出手鎗來看。章筱榮說在譚先闔身上。即傳譚先闔上廳。祇略問了幾句。署長親手退了鎗彈。問那一桿是章筱榮的。章筱榮隨身帶着許可狀。拿來出對了那手鎗的號碼。指給署長看。署長數了數彈夾裏面滿滿的。連鎗膛內七顆彈。復將鎗口湊近鼻端。嗅了幾嗅。沒烟藥氣。就光線照了幾照。也沒烟屑。放在一邊。拿起李萃卿的鎗一看。彈夾內祇有四顆。鎗膛內一顆。鎗口內有烟藥氣。知是開過的。便不去照。署長考察

亦和放下。來問譚先闔道。李萃卿的鎗怎的到你手裏來了。譚先闔道。我上樓的時候。他向我一鎗不會打着。我已到他跟前。被我奪了。署長向章筱榮道。李萃卿拐逃你的妻室。你既知道下落。如何不去警察署告訴。要自己拿着手鎗去劫。奪萬一傷了人命。你該怎麼辦。你逃得了麼。問得章筱榮道。我好好的妻室。李萃卿敢公然強奪。拐逃。好佔一個多月。我既得了下落。一時情急。不暇思慮。我承認是魯莽了些。要求署長辦李萃卿好拐的罪。也好得署長冷笑了聲道。兩方面都可謂色膽如天。且將李萃卿捉來。旁邊警察聽了。忙帶李萃卿到廳上。署長不待他就坐。厲聲說道。你這奴才。好拐章筱榮妻室。反告章筱榮搶奪。自己開鎗打人。反告人開鎗行劫。膽大妄為。真到了極處。於今人證物證都有。你還有甚麼可辨白。李萃卿道。張繡賢人盡可夫。他自約我到神戶居住。怎的謂之奸拐。這幾日因小事和我反目。背着寫信給章筱榮。我不知道。章筱榮何嘗是他丈夫。他等劈門入室。現有破壞了的後門。及下女作證。我由夢中驚醒。開鎗自衛。打的是強盜。並不是人。如章筱榮確是張繡賢的丈夫。我便是奸拐。章筱榮便有向我問罪的權利。既同是一樣妍識的警察署。就祇能問誰有擾亂治安的行動。按法律治誰的罪。問得章筱榮辨道。你在本所拿手鎗威逼張繡賢上車。並搶了衣箱逃走。你早已有了擾亂治安的行

勳李萃卿笑道。我是有擾亂治安的行動。誰教你放棄權利。不向警察署告訴。駭得你們將我同住的朋友小販。踹傷了。房屋也搗毀了。我還不曾清理。不知搶劫了些甚麼。請署長立刻派人同去勘驗。署長向章筱榮道。張繡寶縱是你的妻室。被人好拐了。你也不能是這般強奪回來。我警察署是維持治安的。誰破壞治安。即向誰問罪。沒有絲毫偏袒的。這話我且派人去須磨勘驗明白。再行判決。你等暫在署中等候。說時。用手按了按桌上鈴子。從裏面出來一個穿制服的巡長。走到署長跟前。舉手行禮。署長吩咐了幾句。那巡長轉身對李萃卿道。和我同去你家勘驗。李萃卿起身。用中國話向張繡寶章筱榮挪揄道。說不得。委屈委屈。請你們去監牢裏暫且安身。由他挪幾句話。祇氣得二人面紅耳赤。想回罵兩句。已跟着巡長走出去了。即有警察過來。引着三人到一間土房裏面。祇見劉應乾正在那房中歎氣。警察回身將一扇柵欄門反鎖了。章筱榮看房中並沒椅凳。祇一塊尺多寬五尺多長的木板。用幾塊火磚攔着。在那塞門汀地上。像是給人坐的。劉應乾埋怨章筱榮道。你怎生說的。如何會坐到這所在來。這是監牢。你知道麼。知道便你圖快活。我們拚死幫來。幫去。幫到這監牢裏來了。這話還不知要坐到何時才能出去呢。對不起要坐兩三個月譚先闔見劉應乾是這般說。也登時鼓着嘴。板着臉。做出高興的樣子。這話來得奇。難道這高興得起來麼。其言這話正是作者挖苦劉應乾的話。劉應乾之所以起先不歡氣。章筱榮不至此時才做出不高興樣子去。被固以為章筱榮可以設法使之出去。而故意着急。乃是借題發揮。劉應乾也明知二人是要借此多索酬報。個個瞞祇得安慰幾句。並答應回東京。每人酬謝一百元。二人才慢慢的露出些喜色來。說腹中饑餓難受。章筱榮走到柵欄門口。朝外一看。祇見一個警察立在外面。便輕輕喚了一聲。警察走過來。章筱榮從門縫裏遞了一張五元的鈔票給他。請他派人去。不拘甚麼。買些點心來。警察接着看了。點頭

去了。須臾捧着一盒糖果來。章筱榮從門上四方孔中接了。打開教譚劉二人吃。劉應乾吃着說道。這一點點也
好意思買人家五塊錢。監牢裏的東西真貴。章筱榮也不去吃。祇悶悶的望着張繡寶。張繡寶也淚眼
婆娑的望着譚劉二人。餓鬼搶食一般的在那裏搶着吃。也沒得話說。當慈淑話可說午後巡長同李萃卿勘驗回了。向
署長報告。後門確已劈破。房中什物都被毀壞。李萃卿開了一單。損失的財物約莫也有千餘元。署長說道。他們
祇來了三人。並未走脫一個。你損失的財物若是確實。必還在他三人身上。祇提出來。在他們身上搜檢一遍。就
知道了。李萃卿道。有兩口衣箱。已被他們在火車站交給了行李車。運往東京去了。他們身上未必還有多少。可見

不確署長道。那衣箱還押在火車站。已用電話通知了。立刻送到署裏來。說完。命警察到監裏提出四人來。張
繡寶身上不會搜檢。在譚先闔身上搜出金錶一個。金錶鍊一條。還有些鈔票零錢。劉應乾身上搜出金烟夾一
個。金烟嘴一個。都是李萃卿失單上寫明了的。署長看了。不由得生氣。問章筱榮身藏着些甚麼。快拿出來。章筱
榮道。我身上甚麼也沒有。你們儘管搜檢。說着伸開兩手。警察搜了一會。祇搜出一個鱈魚皮錢夾包來。當着署
長打開。將裏面的東西都吐出來。一疊鈔票之外。還有一封信。幾張名片。警察送到署長面前。署長見有二百多
元鈔票。是失單上沒有的。看那信上稱夫君。下面寫着張繡寶。便收起來。仍插入皮夾包內。交還章筱榮道。你
是搶劫你同伴身上。為何搜出賊來。問得章筱榮道。他們或是見財起意。他本人現在署長。自去問他。我不能負
責。推得署長道。那兩口衣箱內。沒有李萃卿的衣物麼。章筱榮道。衣箱是我妻子張繡寶的。箱內的衣服。完全是
我新製。但是李萃卿搶來了一月有餘。其中。是否有李萃卿的衣物。我不能斷定。署長即問警察。車站的衣箱。送

來了沒有警察到外面。不一會抬進兩口衣箱來。張繡寶拿鑰匙開了衣服都翻出來。一件男人的也沒有。署長致收了。問譚先闈道：你無端幫着人行兇。已是不安分極了。還敢打渾水捉魚。現已贓明證實。料你也沒言語可辨。你同劉應乾是一般罪案。各判三個月拘留。劉應乾辨道：烟夾烟嘴都是我自己的。憑一面之詞判決我的罪案。我是不服。又署長笑道：你的本領大。到此刻還敢說不服。你不是要我，我在報上宣佈你的罪狀。給大家評判你身上有金烟夾、金烟嘴。李萃、卿從何知道。在失單上預先寫得明明白白。你不見章筱榮身上的二百多元鈔票麼。我何以不說他是搶劫的呢。可見得你比譚先闈更不安分。偏要多判決你一個月。看你服不服。劉應乾不敢再辨。氣得流下淚來。指着章筱榮罵道：你說了負責任。不連累我們的。於今反向我身上推。好好我們總有出去的一日。到那時再和你說話。直章筱榮冷笑道：這却怪我不得。不埋怨你沒廉恥。連累了。我就是十分給你的臉了。過河拆橋也未免太挾了。立字後來受二人之窘。署長既判畢了譚劉二人。呼着章筱榮道：論律你是首犯。因你不會搶劫物事。罪在不告警署。判決拘留一星期。手銬衣物都發還。李萃、卿手銬無許可狀。沒收。不許再和張繡寶糾纏。章筱榮手中有錢。按繳了拘留一星期的科料金。登時沒罪。祇苦了譚劉兩個幫忙的。生拉活扯的被警察送到監牢裏去了。這是監牢。知道監牢。章筱榮繳了科料金。宣告無罪。到底是有錢。人佔便宜。收了手銬。仍喚了乘汽車。載着兩口衣箱。同張繡寶復到火車站。已是午後七時了。李萃、卿睜眼望着他們出署。不能開口。收還了譚劉身上搜出來的金器。還受了署長幾句訓飾。丟了一桿手銬。以後與人爭風又少。垂頭喪氣歸到須磨。白去修葺房屋。調養兇漢。相繼復仇。暫且不表。了一件隨身之物。

再說章筱榮帶着張繡寶回到東京。因本所的房屋退了租。又不敢遷歸家居住。在旅館中住了幾日。章筱榮嫌

一切都不方便。張繡寶道：我和你經過這一次患難，已彰明較著的。是夫婦了。你既有家在此，爲何不同回家去。是這般住在旅館裏，又多花錢，又不方便，並且人家看了，也不成個體統。莫不是你家裏還有人，有個兒子，不敢給我見面，那你就害了我。我雖是生意裏頭的人，給人做小，是寧死不從的。給人乳姘頭，總是行的。章筱榮道：我那裏有甚麼人。若有人到此刻，還能瞞得過你麼。張繡寶道：沒人，怎不家去哩。我們在初姘的時候，說是怕你姪兒知道，寫信家去亂說，教家中不匯錢給你。於是已成夫婦了。你也應寫信家去報告。難道還怕你姪兒知道不成。章筱榮祇遲疑不敢決斷。張繡寶急得哭起來，咬定了。章筱榮裏有人，章筱榮逼得無法，將章器備和自己的事說了道。虧他有臉說得出。本是年輕的時候，同他做一床睡，不過哄他是那們鬧着玩耍，不知怎的，也會和女人一樣，久而久之，非那們不可了。張繡寶聽了，吃驚問道：難道他也一般的吃醋嗎。豈敢章筱榮道：何止吃醋，醋勁並大得跟呢。張繡寶放下臉說道：你這不成材，沒廉恥的全不顧一些兒體統。豈敢我看他這們大的醋勁，祇怕也一般的能替你生兒育女。承宗接後呢。你既這樣怕他，又在外面胡鬧些甚麼，不是有心害我嗎。章筱榮道：祇怪我平日慣了他，因和他鬧起來，傳出去，不好聽，我也明知不是長久之計。且等我今日一個人回去，索性和他說明，聽不聽由他。明日同搬回家去便了。張繡寶不依道：我不信，定要先事稟明他。一不是你妻室，二不是你長輩。我們明日回去，看他如何好意思開口。和我鬧。章筱榮道：你祇道我真個怕他麼。你說要明日回去，便明日回去，他不向，我鬧便罷。若向我鬧時，我得給他個厲害，使他以後不敢再尋我。看你拿手，不過你初來我家，犯不着和他合口。凡事有我作主便了。可以做好時候。你祇管做好。當下二人計議好了。次日清了旅館賬，喚了乘馬車，連行李搬

第一百章 小少爺吃醋挨手鎗 同鄉會決議驅敗類

八十八

到青年分會旁邊小屋裏來。章器傷正在家中氣悶。恨章筱榮出外多日不回。個居然是個惡婦。忽然聽得馬車響到門口來了。忙跑出房來看。祇見馬車停了。章筱榮和一個年輕輕的俊俏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手牽手走出馬車來。可憐章器傷這一氣非同小可。本章已畢。下章再說。

評

世界上的惡少。沒有不是有錢人家子弟。一來是可以仗着金錢作惡。二來是金錢的力量。可以使法律無效。此章筱榮之所以越鬧越膽大。乃至於開鎗打姪兒也。

幫惡少的忙。無非是想他幾文錢。利害關頭。却想惡少不反唇相稽。可就是沒有的事。觀於章筱榮之對劉譚可知。

劉譚固有應得之罪。但章筱榮不得而罵之也。然而章筱榮居然當面辱罵之。此在惡少固自以為得意之筆。誠以劉譚已判決監押。此際無可奈何我也。豈知此日所種之惡感之因。遂為後日自己大下不去之果。人事固應如此也。

第一百章 小少爺吃醋挨手鎗 同鄉會決議驅敗類

話說章器傷聽說章筱榮回來。急忙跑出來一看。只見一輛馬車。停在門首。章筱榮先跳下車。接着張繡寶一手扶了章筱榮的肩膊也跳下來。章筱榮給了車錢。招呼馬夫將衣箱搬進房。握着張繡寶的手進門。和沒事人一樣。難為道這一氣祇氣得章器傷一佛出世。吓了一聲。掉轉身往房裏便走。章筱榮祇作沒看見。帶張繡寶進房。

呼着下女道。外面的衣箱行李。快搬進來。仔細點兒。不要撞壞了。下女在廚房裏答應。正待出來。章器雋止住道。你敢去搬。我就教你滾蛋。張繡寶看他如何好意思。開口便是這般開口了。下女聽了。真不敢動。張繡寶向章筱榮冷笑了聲道。來了。你沒聽得嗎。章筱榮仍不理會。大聲呼下女道。你們在那裏幹甚麼。叫不出來。鬼扯了你們的腿麼。章器雋不待下女答。白一邊跑到廚房。堵住下女。一邊答道。我姓章的。雇的下女。不能給人家用。甚麼實淫的爛騷婊子也。跑到我家裏來。想呼奴使婢。我姓章的。雇的下女。看誰敢叫喚給人家做事。小孩章筱榮道。你口裏要乾淨點。誰是爛騷婊子。爲人也不要太不知趣了。張繡寶道。你們不要鬧。若是爲衣箱行李。我自己去搬來。說着起身。章筱榮攔住道。你坐。我雇的人。不聽我的指揮。還了得。又喊下女道。你們真敢不聽我的使喚嗎。下女在廚房裏笑答道。日本下女見了這種情形。少爺堵住了門。我們從那裏出來呢。章筱榮卽跑到廚房裏。將章器雋拖開。兩個下女都跑去搬衣箱去了。章器雋擰開手。跳起來罵道。你這個沒有天良的東西。十幾天在外面。嫖那騷婊子。還嫖不夠。公然將騷婊子帶到家裏來。今日進門。就這般欺負我。我和你拚死了。這條命也罷了。居然是風聲飛上的白如玉。猛不防一頭向章筱榮撞來。將章筱榮撞得往後便倒。幸有牆壁擋住。震得滿屋都動了。章筱榮被撞出三昧真火來了。一手從懷中抽出手鎗。撥了顆彈進去。章器雋一見不好。往外邊房裏就跑。口中連連口喊。要拿手鎗打人。咧。張繡寶正在外邊房裏。看下女搬衣箱。聽得這般賊。轉身一看。章筱榮擊手鎗追出來。忙將身子遮了。章器雋死死的抱住章筱榮的右手。章筱榮連將鎗機撥了三下。拍拍拍的響了三鎗。好在鎗口朝天。那三顆鎗彈。都從樓板穿出去。去了。借此張繡寶怕他再打。拚命奪下鎗來。章筱榮怒氣不息。見章器雋落了威。坐在房角落裏痛哭。便拍桌大罵。一會這

時候。正是蕭熙壽跟着青年會一羣會員。在門外竊聽的時候。章筱榮不該章器傷罵了張繡寶。弄得張繡寶也要拚死。三人扭做一團的。在藤子上滾了一會。當日對罵情形已在九十六章中從頭至尾耳中聽出章器傷氣得跑了出來。本打算回上海。不在日本留學了。在路上邊走邊想道。我無端跑回上海去。祖父必寫信給我父親。說我偷懶。不肯求學。父親回信將我一罵。又得逼着我到這裏來。那時更給他笑話。他字指章筱榮不回上海去罷。是這般鬧了一番。他竟拿手鎗打我。他有了。婊子就忘記我了。這口氣我如何忍得住。猶然有了。現放着一個浙江同鄉會。那姓沈的會長。狼有些見識。不如找着他。將事情說給他聽。請他出來開個臨時會。我再印刷局。印幾千張傳單。到處去發。日本留學生傳單近來更成了一种習慣手攪幾無事不發了看他們能在日本長久做妍頭。我此刻祇求能替我出氣也。願不得他的甚麼名譽了。想罷。即到同鄉會事務所。浙江同鄉會那時的會長。是沈銘鑑。為人老成。狠講道德。同鄉的都尊敬畏他。章筱榮同張繡寶。數月來。所出花樣。早已有。有人在沈銘鑑跟前報告了。但是同鄉會的章程。臨時會議。須得十人連名蓋章請求。方能由會長召集開會。若在有特別事故發生的時候。會長雖也有單獨召集開會的權利。不過這種種。怨於人的事。做會長的。誰肯單獨出名召集。此公共事業所以難在也因此。雖早有人向他報告了。報告的人不請求開會。沈銘鑑便祇作和沒聽得一樣。這日沈銘鑑正在事務所。同幾個朋友下圍棋。見章器傷進來。停了手。看章器傷。梳花一般的臉上。縱橫都是淚痕。一雙俊眼內。更是水泱泱的好像要流出來。形容詞下得透苦大家都吃一驚。沈銘鑑忙起身讓坐。因是不常來的客。免不了客氣幾句。章器傷竟是一如喪考妣。苦塊昏迷語無倫次。一般胡亂答應了幾句。開口便道。我叔叔討了人。要求諸位同鄉先生。替我出口氣。沈銘鑑聽了。愕然了半晌。看他的眼淚。如連珠般往下落。

祇得說道：你有甚麼委屈的事，儘管從容說出來。我等好替你設法。用不着流淚的。章器、雋才、十五、六歲的人，在家中嬌生慣養的，何嘗受過今日這般惡氣。心中越想越痛，那眼淚如何禁得住。見沈銘鑑問他，揩了淚說道：我叔叔來日本留學，平日全不上課，全不用功，祇知道在外面胡嫖胡跑。有一個叫張繡寶的婊子，會長大約認識我叔叔，花無窮的錢，包了他在外面，另租了房屋，於今越弄越不成話了。今日竟公然將那婊子連行李都搬到家裏來。這問我見他太鬧得，不願聲名了，勸了他幾句，他不依也罷了。還拿手鎗打我，虧我跑得快。三鎗都沒打着。這問我父親就祇我一個兒子，幾千里路到日本來留學，若真被他打死了，會長你說不是冤枉嗎？不是可憐嗎？沈銘鑑會聽人說過章筱榮叔姪的勾當，問道：你叔叔真拿手鎗打你嗎？章器、雋才急得發誓，說沈銘鑑同去看屋瓦，都打破了。沈銘鑑復問道：你叔叔連打三鎗，怎沒有警察來查問？這問章器、雋才道：我住在早稻田的大學背後，那一带荒僻得狠，每天祇有一兩個警察。在那里帶來往逡巡一兩次，因此沒人來查問。下棋的朋友聽了，都覺得詫異。問沈銘鑑是怎的一回事。沈銘鑑道：他所說的不詳細，猛然聽去，覺得一點情理沒有。這事情早有人來報告了。我因恐一開會宣佈章筱榮、張繡寶的名譽，不待說是不好聽，便是我等同鄉的面子也不好。接着將章筱榮如何在同鄉會擔負張繡寶的生活，張繡寶如何被李奉卿拐逃，章筱榮如何買手鎗，請幫手去橫濱尋找，說了一遍道：這是替章筱榮做幫手的。詳細向，我報告。那一次在橫濱並不會找着，隔了一個多月，不知怎的被他找着了，帶歸家中。叔姪又出了花樣，依我的愚見，你們這樣的濁人，在家中安享，何等快樂。跑到日本來留學，這問章器、雋才道：我本不願意在此了。祇要會長替我出口氣。沈銘鑑見章器、雋才

話完全是一個一點知識沒有的小孩子。忍不住笑問道：你真不願意在此留學麼？那倒好辦，一齊驅逐你。此刻回家去罷，不要再和你叔叔吵了。我就開會替你出氣。章器傳聽了歡喜，想問傳單如何做法。見沈銘鑑已朝棋盤坐着，手中拈了粒棋子，在那裏想棋。意不屬客的樣子，祇得與辭。沈銘鑑好像沒聽得，仍舊在那裏澄心慮慮的下棋。按下不表。且說章器傳出了他同鄉會事務所。他年輕，無閱歷，並不感覺沈銘鑑有瞧他不起的意思。歸到家中，將自己房門緊緊的關了，也不管章筱榮和張繡寶的事。過了兩日，不見同鄉會開會的通知郵片來。在日同鄉會各國體開會均用郵片通知。他們叔叔平日和同鄉的往來雖然最疏，但是同鄉會有甚麼開會的事，總照例通知的。章器傳等通知郵片不來，忍耐不住，又跑到事務所。沈銘鑑正要出外，在門口遇着章器傳迎上去問道：會長前日說就開會，怎的不見有通知郵片來？沈銘鑑笑答道：通知郵片已發過了，祇怕他們書記忘了尊處的地名。數符章器傳道：我那地名事務所名冊上不是有的嗎？定了甚麼時候，在甚麼地方開會，請會長告我。我到會還有事情要報告。不知還要報沈銘鑑本已提脚要走，聽說到會有事報告，住了脚道：你一定要到會，就在今日午後兩點鐘會場是江戶川清風亭。說着頭也不回的走了。冷落章器傳心想同鄉會開會，素來在大松俱樂部，怎的今日這會在甚麼江戶川清風亭？我那地名分明寫在名冊上，又說怕是書記忘了，莫不是哄我麼？多少有點哄他是有年紀有身分的人，論情理決不會哄我。哄你却好，意你一定當着許多人的臉，又有甚麼不可以的。他既說在江戶川清風亭，我就到清風亭去。祇是傳單我自己不會做，今日是來不及了。等開過了會，花幾十塊錢，請人替我做。有錢人家子弟的通病。此刻差不多一點鐘了，就到會去罷。想罷，乘了往江戶川的電車，到終點下車。逢人便問清風亭，沒個人知道。問了十多個人，不覺發急起來。

想回到事務所去問個明白。已將近兩點鐘了。事務所必已沒人。一個人立在江戶川河岸上。真如喪家之狗。立了一會。見前面有七八個人。從飯田橋那邊走來。旋走旋在那裏說笑。章器傷眼快。認得幾個同鄉。曾在場會上見過的。料着必是到會的。走過去招呼。來人見是章器傷。都笑逐顏開的問道。章小少爺也是到會的嗎。章器傷有種脾氣。最歡喜人呼他。章小少爺他自己也時常稱小少爺。因此同鄉的是這般稱呼他。他聽慣了。故不覺得。隨笑答道。我正要到會。找不着會場。來人道。從這裏轉角便是。同走罷。章器傷高興。可跟着走到一家石庫門口。從旁邊小門鑽進去。祇見裏面第三層門上。懸一塊橫匾。寫着清風亭三字。心想。怪道沒人知道。這匾懸在裏面。教我如何找得着。走進會場。已到了四五十人。坐在會場裏。一點也不覺擁擠。心想。這樣百多床蓆子的大房間。我到日本還不曾見過。在人叢中尋了個蒲團坐了。到會的攢三聚五的議論。都覺得章器傷到會得希奇。可憐章器傷那裏。理會得。一路寫來活畫一個無知識的孩子不一會。又紛紛的來了百多人。沈銘鑑也到了。宣佈開會。大家都靜坐了。沈銘鑑出席說道。前日章器傷到事務所。泣訴章筱榮因與張繡寶通奸。搬來家中同住。章器傷勸諫不從。反拿手鎗向章器傷連擊三鎗。幸逃走得快。不曾擊死。要求同鄉會替他出氣。我等設立同鄉會的宗旨。本有互相維持。互相勸誘之義。章筱榮假維持之美名。施奸佔之實行。更有層出不窮的花樣。屢次幾釀人命。便是章器傷不要。求出氣。我等同鄉會也應研究一個善後的辦法。不然。將來弄出人命來。同鄉的也難免拖累。這幾日的謠言。布滿了東京全市。幾於無人。不談張繡寶的事。可見得鬧的今日我還接了一張傳單。將章筱榮在神戶劫奪張繡寶的事。寫得形容盡致。自是確實的一個原因至今還陷了兩個那兒的。坐在神戶警察署的監牢裏。這傳單上雖未署名。估料

第一百章 小少爺吃醋挨手鎗 同鄉會決議驅敗類

九十四

着必是李李卿散佈的。我已帶來了。粘在這壁上。諸君看了。再商議善後的辦法。沈銘鑑說完。從懷中摸出一張傳單來。用漿糊粘了四角。貼在演壇後面壁上。到會的都起身去看。章器雋看見連自己同章筱榮苟且的事。都寫在上面。登時紅了雙頰。要伸手去撕下來。到會的如何肯依。你呸。一句他叱。一句嚇得章器雋不敢動手。可憐傳單上寫了些甚麼呢。說起來也是一樁恨事。這傳單在當日是無處不有。及至不肯生起草單東外史。都被章筱榮用金錢收毀完了。不肯生打聽得橫濱中國會館的壁上。還貼了一張。不會撕毀。不肯生專坐火車到橫濱中國會館。一看果然不錯。完全無缺的粘在上面。兢兢業業的撕了下來。真正和那些調查所得的材料。做一包袱。塞了。民國六年冬。走湖南岳州府經過。在新堤地方。被一羣北方兵士。打上輪船口中說要檢查手裏就搶行李。上岸飛跑。那一個材料包裏。也就跟着被擄了去。洵氣後來一打聽。才知道是專會寫虎字的曹三老虎部下。一班如狼如虎的丘八幹的事。傳單既是那們失了。事隔多年。便再也找不出第二張來。可惜了。據內外不肯生心中實在恨那些丘八不過。說出來。大約看官們也要怪那些虎狼丘八。將這種奇文奇事的材料搶了去。在他們一錢不值。不是燒了。便是撕了。使我們看小說的人。看到這裏。不見這張傳單。少了許多興味哩。也不盡然。就只看了。看所寫的事實也聞話休煩。且說章器雋被人叱紅了臉。又不敢爭論。祇得回歸原位坐着。大家看完了傳單。笑的笑。議論的議論。全會場登時鼎沸起來。沈銘鑑見這情形。若在平時的會議。必要發言禁止喧鬧了。此時却不做聲。聽憑大家議論了一會。才高聲說道。諸君對於此事。如有甚麼意見。即請上台發表。話才說畢。便有個冒失鬼跑上台說道。依兄弟的愚見。章筱榮叔姪。都是無人倫沒廉恥的敗類。用同鄉會章程。從嚴格的取締。均應驅逐回籍。以肅

學規。至張繼寶其姘夫雖係我等同鄉。但已死於衰賊之手。我等同鄉決不能承認張繼寶為張某正式妻室也。認為同鄉替他維持生活。並且他那種朝張暮李的行爲。我同鄉會也實無能力去約束他。這不成問題。不必研究到會的聽了都鼓掌。可惜張某開這博會的時候不見此人發此等議論這人說下了台。接着就有幾個跳上去。台一般的痛罵。中有個正在罵得高興。沈銘鑑立在主席位上。聽了忍不住上台呼着那人說道。先生何不將那日同章筱榮去橫濱尋找張繼寶的情形報告諸位同鄉的聽聽也。見得先生是親目所擊的。比憑空批評人的不同。快如井筒那人聽得立時紅了臉。座下掌聲復起。急得那人真所謂不得下台。忽聽得座中有人叱了一聲。更立不住。頭一低。留下台去。於今不得下台的人多是頭一低溜下台去的沈銘鑑見沒人再上來。遂說道。方才諸位所說。大旨略同。是一律主張將章筱榮叔姪二人全驅逐回籍。從多數表決。兄弟自應同一贊成。不過他叔姪均是自費。公使館無名可除。查名冊上他們的學籍。即同鄉會亦填了明治大學。這學校對於中國人素持開放主義。祇要繳了學費及講義費。從沒有開除名字的。並且他們本是借學校敷衍家庭。即被開除了。也不見得便回國去。據兄弟看這驅逐的手續。尙待研究。實行驅逐的大家聽了沈銘鑑的話。都覺有些爲難起來。正在寂靜無聲的時候。座中忽發出一種爭論的聲音。大家齊把視線集在發聲之處。一看。祇見剛才不得下台的那人。怒容滿面的與一個人口角說道。你夠得上叱我麼。自己也不想。是幹甚麼的。這人答道。你管我幹甚麼的。我祇不老着臉去罵人。以五十步笑百步沈銘鑑見越吵聲音越大了。忙下來問吵的甚麼。二人都不肯說。沈銘鑑知道叱人的也是同章筱榮幫忙的。見已不做聲了。仍上台研究。有主張用同鄉會名義。直接通函章筱榮叔姪。教他們自愛。從速回國。不要在這裏丟人的。有主張派人用同鄉會名

義向警察署交涉。請警察署勒令他們歸國的。有主張具函公使館。請公使館執行驅逐手續的。沈銘鑑聽了覺得都不盡妥善。祇得說道。我等祇求盡了我同鄉會的職責。便算完事。兄弟以為第二個主張未免有借外力干涉自己人的意思。萬一他們警察置之不理。更為不妥。還是第一個主張與第二個主張同時並用為好。也是無可如何的辦法

沈銘鑑才說到這裏。章器傷已放聲哭了出來。走到演台旁。哽咽着說道。我到日本來留學。並沒犯過法。我叔叔做錯了事。又拿手鎗打我。你們同鄉會不替我出氣。也罷了。如何倒連我也要驅逐回國。我又沒得罪過你們。小孩子話不知怎的描寫出來那一次沈會長要我捐錢。我捐了一百元。更是小孩子話我叔叔欺我。你們這些人也欺我。逼得我沒有路走。我祇有去投海了。沈銘鑑及眾人聽了。又見那種可憐的情形。不覺都動了惻隱之心。沈銘鑑指着壁上的傳單。向章器傷說道。我同鄉會與你無仇。無恨。如何會要驅逐你回國呢。你不見這傳單上寫出來的事嗎。不是歸過於我們同鄉會。沒人過問嗎。章器傷哭辨道。這傳單知是那個沒天良的人發的。傳單上說的話。就能作數。我叔叔是應該驅逐。若要驅逐我。我就去投海。當時座中也有主持公道的說。章器傷尚未成年。便是傳單上所說確而有據。我們同鄉會也無力可以禁制。祇將章筱榮那禍胎驅逐了。即算盡了我同鄉會的職責。不知此怎得有個收束呢沈銘鑑把這話付表決。贊成的多數。章器傷才不哭了。心中無限歡喜。自度虧得今日出來打聽散會歸家。也不提起。章筱榮數月來。為張繡寶花費太多。自己的錢用完了。通挪了章器傷的錢用。章器傷料道。不久就要驅逐他走了。逼着他要錢。章筱榮祇道。章器傷仍是鬧賭氣。當了些衣服首飾。將錢還了。次日。接着同鄉會的信。措詞尚還委宛。無非說近來外間喧傳張繡寶的事。既有損足下個人道德。復有關浙江同鄉會名譽。同人等為盡勸

告之。實與其在外國、留學生、波、受盡、干涉、不如仍歸上、海、任足、下道、遙自得、無拘無束。此信寫這封信送到之後，不知章、筱榮如何對付。且聽下回分解。

評

寫章、筱榮就活是一個毫無知識的小孩子。描摩其心思言語，微極細極。

同鄉會開會，就只有冒失鬼說了幾句有斤兩的話。可見得沒有別項作用的公共事業，羣衆的表示，不能不由冒失鬼領頭。可歎。

會場中大罵章、筱榮的人，偏偏的就有章、筱榮收買的人在內。人情大抵如此矣。而同被收買的人，偏偏又表示其不以為然的態度。我於此，而知人類之良心之難於喪盡也。蓋自身既被收買，乃欲於大廷廣衆之中，掩飾其跡，故罵得更爲起勁。是其人亦自知被收買之爲羞辱也。无此一念，若不作僞以求掩飾，便可與爲善矣。至被收買而不肯出而痛罵，較被收買而痛罵之人，自是高出一籌。雖於人格上不無損傷，而其人之心未死，則固證實矣。

驅逐之議既決，而驅逐手續之爲難，乃見。此冒失鬼之主張，本來未經思索，而草率通過。到會人亦未免有些冒失。若非沈銘鑑有三分鬼畫符的手段，則章、筱榮竟捱却浙江同鄉會的台了。

第一百零一章 沈銘鑑陰謀制惡少 章筱榮避地走長崎

話說章、筱榮看了信，與張、繡、寶說道：「好笑。同鄉會寫信來勸我回國，話是不錯，但是我自已若想回國，隨便甚麼

時候都可。我本也不留戀這日本。同鄉會有甚麼權力。能是這般寫信來教我回國。我又不是官費。全是掏腰包。在這裏用誰能干涉我。有甚麼拘束我。偏不保他。看他那同鄉會有甚麼手段來奈何我。少爺張繡寶也看了看信。道我看這信。蓋了同鄉會的章。信內又稱同人等。必不是一兩個人。隨意寫來的一定開過了會議。密才寫的。章筱榮笑道。自然是開會議決了才寫的。不過同鄉會對於自費生。便議決了有甚力量不要保他。大爺是錢當然說着。將信擱在一邊。仍照常度日。章器雋見他接了同鄉會的信。不作理會。公使館必要動作的。和他同住了。嘔氣他的錢又還了。我不如先搬出去。即日在牛込鶴卷町。尋了個貸間。凡是自己的物件。全搬到新貸間來。也不同章筱榮說話。章筱榮張繡寶二人心中。正自歡喜。去了一個眼中之釘。四處打聽了一會。知道同鄉會那日開會的情形。並已寫信到公使館去了。張繡寶也有些害怕。說我們住在這裏。終日懸心吊膽。何必不回到上海去。過我們的快活日子。章筱榮不依道。同鄉會不是這般舉動。我本不是來留學的。有了你。還有甚麼不願意回去。他們既是這樣不給我的面子。你也有面子嗎我倒要在這裏看他們有些甚麼本領。這日本莫說公使館。袁世凱要有辦法。那些亡命客也沒地方立足了。我們只要不違反日本的法律。公使館能拿我怎樣。你儘管放心。充其量不過在日本暫時出了浙江的籍道。做了浙江省的人。便不要吃飯不成。張繡寶見是這般說也。登時放大了膽。又住了幾日。全不見公使館有一些兒動作。章筱榮更是興頭不過。特意跑到幾個同鄉的家裏。趾高氣揚的說道。我這幾日坐在家中。不敢出外。惟恐公使館派人來驅逐我回國。我不在家中。又要加我的罪名。說我避匿不受驅逐。誰知等了幾日。全不見一些兒影響。等得我焦燥起來了。特意到你們家來打聽打聽你們那日

是到了會的。到底是。如何議決的。祇怕是當書記的。偷懶。不會寫。信到公使館去。不然。便是沈會長先生賞我的。臉。不肯要我丟人。當眾議決之後。背地裏。又囑咐書記。不用寫。據我想。若不是這樣。豈有堂堂的浙江同鄉會。寫信到公使館。要驅逐一個絕無抵抗力的。自費生公使館。有不竭力奉行的嗎。若真是沈會長先生賞我的臉。我倒得去謝謝他。不可辜負了他這番美意。這一段話。胡說得狠。章筱榮這幾句話。不要緊。祇氣得那幾個同鄉的。都咬牙切齒。恨起來。不約而同的。跑到事務所。爭着向沈銘鑑訴。均是一般口吻。沈銘鑑笑了。笑說道。我早知道公使館是辦不到的。我等也祇求。經了這一番手續。盡了我們同鄉會的職責。執行不執行。與執行之後。有無效果。本不在計算之中。哈哈。真應了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的這句俗話。這倒有些使我為難起來了。本來沒有強制執行的辦法。報告的幾人說道。這畜牲。既如此。可惡。若不能實行。驅逐他回國。我們這同鄉會。就可取消了。我們這幾個人。立刻就將事務所。的牌子。劈破。會長先生。也就應了。近來學得烏龜法。得縮頭時。且縮頭的。這句成語了。憤極矣。沈銘鑑聽了。大笑說道。依諸公的尊意。應怎麼辦才好。但有主張。我沒有不執行的。都低頭思索了一會。實在想不出辦法。沈銘鑑道。我却有個最下的辦法。祇是我親去神戶。走一遭。諸公不用性急。一星期之內。包管章筱榮在此立脚不牢便了。只好是用陰謀計了。幾人聽了。高興。問親去神戶。幹甚麼。莫不是要神戶警察署。推翻前案。移文到東京警察署。來提章筱榮麼。沈銘鑑搖頭道。猜得也。還近理。不過是辦不到的事。我說給諸公聽。諸公却要秘密。不要露了風。給他知道了。暗地移了地方。事情便不好辦了。幾人都發了誓道。我們受了那畜牲的惡氣。正恨他入骨。怎肯露出風聲來。給他躲避。沈銘鑑點頭說道。他有兩個大仇人。在神戶警察署。祇恨不能出監。出來了。決不和他甘

第一百零一章 沈銘鑑陰謀制惡少 章筱榮避地走長崎

一百

休幾人笑道。就是那日傳單上寫的。謂先閩劉應乾。麼章筱榮。應早知道防他們了。沈銘鑑道。那能防得及他。二人一個定了三個月。一個定了四個月。章筱榮所以神安夢穩的。以為沒人奈何得他。我到神戶。去有途徑。可以運動二人出來。二人俱是兇暴之徒。利用的方法。極有靈毒。沈銘鑑說過之後。立時動身。坐火車到神戶。原來神戶的中國領事。是沈銘鑑的妻舅。叫方立山。廣西柳州人。與沈銘鑑同事多年。交好得狠。沈銘鑑這日到神戶。會着方立山。將領先閩劉應乾二人的事說了。說是受好友之託。要將二人救取出來。求方立山設法。方立山道。這事不容易辦。若在沒有判決的時候。那署長姓中澤。與我還說得來。我去求他。不特可以減輕罪過。便要他立刻放出來。也做得。到於今已判決了。這們久供詞判語都已詳上去了。就是中澤署長自己。想將他二人放出。限於成例。也做不到。沈銘鑑在東京的時候。以為有領事的情面。要求釋放。兩個不關緊要的人。沒有辦不到的事。此刻聽得這般說。將來時的勇氣。冷了半截。用那失意的眼光。望着方立山。半晌說道。無論如何。不能設法辦到嗎。方立山搖頭道。你的事。我豈有不盡力之理。無奈這類交涉。實在是不好辦。你沒聽得滿員勒保吳雨平的事嗎。以那們大的情面。明治天皇。海陸軍大臣。元老會都運動了。還不知費了許多周折。才釋放出來。近年的交涉。更是難辦了。一來是不許外人侵犯他的司法。二來現在和老袁作對。亡命到日本來的太多。他假意借口保護國事犯的美名。我們政府方面。或是要求保釋。或是要求引渡。他們都慎重。不過你去回絕了。你那朋友。我去說一句話。都與國體有關。實在做不到的事。料你那朋友。也不至見怪。沈銘鑑不便再說。悶悶不樂的坐着。想第二條。應避章筱榮的門路。正是無巧不成話。合當讓先閩劉應乾二人的難星。要退了。這是浙江同鄉會。不聽該妻舅子說。沈銘鑑正在

悶極無聊的時候，忽見一個當差的進來，手中拿着一張名片，說警察署中澤署長來拜。方立山也不去看名片，笑向沈銘鑑道：「他來了，倒好說話，他必有甚麼事來和我商量。」談話中有機會，我就跟他說，看他如何回答。祇要他口氣鬆動，就好設法了。說着起身，整理了衣服，教沈銘鑑隨便坐坐，到外面客廳裏去了。好一會進來，沈銘鑑見他面有喜色，忙問說：「過了沒有？」方立山點頭笑道：「說過了，還好辦。他是為整理中國街的事來和我商量。」神戶一條街全是中國商店，日本人呼為中國街，以前被沒收了，中澤署長因來商議整理。我全攬任了。問起譚劄二人，他皺了一會眉頭，搖頭說：「那兩個人真兇惡，狠得，不耐煩了。看監的也聽得氣惱不堪了。向署長說，署長也沒辦法，提出來訓飭了一頓，以為必安靜了。那曉得更加鬧得兇些，連夜不睡，打得監門一片响。飯桶、茶壺都打得粉碎。通署的人無一個不恨。中澤署長正為難，不過，可見得亡命之徒的利害。我和他商量，看如何方能保釋。中澤署長躊躇了一會，說道：「保釋是難的，可由領事館備文來，隨意說個事由，便可提到領事館來聽憑領事館處理。」警察署將移文呈上去，銷案便了。沈銘鑑喜道：「就請你教書記備文罷。」照中澤說的情形，是巴不得立時釋放了。樂得耳根清淨，祇是碍於成例罷了。此所謂無巧不成話。方立山登時教書記備了文，專人送去，不到兩點鐘，已將譚劄二人提到。譚劄不知就裏，以為是袁世凱同日本政府辦了交涉，引渡革命黨，倒有些害怕起來。到領事館，便不敢像在警察署橫吵直鬧。沈銘鑑教當差的將二人帶到客廳裏，自己出來問了問，切張繡寶及進監的情形。譚劄二人祇道是方領事兢兢業業的說了出來。沈銘鑑笑問道：「你二人知道是如何到這裏來的麼？」當然先實個人情。二人答不知。沈銘鑑拿了張名片向二人道：「我多久聽人說，兩位是

第一百零一章 沈銘鑑陰謀制惡少 章筱榮避地走長崎

一百零二

有用之才。此次爲章筱榮受盡委屈。一時觸動了我平之念。恰好舍親方立翁在這裏當領事。我特從東京來求他相救。也是二位災星已滿。正遇着中澤署長來拜。方能備文將二位移提過來。就在今晚同兄弟回東京去罷。人情難諷劉二人。心裏雖有些疑惑。但是已到了這步地位。又見了沈銘鑑謙搗的詞氣。暗想。若是老袁要求引渡。我們已到了領事館。不怕我跑了。何必是這般優待做甚麼。心裏這般一想。即起身作了一揖道。承情相救。我二人生死感激。若有用我二人之處。無不惟力是視。沈銘鑑起身還禮。謙讓了幾句。在領事館用了晚膳。方立山用汽車送三上上火車。回東京來。在火車中。沈銘鑑說起章筱榮。故意用話激動二人。二人本恨章筱榮。不過又被這一激。立時問計要如何對付。沈銘鑑心中暗喜說道。這事也實在可惡。兄弟是無干之人。尙且不平。二位身當其境。如何能不着惱對付的方法。怕不容易。明天到東京。就可去找他。要他賠償名譽。賠償損失。多的不說。每人至少得問他要五千塊錢。他家現放着幾百萬財產。愁他拿不出嗎。教唆得二人聽了。都磨拳擦掌。準備和章筱榮拚命。章筱榮那從知道。每日在幾個同鄉的家裏。形容挖苦。吹了一頓牛皮之後。仍在家中與張繡寶道歉取樂。全不將同鄉會放在心目中。又知道譚劉二人要三四個月才得出來。等到將近出來的時候。悄悄的帶着張繡寶。或是回上海。或是搬到長崎。再住幾日。到了那時候。人家就不能說是被同鄉會驅逐走的了。計好這日午後。章筱榮交待下女。早些弄晚飯。打算吃了晚飯。帶張繡寶去帝國劇場。看新編的佳秋霞。正在共桌而食的時候。譚劉二人猛然扯開門。跨了進來。也不揚聲。古語將入堂聲必揚。日人人入堂。無論貴戚貧富。必先揚聲。主人命之入。方敢入。否則失禮。至親密友亦必遵呵。見章筱榮張繡寶正在晚膳。劉應乾開口說道。你們真快活。我二人爲你險些連命都送了。坐在監牢裏。你們理也不理。祇

當沒有這回事。跑到這裏來圖舒服。好。我許你們快活得成。說時。一脚踢翻了桌子。飯菜傾了一房。張總寶身上也灑了許多殘羹。膠汁。譚先闔一把扭住章筱榮。舉起拳頭。沒頭沒腦的就打。口中罵道。老子打死你這雜種。兩湖人最喜自稱老子罵人雜種。拚着再坐幾年牢。劉應乾。踢翻了桌子。伸手想扭過張總寶來打。章筱榮雙手抱頭哀求道。二位有話好說。我姓章的無不從命。他是女子。又不干他的事。求你不要動手。張總寶見來勢這般兇狠。恐怕吃眼前虧也哀求道。二位的好處。我二人若不是時時念記。皇天在上。以後決討不了。好。實在沒有辦法。劉應乾冷笑道。沒有辦法。你們自己判決的罪案。就有辦法了。致得譚先闔道。他們這種沒天良的東西。巴不得我們關在監牢裏。不能出來。問他們。索謝。老劉你如何不動手打死了他們。親自到警察署出首。一吹唱是敲竹槌的大法門。章筱榮身體洵虛了的人。雖是年輕輕的。那有一些氣力。被打了幾下。見哀求無效。雙膝跪了下來。祇求住手。劉應乾也止住譚先闔道。且和他開了談判。再說。若是不依從我們的料。他們也逃不到那裏去。譚先闔鬆了手。說道。讓你多活幾分鐘。好便好。惹得老子性起。三拳兩脚。怕不收了你。兩條狗命。說着。氣沖沖的順手。拖了張靠椅。挺腰豎脊的。雙手握着拳頭。撐在兩邊。腰眼裏。扳着面孔。坐了劉應乾。攔房門站着。也是怒不可當。威不可犯的樣子。神氣十足。兩個下女聽得大鬧。跑出來。覓了這情形。嚇得在隔壁房間裏。祇管打抖。章筱榮慢慢從簾子上立起身來。覺得腰背生痛。戰兢兢的說道。我不是有意陷害。二位事出無奈。二位總得原諒。原諒。在神戶監牢裏。應許了二位的話。我決不改口。便是。二位不向我索取。等二位期滿出來的時候。我早已預備了。也要奉送到二位府上來。我若是圖抵賴。何不到東京就移了地方。使二位找不着。譚先闔跳起來說道。你快些閉了。你這鳥嘴胡說。狗屁在監牢裏應。

第一百零一章 沈銘鑑陰謀制暴少 章筱榮連地走長崎

一百零四

許的話到今日虧你說得出口誰的眼裏沒見過一百元錢你是這樣打算我沒得旁的話說有兩個條件聽憑你依與不依章筱榮連忙和顏悅色的問道不知章筱榮到這時候如何能和包如何能悅兩個甚麼條件請說出來儘好商量的譚先蘭說道你既還是在監牢裏應許的那們打算我就有兩個條件第一將你這沒天良的活活打死啊呀使我情願不得到警察署自首第二將張繡寶仍送還李華卿啊呀更是不得你自己去奪得回奪不回我們不管這兩個條件之中聽憑你選擇一個章筱榮笑臉相承的說道你這不是有意使我為難的話嗎二位的意思想如何但是我做得到錢要的儘好商量劉應乾道你也曉得甚麼為難嗎你知道我們在監牢裏吃沒得吃睡沒得睡受盡千般虐待那為難不為難哩是不是你害我們的哩你縱不作理會我們不能自行打點繳科料金贖罪出來要錢的理章筱榮忙答道二位為我的事看是繳了多少科料金我如數奉還便了不怕你不譚先蘭道自然是問你要我們難道幫你出了力還要賠錢科料金有限的事每人祇繳了一千塊錢不多幸虧了朋友多才湊了兩千塊錢還有運動費每人花了千多多也不我想你也不好意思不出祇是這兩件都是小處我二人沒有前莊田北莊地全憑着一點名譽在外面混差事於今為你的事在日本監牢裏禁錮了一會知道的是為你與我們本身相干不知道的還不知要生出多少謠言說我們在日本幹了甚麼不端的事幹的事這種謠言說開了力量最大你看我們以後能謀得一件差事到手麼我們的用度又大下半年世的生活不問你負責教我們去問誰呢這却沒有章筱榮驚得吐舌道你的調太高了我力量如何做得到劉應乾道做不到沒要緊剛才說的那兩個條件仍是有效你一個錢不花豈不甚好妙你若捨不得死就行第二個罷我們將張繡寶送到李華卿那裏不惹李華卿不

重。重。的。酬。謝。我。們。眼。睛。祇。看。得。見。錢。更。妙。更。妙。老。實。你。快。些。決。定。我。沒。工。夫。和。你。久。耽。擱。說。着。將。衣。袖。往。臂。膊。上。一。挽。譚。先。闈。也。拔。地。立。起。身。來。好。像。祇。等。章。筱。榮。一。句。話。出。口。便。要。動。手。一。般。章。筱。榮。惱。惱。憤。憤。了。的。人。如。何。受。得。這。接。二。連。三。的。凌。逼。驚。慌。憤。憤。了。的。人。應。當。警。祇。因。知。道。二。人。是。兇。暴。之。徒。條。把。兩。條。人。命。不。在。他。心。上。自。己。又。手。無。縛。雞。之。力。不。能。抵。抗。痛。快。之。極。可。謂。惡。人。自。有。惡。人。磨。手。鎗。更。不。在。身。邊。才。肯。盡。情。忍。受。想。將。他。們。數。衍。出。去。連。夜。帶。張。繼。實。離。了。東。京。聽。他。們。開。出。這。們。大。約。口。已。是。忿。滿。胸。臆。誰。知。才。作。一。句。商。量。的。話。又。要。動。手。威。逼。起。來。那。裏。還。按。捺。得。住。呢。口。中。和。譚。先。闈。支。吾。走。到。衣。櫃。跟。前。伸。手。去。摸。手。鎗。主意。却。好。只。是。未。必。辦。得。退。譚。到。二。人。譚。先。闈。機。警。早。已。察。覺。等。他。拿。在。手。中。正。待。掉。轉。身。來。祇。在。那。手。腕。上。用。兩。個。指。頭。一。按。章。筱。榮。吃。驚。手。路。遲。延。一。下。手。鎗。已。被。譚。先。闈。奪。了。罵。道。你。瞎。了。眼。想。拿。這。東。西。嚇。誰。呢。劉。應。乾。道。好。好。我。們。見。他。哀。求。祇。道。是。真。意。忍。住。氣。和。他。商。量。誰。知。他。倒。如。此。狡。猾。算。起。我。們。來。沒。得。話。說。了。就。用。他。的。東。西。收。了。他的。狗。命。詭。即。趁。步。譚。先。闈。將。手。鎗。抽。了。一。下。貫。了。顆。彈。進。去。張。繼。實。至。此。更。急。了。爬。在。簾。子。上。叩。頭。如。搗。蒜。口。裏。不。住。的。求。饒。章。筱。榮。又。悔。又。恨。又。羞。又。怕。也。跪。下。去。叩。頭。說。道。我。千。該。死。萬。該。死。你。的。話。我。都。依。了。不。怕。你。不。依。譚。先。闈。用。鎗。口。對。着。章。筱。榮。太。陽。穴。說。道。到。這。時。依。也。遲。了。做。一。個。劉。應。乾。道。祇。要。是。真。依。立。刻。拿。出。錢。來。便。饒。了。你。一。個。做。好。章。筱。榮。一。面。避。開。鎗。口。一。面。答。道。我。真。依。了。若。有。翻。悔。再。打。我。不。遲。譚。先。闈。道。也。使。得。我。不。怕。你。跑。了。說。着。將。手。鎗。停。了。保。險。機。揣。入。懷。中。張。繼。實。起。身。叫。下。女。進。房。收。拾。盤。碗。扶。起。桌。子。打。掃。乾。淨。重。行。整。理。飯。來。請。譚。劉。二。人。吃。飯。譚。先。闈。有。些。犯。疑。等。章。筱。榮。張。繼。實。先。吃。了。方。敢。入。口。怕。他。們。下。毒。吃。完。了。飯。譚。先。闈。道。你。既。依。了。我。的。話。趁。早。拿。出。錢。來。我。們。好。去。歸。還。朋。友。為。你。的。事。失。了。我。朋。友。的。

信用真不值得。若有餘款者然章筱榮道：那裏這們急。在日本留學的人，誰一時拿得上千的錢出來。真說我此刻手中本沒了錢。就有錢。也在銀行裏。於今已是午後八點多鐘。如何能取得出。二位若不相信我沒錢。前日還當了幾票衣服首飾。說時向張續寶道：快去拿當票給二位看。張續寶從小鐵箱內拿出當票來。譚先闔瞧也不瞧說道：誰管你甚麼當票。相信你沒有錢便罷了。不成今晚不要你多的拿六千塊錢來。每人三千。已經了不得以後的生活問題你一時拿不出祇要議定了數目。遲幾日沒要緊。更加不章筱榮道：手中實是沒錢。若在上海再多點也拿得出。張續寶道：二位替我們想想。有錢如何去當衣服。今晚就是逼死了我兩個也不中用。劉應乾道：真沒錢我也不逼你。我們借你這房間住幾日。你們趕緊設法。或是打電報到上海電匯不過一兩日我們祇等錢到手就走。這利章筱榮要求減少議了半夜減到四千塊。一文也不能再減了。以後生活尙不會議及。章筱榮逼得無可如何。捏故打了個電報到家裏。他父親立時從三井銀行電匯了五千塊錢來。譚劉二人每人得了二千人。心那有滿足的。見章筱榮的錢這般容易敲詐。自然不肯即時罷手。並且受了沈銘鑑的吩咐。不怕鬧得兇。狠務必逼着他。不敢再在東京屯留。便向章筱榮提出生活問題來。每月每人要章筱榮供給一百元。一日不能回國。一日有效。一年不能回國。一年有效。沈銘鑑的機謀他這種要求。任章筱榮如何懦弱。如何有錢也決不能承任。但是仍不敢說他們的要求無理。一口回絕。妙機妙處章筱榮少明知道有了譚劉二人。時時來纏擾不休。長住下去。還不知要花多少冤枉錢。受多少冤枉氣。說不得怕人家疑他。被同鄉會驅逐。胡亂支退了。譚劉帶着張續寶連夜避往長崎去了。到底被他爲甚麼不回上海。要到長崎居住。惹起後日許多風潮呢。却有個緣故。章筱榮雖是不

曾娶妻。却已於數年前。由他父親作主。訂了一位前清的官家小姐。章筱榮因聽得那小姐容貌雖好。品行不大端方。辦了自己家中使喚的一個小子。還曾受過一次私胎。和章筱榮恰恰半斤配八兩幾次教媒人來催章家迎娶。章筱榮祇是抵死不肯。他父親勸罵過多次。無效。又畏懼女家的勢力。不敢提出退婚的話。動身到日本來的時候。媒人又曾來催。那時戀着章器雋。對媒人回說。等在日本留學畢業。回國。即行迎娶。女家得了這信。自是日日盼望。章筱榮回國。好完婚事。章筱榮心想。若是此刻帶了張繡寶回上海。有許多為難之處。東京既不能住。不如在長崎再住幾時。女家若知道在日本取了人。又等得不耐煩了。媒人必來責備。責備無效。必提退婚之議。自己在日本等退婚手續完了。再帶張繡寶回國。重行婚禮。這是章筱榮一想情願的計劃。因此到長崎。又賃屋居住起來。暫且放下。後文自有意外風波出現。本回完畢。下章另寫。

評

章筱榮以執袴子弟。習為惡少。又有錢足以濟其作惡。此真上天下地間。無足與之為難者也。且其人所恃亦正在此。故其視同鄉會之決議。毫不介意。且有故使同鄉人垺台之想。而不謂天壤間居然有劉譚二人之兇橫無賴者。足以制其死命。而又有老謀深算之沈銘鑑。居然想到利用劉譚二人。並有能力出二人於獄。而縱之與章筱榮為難。竟予以極不堪之凌辱。諺所謂惡人自有惡人磨。乃於此見之。天下事之痛快。無有過於此者矣。讀竟。為浮一大白。

第一百零二章 糾人打降天尊起勁 為友屈膝孝子講和

第一百零二章 糾人打降天尊起勁 為友屈膝孝子講和

話說譚先闓劉應乾得了這注大橫財，好不稱心如意。改正朔，易服色，三瓦兩舍，閑游閒逛起來。這日正是十一月二十日。帝中日月每有提後區前移而區後之處但圖利於編次閱者諒之譚先闓一早起床，柳夢菇跑來了。他們本是同鄉，又同時亡命。因此時常過往。譚先闓說道：「天尊今日怎來得這般早？」柳夢菇道：「今日周之冕替他母親在大松俱樂部開追悼會，特來請你和劉應乾同去保鏢。」譚先闓笑道：「你這是甚麼話？開追悼會也要人保鏢？」柳夢菇道：「真是要請你們去保鏢。只怕你們兩個人還少了，難保得不吃虧呢。」譚先闓道：「你這話我不懂。索性明白說出來罷。」劉應乾昨夜到新宿孀女郎去了。日本呼三等還得一會才得回來。柳夢菇道：「你沒聽得陳學究前日在會參謀家裏和鄒東瀛先生動手打架的事嗎？」譚先闓道：「那事喧傳遍了，怎沒聽得說？」不過不知道詳細罷了。柳夢菇道：「我此刻便是代鄒東瀛先生糾合有幾手工夫的人，趁着追悼會場中好報仇洩恨。事情是這們的前日會參謀許先生饒行請了十多位陪客，黎謀五、陳軍長、鄒東瀛、陳學究、曾廣度、胡八胖子都在內。我也在那裏幫着料理。不勝榮幸之至席已散了，大家都有了幾分醉意。鄒東瀛先生柳夢菇在東京送人便說鄒東瀛因談到在湖南辦國民捐的事，不知怎的觸了陳學究的忌諱。又想起那日在維新料理店爲周之冕角的事來，立時放下臉說道：「若不是你們這些貪私肥己的混蛋，想方設計的刮地皮弄得天怒人怨，我們如何也得到這裏來亡命？」鄒東瀛先生聽了這種無禮的話，自然大怒，也回罵了幾句。誰知陳學究早準備了冷不防一連幾耳刮子都實打實落的打在鄒東瀛先生臉上，等得立起身來，回手已被大家攔住，祇氣得鄒東瀛先生跳起腳大罵。我當時在旁邊也氣得沒奈何。許先生正和黎謀五在那裏圍棋，我顧不了擾亂棋子，彎腰拿了那五六寸厚的棋盤舉起來，正要朝陳學究劈頭就打。陳軍長手

快一把奪了過去。可惡陳學究還裝沒事人。走到隔壁書房裏拖一本古文在那裏高聲朗誦起來。大有促之之意鄒東瀛先生知有大家攔扯。一時必打陳學究不着。拉了我也不與會。參謀作辭。同跑了出來。回到大家。要我出主意。替復此仇。他老人家還想花錢請人拿手鎗去刺殺陳學究。虧我從旁勸解。才肯祇要痛打一頓。當着人羞辱一番。便算是出了氣。我說很容易。二十日是周之冕母親追悼會的期。陳學究雖則與周之冕的交情不似從前了。但追悼會是不能不到的。趁着會場人多。我去花幾個錢。請些種拳脚的人來。不怕不把他個跪地求饒。鄒東瀛先生說他知道我到會。必不肯來。那時不是白花錢請了人沒用處嗎。我說陳學究是個傲脾氣。越知道你在場。越是要來的。他如何肯示弱呢。鄒先生問我請人要花多少錢。我說這事我會替人辦過。大有經驗前次劉雄業兄弟因吞蝕了譚三婆婆交給他接濟小亡命客的兩萬塊錢。就是周之冕雷小鬼。名雷同。因身體瘦小。人都呼他雷小鬼。楊小暴徒。他們和他搗蛋。他兄弟怕起來。託人找了我。要我替他請人保鏢。我請來了十多個說妥了不動手。是每人十塊錢。動手加倍受傷。再給醫藥費。看傷的輕重說話。打傷了人家。有劉氏兄弟負責。條件狠妥當於今有幾個回國去了。請外省人。祇怕要稍微貴一點。但是也有限。鄒先生說多花錢不計較。祇要手上真來得的。我當時就想到你和劉應乾身上。奉承你們多賺幾個。說着兩眼在房裏四處一望。現出驚訝的樣子。說道你此刻怎的倒瀾了衣服。器皿都大不似前時破爛了。豈不聞士別三日。面目相識。譚先闈笑道我豈是長久貧困的人。有本領的人自然時常有人孝敬你。今日就是來孝敬我的。說得柳夢茹也笑了。不一會劉應乾回來。柳夢茹迎着笑問道昨夜在新宿還得意麼。劉應乾答道快不要提昨夜的事了。莫說不得意。倒弄得我掉了一夜冤枉眼淚。譚先闈道這就奇了。去尋開

心如何反掉起淚來。劉應乾道：「我何嘗不是這般想。事到其間，也由不得我就心軟鼻酸起來。那游廊」三等講樓築居之所，稱之游廊，街口上懸半大游廊二字。

左邊第三家。我去過幾次。有一個女郎叫百合子。年紀祇得二十歲。身材容貌都過得去。我和他睡過幾夜。他都不會向我說過甚麼。昨夜我到那裏。見時間還早。便教他弄了些酒菜來。二人同吃。我將番頭

日本。慢慢的敘述他的身世。述到傷心之處。他哭得拾不起頭。我是素來心硬也。忍不住陪着流淚。我想替他贖身。討

了來。將來帶回國去。也是在日本亡命一場的紀念。紀念特別。他述的身世。我重述一遍。給你們聽好麼。柳夢茹道：

我有事去。特意絕早起來。沒工夫聽你的。且讓我把來意說給你聽了。大家辦完了今日的事。你既要替你相好

的贖身。敘述身世的日子長得狠。接着將請他去保鏢的話說了。劉應乾道：「我於今不幹這種營業了。就在日本

三五年也夠有飯吃了。誰肯再拿性命去換這幾個牢仔子。錢他們有錢的人性命要緊。我不怪他。但是錢就應

該看鬆點。要人家拿性命去換他們。仍是捏牢了一寸不肯放一分我們的性命。就這般不值錢。懷德淋瀝一肚皮。請醫氣傾吐無餘。

天。你要知道。我此刻有飯吃了。我的性命也狠看得重了。十來塊錢。也想我去和人家拚命。沒有那們款了。柳

夢茹笑道：「幾天不見。怎的都潤起來了。你們兩個從那裏撈了幾個錢。不但衣服器皿更換了。連口氣都變了。

劉應乾搖頭晃腦笑答道：「那裏有的錢。撈也是拿性命換來的。柳夢茹道：「我今日並不是拿幾十塊錢。要來換你

們的性命。你們不用推。看我的薄面去坐一會罷。幾十塊錢。送給兩位吃點心。據我想。陳學究若不自是。沒

有動手的事。便來了。他是個文弱書生。豈是二位的對手。沒奈何。賞臉同去一趟。譚先闖笑道：「怪不得那些天偉

人將錢看得那們重。原來有了錢，就是多年的朋友說話，也要恭敬些。天尊平常對我們說話，有時還要這們那們的，免不了那做縣知事時的口吻。今日就大不相同了。也有些像是在鄉東瀛會參謀跟前說話的神氣。劉德善至說得柳夢菇紅了臉，劉應乾也哈哈大笑起來。柳夢菇道：「不要胡說。平常是你求我，我自然這們那們的。於今是我求你，若仍是那般聲口，不怕你們不依嗎？」素性明說劉應乾笑道：「不錯，我們也差不多要請人來保鏢了。你自己又沒事要你們了。我實在是不會知道你們暴富了。」劉應乾笑道：「我們也差不多要請人來保鏢了。你自己又沒事要我們保鏢。鄉東瀛要請你去，要他親來。我一文錢也不要打了。姓陳的就走，以後打出了禍來，却不要又來找我。我知道陳學究也不是好惹的。柳夢菇道：「你真要拿架子，要他親自來請麼？」譚先闈道：「他親來，我也一文錢不要。柳夢菇起身道：「那就是了。我就要他來。這不是容易的事嗎？」倒有幾文說着出來乘電車到大塚和鄉東瀛商議去了。再說那時不肯生，正是徵集留東外史材料的時候。凡是團體集會，祇要有紹介，可列席旁聽，無不參與其中。這次是周之冕私人的追悼會，十八九兩日，又鵝毛一般的雪片，下了兩個整日。整夜十九夜，有朋友來問不肯生，明日能到會麼？不肯生說：「若是雪小了，便去。那朋友笑道：「下雪何妨？如肯去，自有有人備車來迎接。不肯生覺得詫異，暗想：難道是周之冕也發了甚麼橫財，預備了無數的車去迎接那些來追悼的客麼？問那朋友，又祇笑着不做聲。當夜也就沒人去研究。第二日早，不肯生貪着被裏餘溫，正朦朧着兩眼，不想起來，忽聽得房門響，立時驚跑了被睡蟲，以為是下女照例進房打掃，仍睜縫兩眼，祇作沒聽見，覺得聲息不像是下女，睜眼一看，嚇了一跳，連忙翻身起來，披衣謝罪不迭。來者不是別人，就是在春日館宴客的康少將。他尋常貴足不踏賤地，這回是

初次到不肯生家來。見他輕輕坐在床邊，不敢驚動的光景。不肯生是個平民，自然誠惶誠恐。當下謝了，失迎之罪。康少將開口便說：我是特來請足下去到追悼會的。今日的會，非得足下去，準出大亂子。說不定還有人要進警察署。因爲關係我們的體面太大，怕足下見下雪不去。特親自來邀。不肯生笑道：某有何能德？見重如此。既有到會之必要，遵命到會便了。但追悼會，何至有鬧亂子的事。康少將即將鄒東瀛與陳學究爲難的話說出來。並道：陳學究不服氣，定要到會。看鄒東瀛敢如何報復。我那裏早有人來報告，說柳夢菇連日在各處替鄒東瀛請打手，已請了十多人，準備在大松俱樂部大鬧一場。我想都是幾個同鄉人，鬧起來，給外人看了，不雅。相幾次勸陳學究不去，無奈他抵死不肯。陳學究的太太新從中國來了，見勸丈夫不從，昨夜那們大的雪，急得跑到我那裏來，哭着要我幫忙。瞞着陳學究，出頭向鄒東瀛調解。我立時託人去說，鄒東瀛已被說得有些活動了。反是那可惡的柳夢菇不肯說不報復此仇。以後便無臉見人。幾句話激得鄒東瀛也翻了腔。調解的人回來，這般一說。陳太太還在我家裏，急得痛哭流涕，就好像陳學究已被鄒東瀛打死了一般。我也沒作擺佈處。忽然想到足下練過些把勢，平日又和那些練把勢的人來往的多，和陳太太說了。他昨夜就要親自來請我，說他和足下沒得交情，祇怕請不動。我明早自己去請，可笑陳太太那時坐也不是，立也不是，一片搔抓不着情景，說惡足下昨夜不在家中歇宿。今早我來撲個空，逼着要我請人來這裏打聽。他聽得回信在家，才略收了憂感之容。回湖南同鄉會事務所去了。

吳大澂刺殺四立的時候，陳學究在湖南同鄉會事務所教書，此刻仍住在那裏。

不肯生笑道：怪道昨夜有人來問我，今日去不去，追悼會要我到會，是沒甚麼不可。不過柳夢菇既請了十多個打手，我一個人俗語說得好，單絲不成線，不要反誤了你們。

的事。康少將道：「不用客氣。我那裏也臨時召集了十多人。祇沒一個爲首的統率。亂糟糟的。決打不過他們。足下去做個爲首的指揮他們。他們的膽都要壯些。不肖生笑問道：「這不真成了臨陣對敵的行動嗎？」康少將也笑道：「他們是這樣來。我們自是這樣對待。好在我這邊的人都是曾在軍隊裏當過中下級軍官的。狠見過幾次仗。火指揮起來。還容易些。不肖生聽了。心裏有些害怕。萬一打出了人命。吃連累官事。怎犯得着。當下又礙了情面。不能說不去。正有些爲難。康少將已看出來了。說道：「儘管去。不妨事。」的神田警察署已託人去說過了。開會的時候。敦多派幾名警察來監視。讓他們先動手。罪便不在我等了。警察說：「祇要不在街上決鬪。會場上相鬧的事。就是各文明國也免不了。即是打死了人。沒人控告。警察署也不追究。」日本警察對於留學生及亡命客的非法行動概持開放主義。就是有人控告也不大究理。如中國前清官場對生苗土番一般。視不肖生不便推諉。祇得答應了。康少將說：「下午着馬車來接。不肖生道：「快不要是這般罵人了。我那一日不在街上跑幾點鐘。忽然高貴起來。沒得給人笑話。」康少將去後。不肖生用過早點。冒雪出外調查了一會。知道柳夢菇已請齊了十多個打手。在源順料理店集合。就便午膳。鄒東瀛親到譚劉家中。說了無數拜託仰仗的話。將譚劉請到源順店。鄒東瀛把盞勸酒。也用了譚劉的計劃。買了十多根簿記棒。每人攜着一根。一面在源順吃喝等候。一面派柳夢菇往來打聽。竟是一個看陳學究是否到會。是不是一個人。或也找了幫手。被柳夢菇探得有廉少將出面。派了部下十多名軍官。每人帶了手鎗。擁護陳學究到了會。同不肖生連一個蒲團坐了。柳夢菇如此這般一報。劉應乾抽了譚先圍一下。起身向鄒東瀛道：「不是我二人膽怯。聽說有手鎗害怕。實因爲康少將是我二人的直接長官。既有他出面。我二人如何敢動手。你這裏人不少。也夠用的了。鄒東瀛欲待挽留。二人已點

頭了道聲擾拔步走了。有了錢了自聚也柳夢菇也扯拉不住。譚劉二人一走。這十多人。就好像捏了頭的蒼蠅。柳夢菇氣忿。不過用激將法說道。偏是我們不中用。沒有他兩個。就不敢去。在神田這樣繁盛的地方。有吃雷的膽子。也不敢在這裏放手。鎗你們不要害怕。巴不得他們放鎗。祇要一聲鎗響。立刻請他們到警察署去坐坐。越是有康少將出面。越有來頭。可找你們都整頓起精神。出風頭。顯名譽。賺幾十塊錢。圖快活。三大理由充足之至就在這一回。誰敢爭先下手的。酬勞的錢加倍。受了傷的重傷。三百塊。輕傷一百塊。鄒先生預備了三千塊現洋。在此。誰有本領。離拿了去。柳夢菇這幾句話一說。中了各人的心病。登時勇氣倍加。齊聲喊。情願替鄒先生效死。鄒東瀛略高興了些。對柳夢菇道。我先到會。你帶着他們隨後就來。我見你們上樓。我即抽身回家。中準備些酒菜。等你們回來。好一同痛飲。柳夢菇躬身答應了。約莫鄒東瀛去了十多分鐘。即領着這一羣打手。整齊隊伍。出了源順店。真是浩浩蕩蕩。殺奔大松俱樂部來。行至半途。祇見譚理嵩迎面匆匆跑來。向柳夢菇搖手道。你們不要去了。已有出人來調解。鄒先生教我來阻止。柳夢菇蹣跚道。如何會依他們調解。這不是奇事嗎。要調解。昨夜就應該依許。昨夜不肯調解。今日見有康少將出面。派了幾個軍官來幫忙。就依他們調解。顯見得是怕了他們。不敢報仇洩恨。他要調解。我偏不肯調解。定要去打他們。一個落花流水。那些打手聽說鄒東瀛答應了。調解。估料着打不成了。也在後面鼓起勁來。握的握拳。撈的撈衣袖。都說不不甘心。當然三千塊錢的作用譚理嵩笑道。要打是現成的。我也巴不得要打人。不過他們那邊早已有了準備。找來的人。又比我這邊強得多。動手起來。白送得他們打一頓。這種報復的事。本應秘密打他一個冷不防。天尊得了這宗差使。在外面發號外。一般生怕人家不知道。他們既

有了準備。你想還打得過麼？鄒先生親眼見了那種情形，知道動手必吃虧無疑，才教我來阻止。周之冕出來擔任調停，你們可到會場裏去看看。柳夢姑道：我是要去，如調停不得法，我決不依的。看你如何不依說着，用手一揮，大家都去。關傳不成，仍請你們打他娘。那些打手立着不動，一個年老些的說道：他那邊既準備了，我們去他們若是一齊打起來，我們不上營嗎？衆打手都齊聲說不錯。柳夢姑急道：特意請你們去打的，他們若一齊打起來，你們的手到那裏去了？不能回手打他們的嗎？衆打手聽了，雖覺有理，但終是不想動腳。譚理蒿笑道：還在路上就不想動腳，看到了會場如何想動手？我說給你們好放心走罷。莫說有人出來調停，就是沒人調停，祇要這邊不動手，他那邊決無先行動手之理。他們又不是尋仇報復怎的反怕起他們來？說得衆打手勇氣又增加了，雙腳如打鼓一般，跟着譚柳五人走向大松俱樂部而來。暫且按下，且說鄒東瀛走到大松俱樂部，剛上至樓梯口，猛聽得樓上一陣掌聲，好像歡迎他的樣子。心中有毛病的人，至此不覺一驚，硬着頭皮上樓，見那演壇上供着一個老婆婆像片，旁邊擺了幾個鮮花圈，案上香燭之外，設了幾盤藥品。周之冕麻衣草履，俯伏案旁，有幾個來賓正在案前鞠躬致敬。會場左側，陳學究立在上首，兩邊立着一大堆的健壯軍漢，都怒睜雙眼，彷彿聽得那掌聲，是從那些軍漢裏面出來的。鄒東瀛祇好不作理會，走至案前，脫帽行禮。周之冕涕淚交頤的立起身來，向鄒東瀛謝了悼唁之意。鄒東瀛道：我今本應來幫忙照料。這禮會是由鄒東瀛發起奈因種種逼迫，實在使我抽身不得。你是自己人，大約也明白我這幾日的事情。周之冕點點頭，拉了鄒東瀛到會場角上，悄悄的說道：他們那邊佈置得狠周密，你若已約好了人，趕快阻止，萬不能動手。我聽了這風聲，急得甚麼似的，又不能出來，送信給你，都是自

已幾個人。何苦這樣認真做甚麼。鄒東瀛呼一聲道：誰認他是自己人。教我就此善罷甘休。除殺了我這顆頭。我約的人。此刻已出發了。阻止不及。周之冕急道：你不要認我是說和事人的話。那些人的情形。你沒看見嗎。你再到窗口去看看。街上的警察。平常有這多麼。說不得失禮。我祇得出來作個調人。以後不依由你。今日兩方面的面子。都得顧全。鄒東瀛聽得如此說。又見那些健壯軍漢。慢慢的散開了。守着出進要道。以及各窗口。如警察站崗一般。挺胸豎脊的站着。都現出一種等待廝殺的神氣。大有尋人尋氣之意來賓有見機得早的。作辭走了。鄒東瀛也料道。柳夢蕊所約的人。不能作靠。周之冕又催促趕緊着人去阻止。打手便舉眼向來賓中望。去。祇見譚理嵩立在那裏。招手叫過來。對他說了周之冕願任調人的大概。教他沿途迎上去阻止。譚理嵩去後。周之冕到陳學究跟前說道：我幾日守制。不曾出外。不知二位竟因小事如此失和。豈知二人失和。豈知二人失和。豈知二人失和。當日若有我在。應本來都是好朋友。必不至這般決裂。今日承諸位看得起我。替先慈開追悼會。還要求兩位索性賞我的臉。大家和解了。千怪萬怪。祇怪得那日我周之冕沒到場。以致翻了臉。沒人從中調解。我知道兩位都是不肯服輸的。等我來替兩位一人陪一個。不是從此恢復原狀。仍做好朋友。說着。爬下去叩了個頭。陳學究那來得及攔阻。立起來跑到鄒東瀛跟前。也是一樣叩下去。這樣做和事人。這正善個。這兩個頭。叩得滿會場的人。真成了吊者大悅了。雖都說周之冕這陪不是。陪得希奇。但鄒東瀛便借此可收回成命。譚理嵩柳夢蕊統牽了那班打手。到樓上見已由周之冕叩頭了事。當時也無顏再向鄒東瀛挑撥。等陳學究從容帶着衆軍健走了。衆打手才找着柳夢蕊要錢。柳夢蕊氣忿忿的罵道：你們替人家出了甚麼力。真是活現世。我不向你們索回。作出發給的每人五塊錢。就是鄒先生格外的恩典了。就是。我柳

天奪天大的行情了。這是柳夢姑急了。進口而出的。一句話。衆打手如何忍受得。即時鼓譟起來。抽出簿記棒來。勢洶洶的要打柳夢姑。該打該打可惜。沒有打得成。虧得有十多個未散去的來賓。和周之冕大家勸的勸。扯的扯。柳夢姑才免了這場橫禍。畢竟鬧得鄒東瀛承認。每人再添五塊錢。隨時親來大塚領取。方肯散去。鄒東瀛這回真是退財嘔氣。說不出的苦。別了周之冕。垂頭喪氣。歸到大塚。柳夢姑跟在後面。又出了些主意。惟恐天不賜。下不取。鄒東瀛怕再上當。不肯聽信柳夢姑。也就無精打采的去了。一場是非完畢。本章已畢。

評

潤人有的是錢。窮人有的只是命。所以潤人出錢。可以買窮人的命。而窮人拚命。倒未必賣得到潤人的錢。因爲潤人要買窮人的命的時候少。窮人要賣命的時候多。所以窮人的命。就得減價。才有主顧。劉譚二人。若不是硬敲了章筱榮一筆昧心錢。那裏敢和柳天尊說許多發牢騷的話。所以劉譚的一段不平鳴。也只是錢在那裏說話。

陳鄒打架一事。從柳天尊口中補出。是作文討巧法。

柳天尊德惠鄒東瀛報復。無非是想從巴結中。又得有開花賬之利益。此種幫閒。最爲可怕。

衆打手聞敵方已有準備。本已志不在打。因爲有三千塊錢的賞格在前。不得不裝出些兇神惡煞的模樣。此所以一經柳天尊督促。便併住在路上。不肯動脚也。

柳夢姑爲鄒東瀛畫策。將於追悼會中打陳學究。此不過欲於稠人廣衆中。給陳學究一個下不去而已。及

至廉少將出而代陳學究維持。此其必打不成。可以斷言者。周之冕乘機向雙方勸和。可謂適當其可。

第一百零三章 述軼事可泣可歌 訪奇人難兄難弟

話說鄒東瀛到家。熊義接着說道。我那姓蕭的朋友來過了幾次。要請你紹介去會吳奇童。接應得好一連幾日。這般忙碌。鄒東瀛道。有個朋友的母親死了。在這裏開追悼會。連日在那裏替他佈置一切。今日事情完了。以後隨便那日。皆可給你那位朋友紹介。熊義問道。平泉書屋的書畫展覽會。會去看過。沒有。再補叙鄒東瀛道。看是去看了一次。確是耳聞不如目見。那裏有外面傳說的那般駭人聽聞。據我看十幅之中。足有八九幅是假的。有些不容易指出假的證據。其中有一幅毛延壽的衡山水簾圖。有顧凱之僧懷素的跋。又是一幅絹地。你看能令人相信麼。還有一本手卷四十頁連綾的全是王羲之的手札。後面附了一張虞世南進呈唐太宗的表。文唐太宗宋徽宗都有極長的題跋。在上開價又祇三千三百塊錢。這不是明說出來是假的嗎。更有王廉詰的山水曹霸將軍的畫馬。吳道子的長江萬里圖。凡是歷史上所有的書畫家。不論情理總有一兩軸充數。我想李平書號稱海內收藏家。何至這般沒有常識。就是想騙小鬼幾個錢。也不能是這樣瞎混。自貶鑒別之名。此話有理並且日本南畫會中儘有好手。我前日在那裏就遇了一個姓秋田的。是南畫會中的健將。也在看展覽會。手中拿一本袖珍日記。一管鉛筆。隨着隨記錄在日記本上。見我是中國人。雖不便對我如何下貶語。但那不滿意的神情。已無形流露出來。見架大我問了問那展覽會的經理。售出去的書畫極少。全是有清一代幾位小名家的。你說若是日本人都是瞎子。也像中國的好古家。以耳代目。罵殺一班冒充內行的收藏家那毛延壽王廉詰一類人的書畫。豈不都買去。

了。熊義道既是備出去的極少。他這一次展覽會。不要蝕本嗎。鄒東瀛點頭笑道。金錢上蝕本却是有限的事。但活生生一個中國享大名的收藏家。就葬在這一次展覽會中。這蝕本便太大了。是正經話不當下二人復說笑了一會。各自安歇了。次日飯後。蕭照壽來了。可謂鄒東瀛道了幾次見訪。失迎之罪。蕭照壽笑道。我因為吳君是個特殊的人物。不敢造次去拜訪他。若是普通的拳教師。祇要知道住處。便是素未謀面的。沒人紹介。也無妨礙。青年會教拳的那個姓郝的教師。我昨日就去會了他。坐談了兩點多鐘。工夫不能說他的不好。就是一點兒常識沒有。習氣太重。牛皮也太大的。中國拳師的通病據他說。霍元甲祇是拳術界中三四等人物。因為上海沒有好手。搦臺又祇設了一個月。遠處有能耐的人。多不看報。等待有人告訴他。搦臺的期已是滿了。所以沒有對手。我問他。中國的拳術沒一個統一的。比較怎知道。霍元甲是三四等人物。他說我推他為三四等人物。還是狠恭維他的說法。若真有統一的比較。祇怕夠得上三四等的話。還難說我聽了。心中實在有些不服。問他何所見。能是這般武斷的說法。他說我這話一點也不武斷。霍元甲在天津曲店街開淮慶藥棧的時候。我去拜訪過多次。工夫和王子斌不相上下。這比較又是從那裏來的我問王子斌是誰。他說也是在北道上狠有名氣的人。人家都稱呼他大刀王五。我聽了連連點頭問道。不是送安維峻出口的大俠王五嗎。他說就是那個王五。那王五本不叫大刀王五的。他從前會使雙鉤。人稱地爲雙鉤王五。庚子以前。他在北京開會友鏢局。因名氣很大。投他那裏保鏢的很多。不到幾年。被他賺了十多萬的產業。他生性本來豪爽。又仗着一身的本領。專一好交結江湖上綠林中一班有能耐的朋友。他那會友鏢局裏面。時常是住得滿滿的。來時接風。去時餞行。動輒三百五百的送人路費。他有間練把勢的房。

中惡一個砂袋重三百斤。他向前向後一般都能踢一丈多高。武藝略平常的人見了他這種腿法，誰還敢與他較量。在北京那種地方，橫街直撞幾年，竟不會遇着對手。由此雙鉤王五的名聲更大。他自己也由不得就有些驕傲起來，以為真是沒有對手的。也是學師的通病一日早起，王五正在把勢房裏練武，忽聽得房門口有人歎氣，忙停了手，回頭一看，認得是一月以前來拜訪的客，自稱甘肅人姓董，來不幾日，就害病動彈不得。王五延醫調治，親手煎藥給姓董的吃，足病了二十多日，才漸漸的好了。王五學說不錯不知因何立，在把勢房門口歎氣。王五走過去問，姓董的說道：我久聞雙鉤王五的名，不辭跋涉幾千里來拜訪，為的是必有工夫，值得一看。誰知不遇如此深梅，此行白花了路費，白攔了時間，因此禁不住歎氣。死不怕氣王五平生不會受人輕侮，當時聽了這話，如何容納得下。便正色說道：不才本無工夫，並不會發帖請你來，白攔了時間，不能怪我。至於白花了路費，便是三千五千，不才也還賠得起。不過你既是這般說法，我的錢不是容易得來的，倒得領教幾手。姓董的見王五如此說，更厲色說道：你說的甚麼話，你不會發帖請我來，是誰請我來的？你姓王行五，就叫王五便了。為甚麼要叫雙鉤王五。你這雙鉤兩字，不是請人的帖嗎？你賺了些昧心錢，祇能收買得平常人，想拿着三千五千來收買我麼？你一點能耐沒有，有能耐的人來指導你，不知道罪過要如此強辯。你說領教幾手的話，倒是不錯，應該領教才有長進。更不怕姓董的這一篇話，氣得王五說不出順手從兵器架上取了把單刀在手，向姓董的說道：這兵器架上有的，是兵器，任憑你使來，走兩路罷。姓董的立着不動，說道：你有名的會使雙鉤，還是使雙鉤罷。打勝了你的單刀，也不管我的能耐。王五祇要姓董的肯打，即換了雙鉤。姓董的在兵器架上看了一會道：這裏沒有可用的

兵器。你教人去客廳裏將那掛門籠的竹竿取來。方好較量。王五道：你若是不想較量，說沒能耐便了。不要這樣拿人開心。竹竿豈是可使的兵器？姓董的哈哈笑道：你若知道竹竿可當兵器使，也不敢目空一切了。痛快之至快教人拿來罷。不要多說閑話了。王五心中疑惑，祇得命人取了竹竿來。姓董的接在手中，說道：你來罷。王五道：你是客，請先。姓董的道：這倒是尊賢的禮節。我告訴你聽，你用心招架。我用中平槍刺你。說時，用竹竿輕輕向王五胸前刺去。王五左手鉤住竹竿，一迎，右手鉤正待殺進。姓董的竹竿祇彈了一下，已將左手鉤逼住。手腕反了過來，鉤尖朝上。姓董的拿着竹竿連伸縮了幾下，王五急得丟了左手鉤，抽出手來。姓董的已跳過一邊，笑道：你說是真槍不送了你的命嗎？王五也不做聲，彎腰拾了鉤道：再試一回。何如？姓董的道：儘管再試。我說你聽罷。中平槍乃槍中之王，真說你招架不住。任是誰人也難招架。這回殺你下三路。仔細仔細。二人一交手，又是如前一樣，逼反了左手鉤。王五連說罷了罷了。你能和我走一趟拳麼？姓董的放下竹竿說道：你還想走拳嗎？要走拳得依我一件事。王五也放了雙鉤，道：你說出來。甚麼事我都能依。姓董的笑道：你的門徒很多，教四個來拿一床棉被，每人牢牢的拴住一角預備，接人免得跌傷了。挖苦王五怒道：何至欺我？這樣你就打來罷。姓董的祇嘻嘻的笑道：不依，我是不打的。王五沒法，賭氣教四個徒弟扯起棉被，心想：他若不能將我跌進被內，那時却由得我奚落。誰知交手不到三個回合，王五仗着三百斤的腳力，一腿踢去，姓董的不慌不忙的讓開，伸掌往王五屁股上。一托王五，便身不由己的仰天跌進了被。如紅了臉，爬起來也不說甚，出手又打王五一邊，打我的腿，前後踢都是一樣。這番須向後踢他，祇要能將姓董的踢進被內，也就算復了三敗之仇。那曉得向後一腿踢去，又中

了姓董的計姓董的伸掌在王五小腹上一托撲地一跌不偏又跌在棉被管中何如王五到此時才心悅誠服了就地叩了幾個頭拜姓董的爲師姓董的也不謙讓說道深山大澤之中本領比我高強十倍百倍的甚多尙且沒有敢出來稱道自己本領的是正經話不何刃你這種平常三四等的人物你要拜我爲師以後須不使雙鉤方可我傳你一路大刀亦呼大刀向人就自稱大刀王五遇着對手的時候你祇說是甘肅董某的徒弟自然得另眼相看王五後來才得名稱其實當日霍元甲在上海擺擂的時候若是遇了那姓董的不是和王五一樣也祇算得平常三四等的人物嗎蕭熙壽將這一段話述完鄒東瀛熊義都如聽人談西游水滸一般非常高興鄒東瀛道大刀王五的名聲我時常聽人說過譚嗣同就義時候口號的那首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這兩崑崙就是指大刀王五和康有爲庚子年聯軍入京德國人說王五是義和團的首領拿着殺了却没聽人說有這們一回事蕭熙壽道事是不假的那姓郝的說他和王五也是好朋友王五親說給他聽的熊義道那姓郝的是有意鄙薄霍元甲的既上海的擂台這們容易設霍元甲死了幾年怎的不聽說有第二個敢在上海擺擂讀書的憤讀書的不來練武的也憤騰練武的不來讀書的讀書的不來不過憑一張空口讀評挖苦祇要說得過去也有人相信練武是要認真以性命相撲的霍元甲若果是三四等人物據蔡煥文說他在天津北京橫行了二十多年早就有一二等的人物將他打死了那得有霍元甲來上海擺擂此是就事實上立論可是霍元甲也並不曾自取謂無鄒蕭二人那點頭道是鄒東瀛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問熊義道我前兒恍惚聽得你說起霍元甲是日本小鬼謀死的到底是怎樣的情形蕭熙壽便道這事我已聽得郝教師說過了待我述給你聽霍家拳是北道上有

名的。只有霍元甲自幼身體單弱。他家的長輩不肯教給他拳脚。恐怕他學不好。壞了霍家的名頭。霍元甲那時才十三歲。便一個人偷着練。練了十四五年。家裏並沒人知道。此工夫之所後來到天津。淮慶會館開淮慶藥棧。以絕倫也天津方面的教師。因為他是霍家的。想要試試他的工夫。裝做工人。去搬藥材。故意將八百多斤一捆的牛膝。趁霍元甲走過的時候。從頭上拋下來。霍元甲。隨手接住。放在一旁。毫無所事的樣子。教師仍是不服。到了晚上。搬了一個大礮。用棍子支起來。靠他的房門放着。次日清早。霍元甲開門。礮直向頭上倒將來。隨手一擋。礮礮發做兩段。拋出二三丈遠。教師這才佩服。可是窺探了年多。並沒看見霍元甲練習。狠以為奇。有一日俄國來了一個大力士。在天津演劇。登報發傳單的鬧起來。說是世界上的大力士。俄國第一。英國第二。德國第三。霍元甲知道了。大不以為然。便要和世界第一大力士較量。那位大力士倒也見機。承認取消廣告和傳單。上吹牛的話。後來庚子拳匪起事。尋仇亂殺許多教民。沒路投奔。霍元甲看了不忍。武而都去邀到了藥棧裏躲避。大師兄聽了。大不答應。正在點派神兵要來剿洗。霍元甲拿了一把單刀。飛也似的搶到大師兄面前。只見白光閃了兩下。大師兄的兩隻手已經斬下來了。快事從此拳匪再不敢到藥棧旁邊行兇。從此霍元甲名振一時。過了幾年。英國又有個大力士到了上海。霍元甲聽了。便到上海來。要和世界第二個大力士較量。那位大力士也有些膽怯。先叫人請霍元甲吃飯。用一個試力器請霍元甲試一試。他隨便一出手。是一萬八千磅。那位大力士試一試。才得一萬二千磅。嚇得不敢交手。溜之大吉。霍元甲氣憤不過。這才在上海張園擺一個月擂台。原意是專要打外國的大力士。畢竟不曾如願。過了些時。霍元甲病了。並不是甚麼大症候。有人勸他進日本青葉醫院。他到院

住了幾日病却好了些。這一天恰有幾個日本柔術家在醫院旁邊的院落裏角技。霍元甲帶着一個徒弟在那裏看。那日本柔術家一定要和霍元甲試試手。霍元甲推說有病。教徒弟出手。一連打翻了三四個。有一個柔術家不服。跑過來就向霍元甲動手。霍元甲輕輕地在柔術家的肥膀子上一捻。連血帶肉都從指縫裏流出來。一班日本人看了都嚇得面如土色。隨即有一個柔術家對青葉醫生嘖嘖咕咕說了半日。這一來青葉醫生恭維霍元甲。比恭維他祖宗還勝過幾十倍。可是不到三天。霍元甲便無疾而終。可惜青葉醫生也就逃之夭夭。不知道下落了。這便是霍大力士被日本小鬼害死的情形。說罷。三人都太息了一會。蕭照壽看了看手上的錶。道：已是十點多鐘了。我們就去會吳寄靈罷。熊義笑道：你這拜訪吳寄靈的心。比唐三藏去西天取經還要虔誠十倍。借談蕭照壽也笑着起身回房。更換了衣服。蕭照壽邀熊義同去。熊義因定了今日和秦次珠訂婚。推說有事。蕭照壽也不勉強。同鄒東瀛乘電車到今川小路勝田館來。這勝田館便是王甫察騙二百元錢的所在。件那時王甫察騙着錢到長崎去了。勝田館主人等了幾日不見有學生搬來。慌了手脚。跑到大谷館一問。說是前日搬出去了。館主問搬往甚地方。大谷館不疑心王甫察欺騙。照着王甫察臨行時囑咐的話。說是他同鄉李烈鈞在大森辦了個軍事學校。請他當生徒監去了。勝田館主見和王甫察說的相符。略放心點。自寬自慰的還以為王甫察是事情沒料理清楚。再遲幾日必然搬來。回去仍將房間洒掃得清潔。全家上下都睡着眼睛盼望。接連又是幾日。那有一些影響呢。館主人到此時真是急得心傷肉痛了。又跑到大谷館問王甫察的根底。擔保的二百元錢。要大谷館負責。大谷館說我不是擔保人。是連帶人。祇能代你追討。不能負責還之責。勝田館主

吵起來不依。鬧過幾次。一月期滿之後。每人認一半晦氣。大谷館賠出一百元錢來。在字據上註明了。無論何時找着了王甫察。兩個旅館共同討取。勝田館自受了這一次打擊。更是急於拉客。補敘王甫察一與事又又求李錦雞出名。印了上萬的紹介傳單。在輪船火車碼頭及各交通地點佈散。恰好吳寄齋兄弟同着一班新派送的湖南公費主。約有六七十人。在上海約齊了。都在橫濱上岸。其中多有寫信通知在東京親友的被李錦雞得了這消息。到勝田館議妥了車費。每人三元。客進旅館時交一半。一月後交清。不能在伙食內扣除。勝田館祇要有客進了門。不怕驅了去。也答應了。李錦雞花了幾角錢的車費。帶了些紹介傳單。送到橫濱輪船碼頭等候。如中國上海漢口碼頭上接客的一般。生拉活扯的。將吳寄齋等一班初到日本的人。接了四十多個到勝田館。喜得勝田館主眉飛色舞。送了李錦雞六十多塊錢。結束前集拉客一段文字吳寄齋兄弟就在勝田館住下。每日兄弟二人。除到難波常雄家裏。學兩點鐘日語外。就祇到公園散一回步。並不和這些同來的朋友。去到處游覽。吳寄齋腦筋極奮。約束他兄弟。吳乘極嚴。這日吳寄齋正在房中溫習日語。下女報說有客來。吳寄齋起身。鄒東瀛已引着蕭照壽進房。彼此見了禮。鄒東瀛紹介了。述了蕭照壽聞名向慕之意。吳寄齋謙讓遜坐。蕭照壽見吳寄齋短小身材。漆黑面孔。一雙小眼炯炯有光。穿着一套青布小白花點棉和服。越顯得如生鐵鑄成。遞烟茶的時候。留神看他的手指尖瘦黑小和雞爪一般。連指甲全是烏的。是有工夫的模樣祇是雖這般黑瘦得可怕。立在跟前。却有一種和藹可親的樣子。鄒東瀛問道。令弟上課去了嗎。如何不見。吳寄齋搖頭道。他住在隔壁房裏。已上課回了。說着起身到門口。叫了兩聲乘墊。不見答應。推門看了看沒人。回身說道。一會就來的。多半是大便去了。蕭照壽道。我聽鄒公道及

足下生平。使我仰慕不置。我生性愛習武事。常恨不得良師益友。以致面壁十年。絕少進步。尋常拳師。未必沒一兩手。登峯造極之處。祇是多不讀書。不得理解。連他自己都說不出。所以然來。我等即去和他研究。得益處的時候。狠少。並且多脫不了拳術家的惡習。工夫做得老的。還肯略演兩手。給人看。工夫平常的。想藏拙。無不是推三阻四的。逼急了。他就說要對演才行。及至答應和他對演。他又支吾。或是提出打死。了不償命的恐嚇條件來。這種拳術家。我遇得最多。不特討不了他們的益處。每每還要弄得嘔氣下場。難得足下這種健兒身手。文士襟懷。深望隨時指教。開我茅塞。吳寄蠶望着蕭照壽說完了。也不答白。回過臉來向鄒東瀛道。你對蕭君說。我些甚麼。怎的蕭君會向我說出這些話來。鄒東瀛笑道。蕭君不是外人。學問道德都狠好。你的歷史。向他說。有甚要緊。我也知道。你是不歡喜和人談武事的。但蕭君非尋常好勇鬥狠的人。又是囑說來請教。你苦練了這一身本領。先知響後。如何妨指導。一兩個同好。不過擇人而施罷了。定要弄技泉壤。又何苦呢。此自是作善深明之言。所謂願學者不可傳。可傳者不願學。弄技泉壤者多矣。吳寄蠶聽了。面孔更黑起來。半晌才轉了點笑容。說道。替我吹牛皮。承情得狠。但我還是做小孩的時候。練不上半年工夫。便荒廢了。直到於今。求蕭君指教。還怕不屑。快不要說甚麼。先知後知了。說完又起身推門。看了看隔壁房裏。見吳秉堃還不會回房。即拍手叫下女來。問吳秉堃甚麼時候出去了。下女道。我不會留心。等我法間坐在賬房裏。人看他們知道麼。下女去了一會來說道。十點十分鐘下課回來。祇有四五分鐘久。就同着十五號房裏的客出去了。二人都沒穿外套。沒戴帽子。賬房裏的人以為是洗澡去了。吳寄蠶問此刻幾點鐘了。下女道。剛打十二點。要開午飯了。吳寄蠶低聲吩咐快添兩個客飯。教廚房加些酒菜。下女應着去了。吳寄蠶回房。鄒

蕭二人聽說要開午飯告辭起身。吳寄靈自不肯放。蕭照壽有心想結識吳寄靈。隨即坐下。閑談了幾句。開上飯來。三人剛圍坐。吳乘堃回了。向鄒東瀛行了禮。問蕭照壽姓名。蕭照壽起身答了。看吳乘堃十七八歲年紀。生得秀雅異常。衣服也甚華麗。絕不像和吳寄靈是同胞兄弟。吳寄靈拉蕭照壽坐下。說道：「小孩子和他客氣怎的。吳乘堃挨着吳寄靈坐下。吳寄靈放下臉說道：『到甚地方去了。兩點鐘也不向我說。說你心目中還有兄長嗎？』」所謂約束今日不許你吃飯。這裏也不許坐。隨用手指着房角道。去那裏立一小時再說。不當着客丟你的臉。你也不會牢記。這就難得。吳乘堃聽了一聲也不敢做。真個立起身。走到房角上面壁站了。兄弟鄒東瀛道：「我替他求情。饒了這一次。以後不要忘記便了。蕭照壽道：「我也不能不替他求情。所謂一人向隅。滿座爲之不歡。吳寄靈才說道：「還不過來謝二位。吳乘堃回身向二人鞠躬。吳寄靈道：「尊客之前不叱狗。我本不應當着二位是這們的。不過他這小孩子放蕩極了。最喜一張嘴胡說亂道。一雙脚胡行亂走。全沒些兒忌憚。不是他在鄒兄跟前瞎說。蕭兄今日何得如此誤會。以爲我會武藝。是這樣肆無忌憚。以後還不知要無中生有的弄出多少亂子來。這種小孩子還了得。還不給我滾回房去。立在這裏使我生氣。吳乘堃被罵得流淚一步。一步輕輕的回隔壁房裏去了。鄒蕭二人見此情形。吳寄靈雖仍是殷勤勸酒。總覺有些難爲情。鄒東瀛更悔不該說給蕭義聽。吳乘堃說給他聽的時候。原是叮嚀囑咐。教他不要再告別人的。今日害得吳乘堃受委屈。心中如何過得去。胡亂用了點酒菜。借着小便到隔壁房裏。想用話安慰一番。進門見吳乘堃坐在書案跟前。袒出左臂。右手拿着一條白布。往左腕上纏繞。走近身一看。不覺大吃一驚。見書案上席子上。酒滿了。鮮血案上一把小裁紙刀。也是鮮血糊滿了。忙問你

第二百零四章 明剪邊半夜搗醋罐 活招牌連日迎冤桶
這是幹甚麼。不知吳秉堃因何流血。且俟下章再寫。

評

玩弄古董。或以爲美術及好古觀念也。其實不然。特誇富而已。我曾謂一切古物。應當歸諸公有。若清風明月名山勝水者然。一則公衆愛惜。轉得使古物久存。一則所有阻僧之智。無所於施。亦使人少用許多心機也。

靈元甲在上海設播臺。乃是激於外國大力士之誇誕之故。其人實欲爲中國人爭一口氣者。不謂同道中人。且嫉妬而加以詆毀。此拳術家之所以無知識。而拳技之所以不得發達之故歟。

吳寄盦固是奇人。乃弟亦非凡品也。觀其受兄責而祇知自責。是即血性過人處。世界上之能做幾件事者。要非有血性人不辦也。

第一百零四章 明剪邊半夜搗醋罐 活招牌連日迎冤桶

話說鄒東瀛見吳秉堃鮮血淋漓。忙問幹甚麼。吳秉堃神色自若的讓蒲團給鄒東瀛坐。仍低頭將手腕纏繞好了。揩乾了各處血蹟。才坐下。從容說道。不留神刺傷了手腕。好在無關緊要。鄒東瀛道。失手如何刺傷到這樣。必有緣故。我忘了你叮囑的話。害你今日受委屈。狠覺於心不安。吳秉堃笑道。不用如此客氣。家兄訓責幾句。如何說得委屈。鄒東瀛要看他手腕的傷痕。吳秉堃不肯。鄒東瀛握着那手。定要看。吳秉堃才說道。實在沒甚麼。可看我因累次忘記了家兄告戒的話。弄得家兄生氣。不能不留個紀念。使以後痛定思痛。不要再是這們放蕩。祇在

這手腕上戳了一刀。此種舉動並不可怕不覺有甚痛苦。說時將白布解開貼肉。幾層血都浸透了。鄒東瀛看着身上打了幾個寒噤。那傷痕正在脈路上裂開一條血口。足有寸多長五分來寬。鮮血還不住的往外直冒。見書案上放着一瓶牙粉。連忙拿起來傾了些在那血口上。教他趕緊纏好。不要見生水。蕭熙壽在隔壁房聽得鄒東瀛說話也跑過來看問了情形。暗暗納罕。這種弟兄實在難得。鳳凰廳的人。性怪道人都說強毅的了。不得吳寄靈跟着過來看了。看沈下臉說道。讀了這幾年的書。難道身體膚髮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這道理都不懂得嗎。黃商得這上面敷的甚麼藥。鄒東瀛道。我一時急了。替他傾了些牙粉在上面。吳寄靈搖頭道。牙粉不是醫刀傷的。我隨身帶有玉真散。敷上立刻就好。祇是你下次若再是這般胡鬧。我却不管了。說着從褲腰裏掏出一個小玻璃瓶。拔去瓶塞。教吳乘盈吹去傷痕上的牙粉。吳乘盈那用口吹呢。拿着白布一陣將牙粉血蹟都揩擦得乾淨。其變也如是。其忍耐性又是如鄒蕭二人在旁。見了。禁不住肉麻。吳寄靈上了藥。在吳乘盈手中接了白布。輕輕替他裹好。說道。那邊飯菜還沒冷。去吃點飯罷。以後留心一點便了。鄒蕭二人聽他說話。聲音都硬了。那漆黑的眼。眶也有些紅了。可見得約束之嚴。仍是至愛。鄒東瀛忙一手拉了吳乘盈道。吃飯去罷。於是四人一同回到吳寄靈房裏。下女正要收拾盥盥。吳乘盈搖手教他等着。坐下。來言笑如常的吃了幾盃飯。吳寄靈也就高興了。向蕭熙壽說道。先生初次見臨。我兄弟偏在這時候鬧脾氣。殊失待客之禮。奈我生性。是這般狂蕩。又實在是怕他小孩子家。不知輕重。對人胡說亂道。我若真個有甚本領。倒也罷了。還是小時候。練不上半年拳脚。說起來真要羞死人。因此才吩咐他不許向人提及。先生是知道的。有本領的人。誰不好名。巴不得有人吹噓。豈有自己跟着隱瞞之理。鄒東瀛笑道。你還要在這裏說客

撥了。怎的一家子連下女都出去了。真奇怪一個人在門口徘徊了一會，祇得提起腳，慢慢的走出巷口，打算去

淺谷方看周之冕，才要舉步，忽見會廣度攙着他姨太太的手，從前面走來，鄒東瀛歡喜迎上去，問道：你們家裏

幹甚麼？一家子都跑完了？你要遲回一步，我就白跑了。並且還要害得我幾天納悶，不知你們到底爲着甚麼？但

你要問連我們幹書的也急於要問會廣度笑道：你說爲着甚麼？同黃老三在一塊兒，幹得出好事業來麼？到底幹了甚麼，說着邀鄒東瀛

復進巷子，會姨太太拿出鑰匙來，開了大門，讓鄒東瀛先脫皮靴上去，提起腿，向會廣度一伸，鄒東瀛不知做甚麼

若詫異，祇見會廣度放下手杖，縛腰雙手捧了他姨太太的腳，誠惶誠恐的解靴帶，脫下了一隻，會姨太太將這腳

踏上，簾子復將那腳一伸，會廣度又照樣脫了，從衣袋中抽出一條汗巾來，撲去了靴子上的泥塵，齊齊整整的

納入靴箱內。好一個細膩差使，好一枝詞賦文章才自己脫靴進房，鄒東瀛看會姨太太身上，當然要特別穿了一件竹青花緞青狐皮襖

繫一條湖色嘩嘜西式裙，頸上圍着兩個整銀針貂領，雙手套着一個火狐，望去倒狠有些風致，心想人的衣服

確是要緊，他在上海當姑娘的時候，整腳的了不得，夏天一件洋紗褂子，冬天一件綢緞棉襖，那時誰也說他是

醜鬼，連一個條子都沒人肯叫他，何至此形一遇了這印度小白臉，拔識了化粧起來，完全更換了一個人，就有

人爭着打他的主意了。或者也是三年不見女人面，見劉廣石黃老三，胡八胖子，都先後做了入幕之賓，急也兒何於今

到日本來，更出落得像個美人了，不知又要裂出幾頂頭巾，給這印度小白臉戴，鄒東瀛立在房中，胡思亂想，會

廣度也沒在意，坐下來，笑道：下女也沒有了，連茶都沒一杯，給你喝，鄒東瀛道：我不喝茶，你們畢竟爲甚麼是這

們都跑空了，警察若是注意的說不定，還要疑這個人家，出了甚麼亂子呢？會姨太太搶着笑答道：你道不是出了

亂子嗎。差不多要鬧得家敗人亡了呢。你昨夜又不來看把戲。那才真是好看。到底是一回事。都東瀛笑道。是甚麼把戲。黃老三說要討人。討了沒有。曾廣度道。討了。倒沒把戲看。就是因為沒討着。他熬不住了。和八胖子弄的那個人。終日在廚房裏。借着弄菜。鬼鬼祟祟的。他仗着日本話說得好。年紀又比八胖子輕。全不怕八胖子。過不去。兩個人同出外跑了兩次。不但鬼鬼祟祟。直的偷偷摸摸。八胖子就有氣。說了女的幾句。以後禁止出去。就是我也說黃老三不是。不應。這們欺負朋友。那女的也真不是個人。八胖子是那們說破了。他還是淫心不退。昨夜我二人睡至兩點鐘的時候。忽聽得樓下拍的一聲。關得門響。把我二人同時驚醒。接着聽得八胖子上樓。走到他自己房內。就開聲罵起來。聽他罵的話。知是那女的。見八胖子睡着了。偷下樓。和黃老三睡。居然是一覺不醒。是以供大。八胖子醒來不見人。跑下樓。一看。氣得重重的把門一關。大約是想將他二人驚醒的意思。上樓一罵。以為女的必然上來認罪。也就罷了。只此好如。八胖子的理想。常說祇要不是正式夫婦。這些事。是要開隻眼閉隻眼。大方誰知那女的見已被他撞破了一來。不好意思。得未見。二來。也有些不願意。八胖子。意何至於又顯而之他。與素性。攪住黃老三不肯動。黃老三不待說向他說了些壯膽的話。二人祇作沒聽見。八胖子這才真氣急了。搥門打戶。將我二人鬧了起來。要我評判。可。這道理。我沒法祇得下樓。看他二人。尙是攪做一團。蒙頭蓋着。被頭上還加了一件外套。睡在那裏。我一手把外套揭開。黃老三伸出頭來。望着我笑。我說你這種辦法。不對。莫說對八胖子。不住人家聽了。也太不像話。到這時候。還不教他上樓去。黃老三坐起來。笑道。這如何。怪得我自已要來來了。就不肯去。所謂女偷我。不過和他睡。別的事一點也沒有。以妙天下矣。說時。低頭推了女的。幾下。道。你上樓去罷。再不去。他們又要怪我了。我羊肉沒

討得吃倒惹了。一身癢女的才爬起來披衣上樓。八胖子恨不得一口生吞了他。日本話又說不好夾七夾八的亂罵了一頓。那女的不做聲也沒事了。偏偏他還不服。回口對罵起來。八胖子自然忍不住在女的頭上拍灰塵似的拍了兩下。這亂子就更大了。女的一把扭了八胖子拚命八胖子的身體看去有那們胖。打起架來才是笨的了。不得一點力也沒有。一經扭住就躺在蓆子上。一雙腳頓得樓板亂響。我們跑過去解勸。隔壁日本人家也鬧聲干涉起來了。雙方才收了威風可笑。他們打完了爬起來又對望着笑。我們一出來他二人不仍是關上門同睡嗎。無事到頂今早黃老三還沒起床。八胖子就帶着女的出去了。女的一走便沒人弄飯。黃老三見廚房裏沒有人也穿衣走了。留下我兩個也祇得上館子去吃飯。剛從館子回來就遇了你。這樣冷的天氣火也沒有。烤熱茶也沒一杯喝。真鬧得不像個人家了。寶貝茶了頭就有火塘就有熱茶吃也不成其爲人家哩鄒東瀛笑道。黃老三本歷來是這們玩世不恭的。不過這番就太苦了。八胖子了。曾姨太笑道。八胖子倒不見得甚麼苦。黃老三是更不待說。就祇苦了我兩個無干之人。一早起來冷水水的莫說烤火。連洗臉的一盆熱水都弄不着。你看不是倒霉嗎。鄒瀛東道。他們既都是這們跑了。你這貨家不要解散嗎。本來你們這散人家的牌子就不吉利。是誰取的這個名字。會廣度道。這也是黃老三那日才搬來的時候說要取個名字。燒塊磁牌子懸在門口使郵差容易認識。我問他取甚麼名字好。他想了半天說。我們在國內受老袁種種束縛不得自由。於今到此地來了。沒人拘束。心裏無事無礙。和散人一般。就取名散人家罷。我當時也覺得不大吉利。但一時又想不出好名字來。便沒說甚麼。誰知他來住的時候就存了個解散人家的心思。這個貨家祇怕就是這般解散了你說得好聽。甚麼玩世不恭。簡直說是沒廉恥罷了。若會

廣度說話的聲音狠大。話才說完，猛然房門口跳進一個人來，哈哈大笑說道：「和下水睡一覺，就算是沒廉恥嗎？這倒是玩世不恭的行徑。」蘇州人鄒東瀛問道：「你何時回來的？我們怎的全沒聽得一些兒響動？」蘇州人黃老三道：「不是沒廉恥，是不要面口。」

待黃老三說着，搶着答道：「他有甚麼響動？素來歡喜是這樣偷偷摸摸的，却又有些甚麼？」黃老三連連點頭道：「不錯，越這樣偷偷摸摸的，越有趣味。你們大約都是過來人，懂得這個道理。」竟要拖人下水說着，向黃廣度道：「你正在揭外套的時候，我就回了。聽你們說我些甚麼，畢竟是要罵我沒廉恥，鄒東瀛道：「不罵你沒廉恥，祇怕這時候還不得出來。」

着黃老三道：「我再不出來，祇怕更要罵得兇了。」着黃廣度道：「你是這種行為，如何能免得人家罵呢？」黃老三拍手笑道：「這種行為，就是該罵的嗎？」直頭不該罵，直脚不該罵，從此以後罵之一字可以取消了。你才真是少所見，多所怪呢。」果然黃老三不但見得多，而且幹得多呢。和下水

睡一覺，就要解散貨，人家聽了，那才真是笑話呢。」老鄒憑你說一個包來的，下水也有夠得上鬧醋的資格。祇怪得八胖子太不漂亮，依我想，就是完全讓我睡幾夜也算不了一回事。」想來黃老三一定還有一包人睡的人，讓別人睡的。鄒東瀛道：「這本來不算事，不用研究了。你且說說那甚麼媒介所媒介女人的事，怎麼了？」已有成說，沒有黃老三搖頭歎氣說道：「何必搖頭歎氣？如果你這一個弄成了，豈不要讓朋友睡嗎？」再不要提起了。一天一次害得我白跑，紹介的那裏像個人，幾回氣得我說話不出賭氣，不要他媒介了。他又死纏着不肯，我剛才從那裏來，又看了一個，略好一點，因年紀太大，差不多三十歲了，仍是不成功。鄒東瀛道：「不是有許多小照，任憑你選擇的嗎？如何見了本人，倒不中意？」黃老三道：「小照是不錯，也不知他用甚麼法子，把那些小照修改得都有幾分動人之處。」沒有這點工夫也騙不了你，門他也不用設媒介所了。一與本人對看起來，

好處不見得壞處倒完全了。曾廣度道：我原說了是騙人的，你偏要去送冤枉錢，不是自討晦氣嗎？黃老三道：這事不要提了。倒是周卜先那東西，有些手腕，於今和那陳女士鏢鏢鏢，往來親密的了，不得無數的標緻少年設法，轉陳女士的念頭，全得不着，一些兒好處，便宜都被周卜先一個人佔盡了。順手點出周讓鄒東瀛問道：那天松子不是在這裏打聽他嗎？後來不知怎樣了？黃老三道：那却沒聽人說，不知怎樣了。找他的，不僅松子一個。這幾日，鄒紹敏也到處打聽他，看那神氣，好像狠要給周卜先過不去，不知他們爲的甚麼事。鄒東瀛道：他們有甚麼好事，不是分贓不勻，便是爭風吃醋。再點出你這裏太冷，我不坐了，順便去看看勞三牛皮。周之揭說勞三牛皮黃老三笑道：你去看他嗎？要留神一點才好。鄒東瀛道：這話怎麼講？黃老三祇是笑不做聲。鄒東瀛道：是這樣半吞半吐的幹甚麼？你這樣人，真討人厭。黃老三道：我還沒說就討你的厭，說出來更要討牛皮的厭了。不用我說甚麼，你留神一點就是了。又點出鄒東瀛道：你是這樣藏頭露尾的，教我怎樣留神。這話不是說得稀奇嗎？曾姨太在旁笑道：不用問他，我也是知道的，說給你聽罷。前日雷小鬼到這裏，一進門就連說晦氣。我們問他甚麼事，晦氣他說倒，靈到在日本當窮亡命客也就夠受的了。今日偏又遇着極倒靈的事，看以後怎麼得了。未免迷我從來不大去勞三牛皮家裏，這幾日因爲聽說他母親死了，特意去弔唁一番，走到他家裏樓下，信太深一個人影子也沒有，祇得上樓，誰知他正樓着個年輕女子。誰叫你去窺探曾姨太說到這裏笑着不說了。何不繪影鄒東瀛蹙着眉道：真有這種事嗎？勞三又不瘋了，平時沒聽人說過，他胡來。此時正在制中，怎的倒如此絕呢？一說鄒東瀛蹙着眉道：真有這種事嗎？勞三又不瘋了，平時沒聽人說過，他胡來。此時正在制中，怎的倒如此絕無心肝了。那日譚理齋陳子興說他，我這極力替他辨護，我是照情理推測，並沒偏袒的心。如此說來，就不能不

第一百零四章 明剪邊半夜搗醋罐 活招牌連日迎冤桶

一百三十六

懷疑了。世界上出乎情理之外的事多着呢黃老三道：你還祇懷疑，不盡相信嗎？鄒東瀛道：如何能令我完全相信？樓下，即沒有人難道上樓，就沒一些兒聲響。雷小鬼又不是有意輕輕的去窺探他。他既是和女人做這種事，便在平日也得加倍謹慎。何況在制中安有輕易被人撞破之理？我凡事祇論情理，因此不能使我十分相信。但雷小鬼和勞三並無嫌隙，料不至平空捏出這些話來。躑躅人又不能使我不相信，所以才說出懷疑的話來。會姨太笑道：阿呀呀，偏有這多道理，你自己去看看，就明白了。到藍昏曉鄒東瀛笑着點頭起身，別了會黃出來，向仲猿樂町行走。正打菊家商店經過，鄒東瀛早知道那店主有個女兒，名叫鶴子，年齡才十六歲，玉精神，花模樣，在神田方面沒第二個比賽得過他。那店裏賣的全是婦人粧飾之品，鶴子終日靠櫃台坐着一般年輕男子，不待說是時常借故去親芳澤，就是年輕女子，不知何故，也偏偏歡喜去他家買物事。因此菊家商店門首無時無刻不是男女雜沓擁擠不堪。在神田方面也沒第二家的生意能和菊家比賽。又補寫一件事鄒東瀛旋走着，掉過臉向店內望去，祇見人叢中有一個中國人，好生面熟，即停了步，仔細一看，果是認識的，姓朱，名湘藩，浙江人。現充中國公使館二等參贊。曾經在早稻田大學專科畢業。今年三十五歲。浙江人多是皮膚嫩白，身體瘦小，望去却祇像二十多歲的人。與鄒東瀛相識了多年，也是慕鶴子的名，特意前來賞鑒。正立在鶴子跟前買這樣看那樣，被鄒東瀛撞見了。擠過來打招呼。朱湘藩連忙斂容問好。鄒東瀛見他買了一大堆的化粧品，知他家眷並沒來日本，必是有意買鶴子的歡心。鶴子見有人和朱湘藩說話，即轉身去羅賬，別人的生意。朱湘藩掏出一疊鈔票來，約莫數了百多元。這個店主人過來收了。朱湘藩提着物事，同鄒東瀛擠到街心，吐了口氣，才彼此攀談。朱湘藩並不隱瞞，說道：

我久聞菊家商店的馳名不來看，看心中總覺放不下。鄒東瀛笑問道：「你此刻看了怎樣？朱湘藩道：「好不過趨奉他的人太多了。他目迷五色，涇渭不分，保不被人奪了去哩。鄒東瀛道：「聽說他尚是處女趨奉他的人，雖多，但他都是淡淡的不甚招惹。朱湘藩點頭道：「你這話有些兒像。我在此立了一小時之久，他店內所陳設值錢之品，件件都買了些。直到後來，他見我買的錢多了，才起身和我張羅說笑了幾句，那裏說錢在。鄒東瀛道：「他和你說笑了些甚麼？朱湘藩道：「虧他見的人多，一望就知道我是中國人，笑問我有家眷在此麼？我說沒有，他說沒有家眷，買這些化粧品做甚麼？狠有我。一時不好對答，就說特買了送你的。他瞟我一眼，笑着搖頭。更有惹一會兒，你就來了。鄒東瀛笑道：「我真來得不湊巧，正要得着甜頭的時候，被我衝散了。果然果然真朱湘藩笑道：「說那裏的話，第一遭就得着了甜頭，沒有這們容易的事。過天再來，看是怎樣。說着，問鄒東瀛去那裏，即點頭分手。鄒東瀛自去看周之冕。朱湘藩乘電車回至公使館。這時是莫廷良代理公使，也是年輕貌美，最愛風流，和朱湘藩有些瓜葛。又幾年來在公使館同事，因此雖則代理公使，却仍是和平常一樣，笑談取樂，不拘形迹。這日朱湘藩從菊家商店回來，莫廷良見他買了這多化粧品，就有些生疑。一看包裹紙上，全是菊家商店的字樣，便指着朱湘藩笑道：「這東西全不顧有玷官箴，官箴是甚麼東西，玷了又怎樣專一在外拈花惹草，須知這不是國內弄出事來，是要傷國體的呢。國內越沒人認識，那得弄出事來，你得大家替我設法，看這事應如何下手才好。難道要公使替你拉皮擦癢莫廷良搖頭道：「我不知頭，不知尾，知道應怎麼下手才好。朱湘藩即將今日買物事的情形及鶴子對答的話說給莫廷良

聽莫廷良祇是搖頭說道：神田那地方學生總是太多，雖不能說他們仇視使館，對於使館的人確是沒有好感。若是被他們知道了，又有鬧風潮的題目了。到那時你擔負得下麼？做官的只怕這道一着朱湘藩想了想，怕他們怎的，難道被他們拏了好去不成？他們若實在要胡鬧，我自方法對付你，若害怕到那時祇作不知便了。沒見學生辦過公使失察之罪，說着打了個哈哈。莫廷良也沒話攔阻。第二日朱湘藩坐了乘馬車，又來到菊家商店。這日因北風刮得甚大，街上行人稀少，菊家商店門首也沒多人。好機就祇幾個慣出風頭的留學生，也沒閑錢買這些用不着的物事。不過裝出要買東西的神氣，在那裏徘徊觀望，好像多親近鶴子一刻，有一刻的好處似的。挖苦

至舉眼見一輛華麗馬車，停在商店門首，由車中跳出一個西裝少年，從頂至踵，滿身富貴之氣，逼得這幾個留學生登時自慚形穢起來。一個個操着手，悄悄的溜跑了。若不是在鶴子門口一班窮學生，豈見得自慚形穢哩。朱湘藩見此情形，好不高興。昂頭天外的走到裏面，日本人眼皮最淺，不是華族貴族，少有坐馬車的。這菊家商店雖是買物事的人多，馬車汽車一年之中，却難得見着幾次。幾年前的日本確是如此，近來繁華奢侈，增數十倍，即下等工人亦時有坐馬車的。朱湘藩昨日買了百多元物事，鶴子已經注意。原是要你注意才不枉化了昧心錢。今日相見，自然相識，但他自己最是喜抬高身分，無論人家如何在他跟前用錢，他總是不即不離的。初次見面，倒像容易下手，及至認真和他親近，他又似是理會不理會。無數的商人學生，都是枉用心機，賂得他優待一點的，也沒有。倒是高塔坡女的本領。鶴子的父親叫高山雄尾，本是個當廚子的。後藤新平在臺灣做民政長的時候，他跑去當買辦。幾年之間，狠掙得一注家私，回國就開設菊家商店。這高山雄尾為人刁鑽古怪，是個兩眼賊，鳥龜得見錢見親生的，這個女兒如此說美一般少年，爭先恐後的來親近。他早已存了個擇肥而噬的心，祇因

他自己跟了半世的官。眼睜看大了。是個大眼不大賺得來那些平民。常恨日本階級制度太嚴。自己是個廚子出身。官宦人家又瞧他不起。眼見得女兒雖長得這般美貌。也不能嫁個聲勢人家。便想到留學生中。每多官家子弟。若嫁得一個勢利俱全的中國人。強似嫁日本商人多了。鳥龜主高山雄尾打定了這個主意。和女兒商量在中國人中。留意選擇。奈選了許久。不是容貌醜陋。便是裝束平常。絕無一個中他父女大眼。睜的意。惟有昨日的朱湘。潘容貌裝束。既好。手頭又濶。祇不知他在中國。是否聲勢之家。朱湘潘走後。父女議論了一夜。高山雄尾說。恐怕這人不會再來。當時應該纏着他。多說些話。順口打聽他的身世就好了。鳥龜必有鶴子說。去了不到幾日。必然又來的。粉頭自然有把握。高山雄尾問怎生知道。鶴子說。他日本話說得狠好。是有意緩緩的。無非想延長和我說話的時刻。不料來一個朋友。打斷了話頭。我因怕他對朋友不好意思。不待他拿錢。就走開了。無論他知道我的用意。不知道我的用意。必然再來的。我看他那神情。有幾分把握。不過再來的時候。我不宜親自張羅。生意父親去好。生招待我。祇坐着不動。松香架子搭起來高山雄尾聽了高興。連聲誇贊女兒聰明。此刻見來了一輛最新式的馬車。馬夫穿着使館的制服。望去就和貴族的馬夫一樣。父女都注意看車中跳下來的人。正是心心念念望他再來的朱湘。高山雄尾心中一歡喜。不由得立起身來。滿臉堆笑的迎接。不知怎樣的去勾引朱湘。暫且按下。待作者憩息一會。在第七集書中寫出來。給諸君看。

評

吳氏兄弟。可謂天性過人者。然而舉動則終不脫蠻氣。可怕亦復可敬。

第一百零四章 明剪邊半夜搗醋罐 活招牌連日近冤桶

第一百零四章 明剪邊半夜搗醋罐 活招牌連日迎冤桶

一百四十

日本女人之淫賤。原不足奇。但黃老三亦太不爲胡八胖子留餘地矣。此種人亦靦顏自命爲朋友。豈不可哀。

寫高山父女。活是忘八粉頭技倆。

觀朱湘滯與龔廷良一番問答。可知中國之號稱爲外交官者之人格及學問矣。以此種人當交涉之衝。如之何其不失敗乎哉。嗚呼。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一號初版

留東外史六集

定價大洋五角



著者 不肖生

評校者 張冥飛

發行者 民權出版部

上海麥家圈萃秀里內三百零六號

代印者 申報館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大聯珠



中國南洋
兄弟烟草
公司出品

元

此煙本質既佳
製法亦與眾異
緣是氣味香醇
遠出他煙之上
每罐內有珍飾
價值高下不齊
有時價倍於煙
得者亦是獵彩



10

2.47